高乃依戏剧选

张秋红　马振骋　译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上海

THÉATRE DE CORNEILLE

本书根据 Paris Editions Garnier Frères 版本译出

《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及有关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持选题计划的制定和书稿的编审事宜，并由上述两个出版社担任具体编辑出版工作。

高乃依戏剧选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9.625 插页3 字数212,000
1990年12月第1版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1,200册

ISBN 7-5327-0060-7/I·027
定价：4.70元



高乃依

译本序

我们在评论十七世纪法兰西的文学创作的时候，常常会谈起莫里哀的深刻、布瓦洛的严谨、拉封丹的精妙和拉辛的完美。这些被人们称为“古典主义大师”的杰出的文学家，通过他们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给后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不朽的篇章。他们的作品不仅标志着法国文学发展史上又一座高耸的丰碑，也是全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然而，我们不应该忘记，当这批作家还在牙牙学语的孩提时代，法兰西的文坛上就已经屹立着一位巨人了。他创作的悲剧不仅曾经使巴黎的观众激动若狂，而且震动了整个朝野。这位巨人就是我们要谈的皮埃尔·高乃依，不少文学史家都把他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开拓者和创始人，而在当时的巴黎，那些如痴如狂的观众都把他誉为“伟大的高乃依”。

一

高乃依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兰西封建王朝由乱而治，并逐渐呈现出繁荣强大的盛世景况的“黄金时期”。早在十六世纪，法国曾爆发过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天主教派和胡格诺教派为争权夺利进行了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致使国家分裂，民生凋蔽。一五九四年，亨利四世登上王位，他采取了一系列宽猛相济的政

策，一方面宣布“南特赦令”，重申宗教信仰的自由，一方面又加强专制，重振王权，以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然而，正当这位国王的个人权力逐渐加强，威望日趋上升的时候，一六一〇年五月十四日，他却在巴黎一条狭窄的街道上被人暗杀了。幼主路易十三登基，时年不过九岁，朝中大权落入王太后和一批才力平庸的显贵手中。这时，法国各地的封建领主认为时机已到，便大肆活动，企图收回业已被夺去的种种特权，从而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法兰西的封建王权再一次陷入危机，国家又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一六二四年，红衣主教黎塞留登上政治舞台，出任首相，这位铁腕人物大权独揽，独断专行，采取强硬手段，毫不留情地剥夺了各地封建领主的政治权力，他绝不允许封建领主的领地内有任何政治上的独立，凡胆敢抗拒者甚至会被处以极刑。黎塞留规定，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均由国家统一的政府机关管辖。他设立了特别行政长官制度，通过中央任命的行政长官向全国各地行使司法、行政、财政管理的权力。一六四一年，他创建了法兰西学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性机构，更是一种直接隶属于国家——实则隶属于黎塞留——的权力机关，因为任何作家的作品都要受到这个学院的审查。黎塞留的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残酷性，人们对此毁誉不一。但是从效果上看，法国的经济大大地向前发展了，国家的政权稳固了。当一六四二年黎塞留去世的时候，法国已经成为一个统一、强盛的封建专制国家。

黎塞留去世之后不过半年，国王路易十三也因病逝世。年仅五岁的路易十四登上王位，政权掌握在新任首相红衣主教马扎兰的手中。萧规曹随，马扎兰采取的种种治国措施同黎塞留大致相仿，从而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使法兰西王国走上了一条

持续发展的道路。一六六一年，马扎兰去世，路易十四随即宣布“朕即国家”，在他亲政的最初一段时期里，路易十四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君主。对内，他包揽一切大权，采取各种严酷手段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对外，他在几次同邻国的战争中连连得手，节节胜利，大大地开拓了法国的疆土。此时，法兰西王国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路易十四本人则踌躇满志地自封为“太阳王”。

简略地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研究高乃依的戏剧创作，而且能够使我们更清楚地理解，同样是古典主义作家，为什么高乃依的作品同拉辛等人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等方面会存在某些明显的差异。因为一切文学艺术作品，不管采取什么样的表现方式，都只能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高乃依于一六〇六年六月六日出生在卢昂的一个穿袍贵族之家，父亲是当地的一名法官，他本人从九岁起便在耶稣会创办的学校里读书，从此便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中学毕业后他开始攻读法律，一六二八年起他便担任卢昂皇家水泽森林事务律师。他的律师生涯既无乐趣，又无成就，但这一职务却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优裕富足。高乃依后来成了一位悲剧大师，但是人们也许未必会想到，他的创作生涯却是在一种十分偶然，而且颇有喜剧色彩的情况下开始的。据说，有一天高乃依的一位好友把自己的心上人介绍同他认识，可这次会面的结果却使这位姑娘认定高乃依比她原来的情人要好得多。这件可笑的事情激发了高乃依的灵感，他据此写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喜剧《梅里特》，这是在一六二九年。这部作品虽然不是什么成功之作，但与同时代那些粗制滥造的剧本相比，却自有一种魅力，正因为如

此，一七三〇年在巴黎的戏剧界，人们还举办了纪念《梅里特》公演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从创作《梅里特》开始直至一六三五年，高乃依共写出了八部剧本，其中有喜剧，也有悲剧。尽管这些作品在他身后大都被人们遗忘，但在当时他却因此而受到了黎塞留的注意，并被选进这位首相亲自指定的戏剧创作班子。从此，高乃依不仅开始领取王室颁发的年金，而且时常在巴黎的上流社会出入，逐渐为世人所瞩目。

一六三六年，高乃依的悲剧《熙德》在巴黎公演，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部剧作中的高尚的主人公所表现出来的伟大而崇高的激情震撼了观众的心灵，人们为之倾倒，为之欢呼，诚如伏尔泰所说，高乃依通过他的《熙德》"创立了精神伟大的学派"。《熙德》不仅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也为高乃依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但与此同时，却又遭到黎塞留的嫉恨和一班御用文人的攻击。他们谴责剧本的题材同黎塞留的对外政策相抵触，声称这是一部"卑劣的抄袭作品"。同时，在黎塞留控制下的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纷纷站出来对剧本百般挑剔，最后由夏普兰执笔，发表了《法兰西学院关于〈熙德〉的意见》一文，对该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面临如此巨大的压力，高乃依默默地退却了，他一声不响地回到卢昂，蛰居故土达四年之久。一六四〇年，他重又拿起了笔，写出了悲剧《贺拉斯》。之后，他还相继发表了《西拿》(1640年)、《波里厄克特》(1643年)、《庞贝之死》(1643年)、《罗多古娜》(1644年)、《安德罗梅德》(1650年)、《尼科梅德》(1651年)等作品，其中虽不乏闪耀着剧作家才华的杰作，但就其成就和影响而言，却没有一部在《熙德》之上。然而，凭着《熙德》给他带来的声望，他于一六四五年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一六五三年，高乃依的创作再次遭到严重的挫折，他的悲

剧《佩尔塔里特》彻底失败，甚至到了乏人问津的地步。大为震动的高乃依为此而搁笔六年，他深刻地进行反思，养精蓄锐，企图东山再起。一六五九年，他的新作《俄狄浦斯》问世，但仍然未获预期的成功。剧作家对此曾经不无解嘲地说，他的诗作和他的牙齿一起掉落了。然而，在我们看来，这句话里却分明带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悲怆感情。

然而，这并不是高乃依的过错。高乃依是他那个时代造就出来的一位伟大的天才，他作品中的那些伟大完美的主人公及其崇高的感情是同法兰西王国称霸欧洲、横行天下这样一个“英雄时代”相一致的。而此时的国王路易十四则早已豪气殆尽，终日沉湎于逸乐之中，当年不可一世的封建专制王国也正在迅速地走向衰落。时代的转换完全需要，也必然会产生新的文学天才，事实上，另一位悲剧大师拉辛已经迅速崛起。而对于这一切，高乃依是很难理解的。

一六七四年，高乃依终于停止了写作，并且怀着痛楚的心情把自己晚年创作的几部悲剧付诸一炬。十年以后，一六八四年九月三十日夜间，七十八岁的高乃依与世长辞。

虽然高乃依的光荣时代早已成为历史，他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却始终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并一直受到人们的尊重和敬仰。有一次，年迈的高乃依到剧场去看戏，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在剧场里出现了。可是一见到他，演员立刻停止了演出，大厅里的观众全都站立起来，向他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面对此情此景，剧作家不禁热泪盈眶。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作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者，高乃依的业绩不仅将永远彪炳法兰西文学艺术的史册，也将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里。

二

我们在这部集子里共收进了高乃依的三部代表作品，它们是一六三六年的《熙德》、一六四〇年的《贺拉斯》和一六五一年的《尼科梅德》。我们之所以称它们是高乃依的代表作，是因为这三部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高乃依的悲剧创作的艺术风格，也最能代表他的悲剧创作的艺术成就。

悲剧《熙德》是高乃依的成名作，是根据西班牙剧作家德·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写成的。高乃依借取的只是这个剧本的故事梗概，却注入了新的思想和精神，因此他创作的是一部完全不同于前人的崭新的作品。《熙德》的故事背景发生在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男主人公罗德里格和女主人公施梅娜彼此相爱，有一天，施梅娜的父亲唐·高迈斯同罗德里格的父亲唐·狄埃格因争夺太傅一职而发生冲突，并打了后者一个耳光。唐·狄埃格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便叮咛儿子为自己报仇。罗德里格为了替父亲雪耻，在与唐·高迈斯的决斗中把他杀死。施梅娜虽然深爱罗德里格，但为了维护贵族家庭的荣誉，便要求国王将自己的情人处以极刑。此时摩尔人大举入侵，罗德里格奉国王之命率兵奋勇抗敌，大获全胜，从而赢得了“熙德”(意为“光荣的君王”)的称号。国王因而赦免了他，并让施梅娜同这位民族英雄结为夫妻。《熙德》表现了作者忠君爱国的政治倾向性，宣扬了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必要性。

《贺拉斯》一剧所表现的是个人感情和爱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冲突，赞扬了为了国家而扼杀爱情的牺牲精神，因而全剧的格调较之《熙德》就显得更加严峻、更加沉郁。这部悲剧是根据蒂德·

利夬记述的罗马历史传说改写而成的，故事情节发生在罗马。罗马和它的近邻阿尔巴发生了战争，两国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双方各出三名大将到阵前交锋，一决雌雄。罗马方面参战的是贺拉斯三兄弟，阿尔巴方面参战的是居里亚斯三兄弟。交战结果，贺拉斯两兄弟阵亡，仅剩下一个小弟弟，他佯装战败，步步后退以诱敌深入，最后把居里亚斯三兄弟一个一个地全都杀死。当小贺拉斯凯旋归来时，他的姐姐卡米尔把他痛骂一顿，因为她已同居里亚斯兄弟中的一个订了婚，现在她为失去丈夫而痛哭。小贺拉斯勃然大怒，把自己的姐姐杀死，当国王要惩办他的时候，他那年逾古稀的父亲老贺拉斯挺身而出，慷慨陈词，为自己的小儿子辩护，结果小贺拉斯被无罪开释，并作为民族英雄和国家功臣受到人们的欢呼。

从体裁上看，较之《熙德》和《贺拉斯》，《尼科梅德》应该说是一部悲喜剧。故事发生在罗马统治时期西亚地区的比提尼亚王国。比提尼亚原是罗马扶植起来的国家，国王普鲁西阿斯昏庸无能，大权落在野心勃勃的王后阿尔茜诺娅的手中。国王前妻所生的儿子尼科梅德是一位英勇善战而又深孚众望的将领，率领三军在前方作战。阿尔茜诺娅则与罗马大使弗拉米尼乌斯相勾结，设计把尼科梅德从前方召回，阴谋将他以叛乱罪处死，从而把自己的亲生儿子阿塔尔扶上王位。同时他们又打算威逼尼科梅德的情人、亚美尼亚女王拉奥迪丝嫁给阿塔尔，这样一方面牢牢地控制住亚美尼亚，同时又使亚美尼亚和比提尼亚这两个国家更加紧紧地依附于罗马帝国。但尼科梅德和拉奥迪丝得到了阿塔尔的支持，并在人民大众的拥戴下战胜了对手，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王权的尊严。这个剧本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高乃依通过他的故事颂扬了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的可贵精神，而且在于

他在剧中把人民表现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力量。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此时的高乃依，在接二连三地遭到挫折之后，他的创作思想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对此我们应该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评价。

这三部作品所表现的内容并不尽然相同，有家族荣誉，有宫闱斗争，有男女爱情，但这些在高乃依的笔下都是次要的。高乃依致力要描述的，乃是国家的生死存亡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这三部作品是一致的。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看出高乃依悲剧创作的艺术准则。那么，他所遵循的艺术准则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以为，从作品所表达的内容来看，高乃依的悲剧都是政治悲剧，他力图在他的悲剧中描述重大的社会问题——王权、爱国主义、臣民义务等等。高乃依总是从古代的历史事件中，从各种政治和宗教派系的激烈冲突中，从关系到国家兴亡民族生存的斗争中，选取最尖锐、最富有戏剧性的素材，并着力加以描绘。在高乃依的悲剧中只有一个中心，那就是国家的利益和王权的稳固，他笔下那些伟大的英雄无一不是为了这个最高的利益而奋斗的。《熙德》里的罗德里格为父报仇杀死了唐·高迈斯，为的是维护家族的荣誉。而施梅娜请求国王诛杀她心爱的情人，也是为了维护家族的荣誉。然而，一旦罗德里格为保卫国家杀退敌人而成为民族英雄，施梅娜便放弃了家族的利益，欣然同意与她的冤家结为夫妻。在《贺拉斯》中，小贺拉斯残酷地杀死了自己的亲姐姐，却居然赢得了父亲的同情和赞赏，并得到了国王的宽宥，其原因也是由于他捍卫了国家的利益，成了国家的功臣。而尼科梅德采取种种办法同母后和罗马大使周旋、斗争，其目的并不是图谋篡位，而是为了让他的父亲更加牢固地坐稳江山。他

对父王的一段话说得可谓语重心长："您得掌权；您对罗马毫无畏惧，罗马在您面前就会更加胆寒。"可见，国家的荣誉和利益这一根本原则在高乃依的心中是不可动摇的。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在高乃依的时代，国家和国王是一致的，捍卫国家利益和保卫王权是一码事。在我们看来，这可以说是高乃依思想的局限，但在当时却是一种进步的思想，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处在上升时期的封建王国法兰西，国家需要统一，王权需要稳固，唯有如此，才可免受战乱分裂之苦。在高乃依的悲剧，特别是在他前期创作的悲剧中，国王的形象大都是开明君主，其原因就在这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专制王权逐渐暴露了它的腐败、专断的一面，高乃依剧中的国王显然就同以往大不相同。只消比一比《熙德》里的唐·费尔南国王、《贺拉斯》里的罗马国王塔勒斯和《尼科梅德》里那个昏君普鲁西阿斯，人们对此就会留下鲜明的印象。显而易见，高乃依对自己所置身的时代是有异常敏锐的感受和深刻的洞察力的。

正因为高乃依所要维护的是封建王国的最高利益，所以他所塑造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精神崇高的伟大人物，他悲剧中最主要的戏剧冲突就是理性和感情、意志和欲望、义务和激情的冲突，而胜利永远属于理性、意志和义务。罗德里格、小贺拉斯和尼科梅德都是意志坚强、勇敢刚直的血性男儿，他们都怀有强烈的感情，不过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战胜这种感情。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痛苦，但从不自怨自艾，也不委曲求全，他们敢于直面人生，敢于自我牺牲，他们永远是强者，而胜利也永远属于这样的强者。这些人是一个个古代英雄形象，但从精神意义上来说，更是充满着英雄气概的法兰西勇士。高乃依描写的是古人，宣扬的却是法兰西的民族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与当时那个

蓬勃发展的伟大国家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法国著名作家拉布吕耶尔对高乃依这种借古人形象抒发当代人感情的手法非常赞赏，他说："他（指高乃依）是国王，是伟大的国王，他是政治家，哲学家，他使英雄们说话，使他们行动，他描写罗马人，他们在他的诗里比在历史上更伟大、更像罗马人。"

从高乃依的戏剧创作手法来看，他的一条最根本的艺术准则就是：一切都应当是逼真的，只有逼真才是美的。根据这一准则，他往往从历史事件，而不从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选取悲剧创作的题材，因为唯有历史事件的确实可靠才能保证故事情节的真实性。不仅这部集子里的三部作品，高乃依的其他许多悲剧，如《西拿》（帝政时期的罗马）、《庞贝之死》（罗马的内战时期）、《波里厄克特》（基督教初创时期）等等都是根据历史事实创作出来的。高乃依在历史上出现过的真人真事的素材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并注入了当代法国人的思想感情和精神，才使十七世纪的法国观众对剧本格外感到亲切可信。高乃依之所以受到人们的推崇，不仅因为他是一位剧作家、一位诗人，而且因为他是一位历史学家。

高乃依信守自己的"唯有逼真才是美的"这一艺术准则，当他认为古典主义戏剧三一律不利于自己的创作时，便毅然弃之不用。他曾经不无自豪地对那些批评他的人说："如果我违反了它们（指三一律），这完全不是因为我不知道它。"高乃依最成功的作品《熙德》就没有完全遵从三一律，故事发生的地点一会儿在宫廷，一会儿在施梅娜的家中，故事延续的时间也超过了二十四小时，高乃依因此受到了法兰西学院的严厉批评，但《熙德》的光彩并不因此减弱。高乃依的悲剧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根据"真实"这一创作原则，重视人物形象的性格刻划。他的主人

公大多是坚定刚毅的强者，但却不显得古板僵硬，这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洋溢着充沛的感情，而且颇有浪漫主义的气质。但是在效忠国家这一最高原则的驱使下，他们极力压抑、克制自己的激情，时时处于巨大的内心冲突之中。高乃依善于把他们置于强烈的精神震动面前，让他们不断地战胜自我，从而表现出非凡的气概。因此，他的人物内心活动异常丰富，性格形象不仅完整充实，而且具有立体感，绝没有给人以高不可攀的浮夸印象。同时，他的笔力雄健，语言传神，他善于写人物对白，既有滔滔不绝的长篇宏论，也有简洁明晰的对话，无不中肯贴切，寓意深远。《熙德》就是高乃依语言艺术的精品和典范，其中不少段落至今仍是法国语言教材中的必读范文。"象《熙德》一样美"，这是当时的法国观众对该剧表示倾倒的一句赞语，日后竟变成了一句口头语，而且一直沿用到今日，足见高乃依的艺术手段高明、精湛。

王聿蔚

一九八九年夏于上海

目　录

熙　　德

(1636)

张秋红 译

剧中人物

唐·费尔南	卡斯蒂利亚开国国王。
唐娜·于拉克	卡斯蒂利亚公主。
唐·狄埃格	唐·罗德里格之父。
唐·高迈斯	戈尔马斯伯爵，施梅娜之父。
唐·罗德里格	施梅娜的情人。
唐·桑西	施梅娜的追求者。
唐·阿里亚斯 唐·阿隆斯	卡斯蒂利亚宫内侍从。
施梅娜	唐·高迈斯 女。
莱奥诺尔	公主的女傅。
艾尔薇拉	施梅娜的女傅。
公主一侍从	

剧中故事发生在塞维利亚。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施梅娜，艾尔薇拉

施梅娜

艾尔薇拉，你带给我的消息可是一点儿也不假？
你可什么也没有隐瞒我父亲说过的话？

艾尔薇拉

连我整个的心都还在因那些话而激动：
犹如你对罗德里格一往情深，你父亲对他十分器重，
倘若我没有看错老人家的心思，
你父亲看来就要吩咐你答应他这门亲事。

施梅娜

好吧，那我就恳求你给我再说一遍
你怎么看出我父亲同意我的挑选；
请再告诉我对这选择我该抱什么希望；
这么娓娓动听的谈话真叫人感到余音绕梁；
我和他的情意终于有了公开表白的美妙自由，
对这自由你可千万别说过了头。
对于唐·罗德里格和唐·桑西

暗中在你身边搞的鬼，我父亲又怎么向你分析？
你可没太暴露出在这两个情人中间
怎样的轻重悬殊害得我倒向一边？

艾尔薇拉

我才不呢，我给你的心抹上一层冷漠超然的色彩：
对他俩，既不让谁希望破灭，又不让谁得意起来，
对待他俩既不太严厉也不太温存，
只等老太爷有了吩咐才去选个夫君。
这种尊敬叫你父亲高兴，他嘴角和脸上的表情
立刻就替这高兴给了我可靠的证明，
既然还得就这次谈话向你作一番传达，
就请听老人家在匆忙中就你和他俩给我留下的话：
"小女举止庄重，两个小伙子全都和她相配，
两家的血统都忠诚、勇敢而又高贵，
两个后生都朝气蓬勃，一瞧他们的眼睛
就不难想见他们正直的祖先令人瞩目的德行。
唐·罗德里格尤其没有什么面相
有损于仁人志士的高尚形象，
他出身于源源不绝地涌现出勇士的名门，
那些勇士一个个都迎着凯歌在这世家诞生。
他的父亲当初无与伦比的勇敢，
在他身强力壮的年代曾一度传为美谈；
这老将脸上的皱纹就显示出他的战绩，
如今还在向我们叙述他那往日的经历。
我料想我看到的父亲形象必将在儿子身上再现；
至于小女，总之，一定会爱上这孩子，并叫我喜欢。"

你父亲正要上元老院去，时间的紧迫害得他
匆匆煞住这刚刚开了头的讲话；
话虽不多，我却听得出老人家的心思
在你这两位情人之间并没有什么游移。
王上得给王子物色一位太傅，
这等光荣所瞩目的正是尊父；
他入选不成问题，他非凡的英勇
可容不得我们因任何竞争而忧心忡忡。
只因他的丰功伟绩使他无与伦比，
希望如此合理，他一定会所向无敌；
既然唐·罗德里格让自己的父亲
在离开元老院的时候决定提出这件事情，
我就让你去估计他会不会抓住时机，
你所想的一切会不会马上就成为现实。

施梅娜

不过我的心紧张得好象在拒绝
这种欢乐，好象受不了这种喜悦：
时间往往会使命运变化多端起伏不定，
我担心这巨大的幸福中会出现严重的不幸。

艾尔薇拉

你会看见这种忧虑幸运地烟消云散。

施梅娜

好吧，不管怎样，且等着瞧这件事怎么发展。

第　二　场

公主，莱奥诺尔，一侍从

公主

小郎，请代我去提醒一声施梅娜：
今天她来看我可真有点儿拖拉，
我的友情正抱怨她的姗姗来迟。

（侍从下）

莱奥诺尔

公主，每天总是这种期待让你心急；
从她的谈话里我听出
你每天都问起她情人的去处。

公主

这不是没有理由：我曾几乎逼迫她
把那射中她的心的神矢收下。
她爱唐·罗德里格，借我的手把他抓住，
而唐·罗德里格又靠我将她的倨傲征服；
只因我这样作成这对恋人的深情蜜意，
我才得留心观察他们的忧愁的消失。

莱奥诺尔

公主，然而看到他们圆满的成功，
你却流露出一种显得过分的悲痛。
那使他们双双沉浸在欢乐中的情爱
难道竟给你高尚的心带来深沉的悲哀？
你对他们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

难道当他们陶醉在幸福中时竟使你感到不幸?
不过我嘴太快,简直成了个冒失鬼。

公主

让自己的痛苦深藏不露,我倒越发肠断心碎。
好吧,你就听吧,听一听我曾怎样地斗争不息,
听一听我的德行依然在抵抗怎样的袭击。
爱情真是个对谁都不放过的暴君:
这位年轻的骑士,我献出的这个情人,
我爱他。

莱奥诺尔

你爱他!

公主

你就把手放在我的心口上,
看这颗心一听见自己征服者的名字就怎样紧张,
看这颗心怎样意识到这种不安。

莱奥诺尔

公主,请原谅我,
倘若我出于敬重而责备这团情火,
责备一位高贵的公主忘情到这等地步,
居然让一个普通骑士进入她的内心深处!
王上会怎么说,卡斯蒂利亚会怎么风言风语?
你可还记得你是谁家的闺女?

公主

这我记得,正因为如此,在我还没有
自甘堕落而不顾身分时,我才会任鲜血直流。
我也许会明确地回答你:在美好的心灵里,

只有价值才有产生爱情的权利;
假如我的爱情千方百计要替自己辩护,
无数著名的先例恐怕就会纷纷给它帮助:
但我的荣誉受到约束,我并不想学那些榜样;
情欲的突然袭击打不动我的铁石心肠;
我心里一直在思量:我既是公主,
除了一位君王,就谁也不配做我的丈夫。
当我发现我的心再也无法抵御,
我就自己献出我不敢追求的情侣。
我让施梅娜代替我去和他往来,
为了扑灭我的情火,我燃起他俩的爱。
因此你就别再惊奇,倘使我这不安的灵魂
总是迫不及待地等着他们结婚;
你要知道我的安宁如今就靠他们的结合。
爱情若因希望而存在,也就随希望而夭折;
这是由于没有燃料而熄灭的火焰;
不管我悲惨的命运怎么充满苦难,
一旦罗德里格成了施梅娜的丈夫,
我的希望也就破灭,我的心病也就消除。
但我却忍受着一种异乎寻常的痛苦。
就是结了这门亲,罗德里格也依然叫我爱慕;
我想方设法要撇开他,但撇开他我又不情愿;
这就是我深藏不露的烦恼的根源。
我伤心地发现:爱情正强迫我
为我不屑一顾的事物发出悲歌;
我感到我的灵魂分成了两派。

我的铁石心肠虽然高傲，但我的真情却闹起火灾。
这姻缘注定要让我倒霉，我害怕却又巴望这种结合：
我只敢祈求从这场婚姻中得到不完美的欢乐。
我的荣誉和我的爱情都这么强烈地将我诱惑，
害得我不论这婚事成功与否都受尽折磨。

莱奥诺尔

公主，听了你这番话，除了为你的痛苦
而叹息，我再没有什么话要跟你嘀咕；
刚才我责备你，现在我同情你。
不过既然在这么剧烈又这么甜蜜的痛苦里，
你的德行顶住了它的魅力和压力，
拒绝了它的诱饵，挫败了它的袭击，
你的德行就一定会使你动荡的心情恢复平静。
因此你且寄一切希望于你的德行和那时间的救兵，
寄一切希望于苍天，苍天自有无限的公道，
决不让德行忍受这么长久的痛苦的煎熬。

公主

我最美好的心愿就是失去希望。
（侍从重上）

侍从

遵从您的吩咐，施梅娜前来将您拜访。

公主（向莱奥诺尔）

你且先到那走廊上去和她交谈一番。

莱奥诺尔

难道你还要在梦幻中流连？

公主

不，我只是想，别露出我的苦痛，
让我的脸色稍微显得格外从容。
我随后就来。

（莱奥诺尔与侍从下）

公正的苍天啊，我等着你给我药方，
请至少给这支配着我的痛苦树点界桩，
请保证我的安宁，请保证我的荣华。
我得从别人的幸福里寻求自己的造化，
这场婚姻对三个人同样要紧；
让它的影响早些消失吧，要不就让我的灵魂更坚定。
让这对情人结为夫妇，
这就砸烂了我的一切枷锁，结束了我的痛苦。
但我耽搁得未免太久，我这就去见施梅娜，
和她谈会儿话来减轻我受到的惩罚。

第 三 场

伯爵，唐·狄埃格

伯爵

你到底占了便宜，王上的宽待
让你爬到一个原本只该属于我的位子上来，
他挑你当了卡斯蒂利亚的王子太傅。

唐·狄埃格

这光荣的标志，蒙圣上赐给我的家族，
向臣民表明陛下的公正，让大家充分认识到

王上善于酬报臣下往日的辛劳。

伯爵

国王虽然高贵，但其实和我们也差不多：
他们象别人一样也会出错；
这次选择就对全体廷臣作出了证明：
他们并不懂得酬答今日的辛勤。

磨·狄埃格

我们就别再谈这让你心里不痛快的选择；
看来有多少功劳就会有多少恩泽，
不过我们得尊重这绝对权威，
陛下既有这个意思，就别去追究什么是非。
对王上给我的荣誉，请来个锦上添花；
让我们借神圣的姻缘结成亲家：
你只有个闺女，我只有个小子；
他俩的结合会使我们永远比朋友还要亲密：
让我们交这个好运吧，请认我这小子做你的女婿。

伯爵

了不起的贵公子该去找那更显赫人家的闺女；
你这要职带来的新的光彩
怕要逗得他格外得意起来。
就你的要职去吧，大人，管教你的王子去吧；
请告诉他该怎么去治理一个国家，
该怎么让全国老百姓在王法下胆战心惊，
该怎么让好人恭恭敬敬，让坏人战战兢兢；
有了这种能耐，还得有统帅的勇敢：
请告诉他该怎么让自己不畏艰险，

该怎么在玛斯① 的行业中无敌于天下，
该怎么度过那日日夜夜的戎马生涯，
该怎么枕戈待旦，该怎么强占一道城墙，
该怎么只靠自己的力量去打一个胜仗。
请给他树立起榜样，让他变得十全十美，
在他的心目中借影响去体现你的教诲。

唐·狄埃格

至于学习榜样，不怕有人妒忌，
他只消回顾一下我一生的经历。
仅仅从我那一系列出色的战斗中，
他就会懂得该怎么让那些国家甘拜下风，
该怎么指挥一支部队，该怎么攻打一座要塞，
该怎么靠丰功伟绩把自己的威望建立起来。

伯爵

活生生的榜样自有另一种权威；
王子对自己的天职很难从书本上去领会。
我这么许多年来随便哪一天的功绩，
有什么不能来和你比个高低？
从前虽然数你勇敢，但如今却数我英武，
我这臂膀眼下可是王国最有力的支柱。
我这利剑一闪光，格拉纳达和阿拉贡② 就发慌；
我的名字对整个卡斯蒂利亚就是一道围墙：
没我，你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在异族铁蹄下偷生，
你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让敌人来做你的国君。

---

① 玛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
② 格拉纳达、阿拉贡，均系中世纪伊比利亚半岛上与卡斯蒂利亚接壤的王国。

每天，每时，每刻，我都赢得一个又一个成功，
一个又一个胜利，让光荣达到新的高峰；
王子在我身边或许就会在我的保护下
试着壮起胆子去猛打猛杀；
或许就会学着照我的样子去夺取胜利；
为了尽快地显示出自己固有的高贵气质，
他或许就会懂得……

唐·狄埃格

这我知道，你为王上尽了责任，
我见过你在我的统率下发号施令，冲锋陷阵；
当冷酷无情的岁月害得我年迈力衰，
你非凡的英勇出色地填补了我的空白；
总而言之，废话不用再说，
你如今就是那从前的我。
不过你看得出，在这场竞争中
王上待我们的态度还是有点儿不同。

伯爵

这本来该我得到的差使，你却偏给夺走。

唐·狄埃格

谁胜过你，谁就更配得到这报酬。

伯爵

这活儿谁能干得更出色，谁就最有资格到手。

唐·狄埃格

碰了一鼻子灰，可不是个好兆头。

伯爵

身为老臣，你全靠做手脚才当了太傅。

唐·狄埃格

我丰功伟绩的光荣是我惟一的信徒。

伯爵

说得好听些，王上不过是给你的年龄增光添彩。

唐·狄埃格

王上在决定取舍时依据勇敢才慎重地作出安排。

伯爵

照这么说这荣誉就只该到我手里。

唐·狄埃格

谁到不了手，谁本来就不配享有这份权利。

伯爵

不配！难道是我？

唐·狄埃格

正是你。

伯爵

你这放肆的老混蛋，

这么厚颜无耻，得给你点颜色看看。

（打他一记耳光）

唐·狄埃格（按剑）

眼看我遭到这样的侮辱，眼看我家族的脸上第一次

蒙受羞耻，你就给我致命的一击吧，让我这就死。

伯爵

这么软弱，你还想干什么活？

唐·狄埃格

天啊！我衰竭的精力在这紧要关头竟丢下了我！

伯爵

你的剑竟帮我的忙，你似乎太没用，
倘若这可耻的战利品居然掌握在我手中。
别了。为了教育王子，别怕有人妒忌，
你就让他回顾一下你一生的经历；
对你出言不逊的这正义的处治
在你的生平事迹中可不是个微不足道的装饰。

第　四　场

唐·狄埃格

啊，倒霉的风烛残年！ 啊，绝望！ 啊，狂怒！
难道我活了这把年纪就为了蒙受这奇耻大辱？
难道我在戎马生涯中熬得白发斑斑，
就为了看见我满载的荣誉毁于一旦？
啊，我这让整个西班牙都满怀敬意赞不绝口的手，
我这手曾无数次将这帝国挽救，
曾无数次巩固这帝国君王的宝座，
怎么如今竟撇下我不管，一点儿也不顾惜我？
啊，对我昔日光荣的令人肠断的记忆！
一朝前功尽弃的我这经年累月的业绩！
置我的幸运于死地的我这新受命的高位显职！
害得我的荣誉堕入深渊的悬崖绝壁！
难道只得眼看这伯爵践踏你的名声，
难道不含恨而死，就得忍辱偷生？
伯爵啊，现在你就去做我这王子太傅；

这高贵的身分可容不得声名狼藉的懦夫；
你这妒火中烧的傲慢竟不顾王上的选择，
害得我因这奇耻大辱而失去资格。
而你，你这为我赢得辉煌战功的武器，
你这佩在浑身冰凉的躯体上的无用的装饰，
利剑啊，你那么令人畏惧，但当我蒙受这侮辱，
你却不能让我用来自卫，徒然成了我的饰物，
去吧，从今你就丢下我这无耻之尤，
投到更强有力的手里去替我报仇。

第　五　场

唐·狄埃格，唐·罗德里格

唐·狄埃格

罗德里格，你心肠可好？

唐·罗德里格

倘若因父亲而遭受痛苦，

我的心肠立刻就会完全变样。

唐·狄埃格

啊，令人欣慰的愤怒！

因我的痛苦而产生的可敬的切肤之痛！
从这高尚的怒火中，我认出自己的血统；
我的青春在你这来势如此迅猛的热情中复苏。
来吧，孩子，来吧，心肝，你这就来洗雪我的耻辱；
你这就来替我报仇。

唐·罗德里格

为了什么？

唐·狄埃格

为了那么残酷、

以致给我们俩的荣誉都带来致命打击的欺侮：

为了一记耳光。那蛮横的家伙本来早该回老家；

但我的年纪害得我这勇敢的心愿化为水月镜花；

我的臂膊再也举不起的这把利剑，

我这就交在你手里，让你去报仇，去惩办。

你这就试试你有没有胆量去处治那傲慢的狂徒：

只有拿鲜血你才能洗雪这样的奇耻大辱；

不是你死，就是他亡。此外你可别抱什么幻想，

我给你的对手可是一员可怕的猛将；

我见过他浑身沾满血迹和灰尘，

无论到哪里都让恐惧笼罩全军。

我见过上百个骑兵队都因他的骁勇而溃败；

不妨再给你说件事儿让你明白，

他胜过威名远扬的统帅，胜过英勇善战的士兵，

他就是……

唐·罗德里格

您请快说出来。

唐·狄埃格

他就是施梅娜的父亲。

唐·罗德里格

施……

唐·狄埃格

你可别回嘴，我了解你的情爱，
不顾脸面竟活得下去的人决不配继续存在；
欺侮你的人越是沾亲带故，这种欺侮就越不能容忍。
你既知道这奇耻大辱，就得负起报仇的重任：
我不再跟你说什么了。你这就去替我报仇，替你雪耻；
去证明你不愧为象我这样一位父亲的儿子。
命运加给我的苦难压得我再也不能忍受，
我真痛不欲生。走吧，奔吧，飞吧，去替我们报仇。

第 六 场

唐·罗德里格

我心如刀绞，痛断肝肠，
只为了一个意外而又致命的打击，
可怜我得为一场合理的争论去报仇雪耻，
而一种不合理的严厉又不幸地压在我身上，
我久久地一动也不动，我这泄了气的内心深处
终于向这无法忍受的打击屈服。
我几乎看见我火热的爱情受到惩罚，
天啊，这出奇的苦刑！
这耻辱中被欺侮的竟是我的爸爸，
而欺侮人的又偏偏是施梅娜的父亲！

啊，我感受到多少猛烈的冲突！
我的爱情向我自身的荣誉展开了斗争；

要替父亲报仇，就得失去情人。
一个激动着我的心，另一个又把我的手拉住。
我被迫进行这可悲的选择：不是葬送我的爱情，
　　就是沦为无耻之徒而狗苟蝇营，
　从两面看来我的痛苦都是无边的大海。
　　天啊，这出奇的苦刑！
　难道就应该听任侮辱不受制裁？
　难道就非得惩治施梅娜的父亲？

　啊，父亲，情人，荣誉，爱情，
高尚而又严格的约束，令人倾慕的专断，
不是我的欢乐全部凋零，就是我的荣誉布满污点。
一个使我不幸，另一个又害得我有愧于生命。
啊，无所畏惧但又饱含慈爱的心肠
　　所怀抱的珍贵而又毫不留情的希望，
　我莫大幸福的可敬的对头，
　　引起我的痛苦的凶器，
　难道我收下你就为了替我的荣誉报仇？
　难道就为了失去我的施梅娜我才收下你？

　倒不如赶紧去死。
对情人犹如对父亲，我一样负有义务；
替自己报仇，我就引起她的仇恨和愤怒；
不替自己报仇，我就引起她的蔑视。
一个使我对自己最美好的希望不再忠诚，
　　另一个又使我和她不再相称。

我的痛苦我越想消除就越是加剧；
　　一切都害得我的痛苦激化。
好吧，我亲爱的；既然必须死去，
那就去死吧，说什么也别害了施梅娜。

　就是死，也别害了自己！
难道就这么追求对自己的荣誉如此致命的死神！
难道就忍受得了西班牙让我身后的名声
因我没有保持我家族的光荣而蒙受羞耻！
难道就这么尊重一种让我迷惘的心灵
　　预见到必然要毁灭的爱情！
可别再听从这只会增加
　　我的痛苦的蛊惑人心的念头。
既然到头来总得失去施梅娜，
那就说什么也得保全名誉，干吧，我的手。

　是的，我的灵魂曾经陷入失望。
在我的情人之前，我的一切都来自我父亲的赐予：
让我死于决斗吧，或者就让我因悲伤而死去，
我要献出我纯洁的鲜血，就象我获得生命一样。
我已因自己太久的漫不经心而内疚；
　　我得赶紧去报仇；
真可耻，我居然曾经那么踌躇，
　　可别再替她担心，
既然如今我的父亲受到了欺侮，
虽然欺侮他的就是施梅娜的父亲。

第二幕

第一场

唐·阿里亚斯，伯爵

伯爵

在你我之间，我承认，我这稍微过于急躁的性情
太容易为一句话大发雷霆，把一句话看得太要紧；
不过既然已经失了手，这一下也就没法补救。

唐·阿里亚斯

但愿你这不同寻常的胆量能向王上的意旨低头：
陛下对此事十分关注，他那发怒的心
会情不自禁地指责你的恶行。
你也作不出站得住脚的辩护。
这被你侮辱的人的身分，这侮辱的严重程度，
都要求你承担你的责任，履行你的义务，
通过赔礼道歉让人家得到满足。

伯爵

王上可以随意处置我的性命。

唐·阿里亚斯

过度的冲动正是你过失的起因。

陛下依然赏识你；你就别再惹他气恼。

王上说了："我就要这样"；难道你偏要违拗？

伯爵

阁下，只要保持我应有的尊敬，

稍有违拗就算不上这么严重的罪行；

不管这罪行怎么严重，我已有的功劳

都可以绰绰有余地把它抵消。

唐·阿里亚斯

不管你的贡献怎么重要而又出色，

国王对臣下永远也不会感恩戴德。

你十分自鸣得意，但你该清楚：

替王上尽心竭力不过是尽了自己的义务。

大人，你会让这种自信害得不能自拔。

伯爵

我只有在切身体验之后才会相信你这句话。

唐·阿里亚斯

你应该顾忌王上的权威。

伯爵

总有一天只有象我这样的人才不吃亏。

就让他拿出他所有的威严来将我摧残，

倘若我得遭殃，整个国家就会完蛋。

唐·阿里亚斯

怎么！你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就一点儿也不怕……

伯爵

我只怕权杖没我就会从他的手里落下。

我的死活牵涉到他的许多切身利益，

我的脑袋掉下来恐怕就会害得他的王冠落地。

唐·阿里亚斯

你得让理智叫你的头脑恢复冷静。

你得拿个好主意。

伯爵

主意我已经拿定。

唐·阿里亚斯

我该怎么禀告王上？我总得向他说个清楚。

伯爵

你就说我根本不能容忍我的耻辱。

唐·阿里亚斯

不过你得考虑到凡是君王总喜欢专制。

伯爵

命运已成定局，阁下，我们就别再磨嘴皮子。

唐·阿里亚斯

那就分手吧，既然我白费劲儿要你作出决定：

你虽有这种种功劳，但你还得担心王上会大发雷霆。

伯爵

我等着，我不怕。

唐·阿里亚斯

可你不怕也没用。

伯爵

凭你这句话我们就看得见唐·狄埃格的满面春风。

（剩下他一人）

谁不怕死，谁就不怕威胁。

对那最凶暴的灾祸，我的心向来鄙夷不屑；

你可以害得我失去幸福而生存，

但决不能迫使我甘心不顾脸面而偷生。

第　二　场

伯爵，唐·罗德里格

唐·罗德里格

伯爵，请听我说两句话。

伯爵

说吧。

唐·罗德里格

请解除我的怀疑。

你可熟悉唐·狄埃格？

伯爵

熟悉。

唐·罗德里格

小声些；你就听听仔细。

你可知道这位老人曾是他那个时代

美德、英勇和荣誉的化身？这你可明白？

伯爵

或许听说过。

唐·罗德里格

你可知道我眼睛里喷出的火焰

正是他的血性？这你可清楚？

伯爵

这跟我有什么相干？

唐·罗德里格

从这儿迈出几步路我就让你知道这关系。

伯爵

目中无人的乳臭小儿！

唐·罗德里格

说话可别闹意气。

我正年轻，这不假；但对于出身高贵的大丈夫，

英勇可并不取决于岁数。

伯爵

你居然要和我较量！谁让你变得这么狂妄，

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刀剑出现在你手上！

唐·罗德里格

象我这样的人决不用交两回手才让人知道，

只要试一下就使出绝招。

伯爵

你可知道我是怎么个人？

唐·罗德里格

知道；恐怕除了我，

一听说你的名字谁都会吓得直打哆嗦。

我眼前这笼罩在你头上的无数荣誉

好象就是我失败的命运的凭据。

我向你这常胜臂膀挑战未免有些鲁莽，

不过只要有足够的勇气，我就会有无穷的力量。

替父亲报仇的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办成。

你这臂膀不曾败过，但决不是不可战胜。

伯爵

从你的双眼所说的话里显示出来的高尚情感
往常每天也总在我的眼里闪现;
当初觉得从你身上就看得出卡斯蒂利亚的荣誉,
我心里就挺乐意地准备让你做我的女婿。
我了解你的爱情,并高兴地看出:
你爱情的一切活动都听从你的义务;
这一切活动并没有减弱你崇高的热情;
你高尚的德行没有辜负我的垂青;
我一心只想挑个完美的骑士当女婿,
我在自己作出的选择上并没有什么失当之举。
不过我觉得我对你的怜悯油然而生:
我惊叹你这匹夫之勇,但我惋惜你年轻气盛。
别再费劲作一次制人死命的尝试;
别再拿一场强弱悬殊的决斗来抹杀我的价值;
恐怕不会有什么光荣因我这次胜利循踪而来:
不冒险就取胜,赢了也没什么光彩。
人家或许会一直以为你没费力就给打倒在地;
而我也许又只会因你白送了命而懊悔不已。

唐·罗德里格

你的无礼只引起一种辱没你身分的蔑视:
谁敢叫我失去荣誉,谁就怕把我杀死!

伯爵

你就离开这儿吧。

唐·罗德里格

我们这就走吧,别再高谈阔论。

伯爵

难道你就活得这么不耐烦?

唐·罗德里格

难道你竟害怕死神?

伯爵

你就来吧,你就尽你的本分吧,可怜你这儿子
在自己老子名誉扫地之后只多活了半刻一时。

第　三　场

公主,　施梅娜,　莱奥诺尔

公主

别太伤心了,我的施梅娜,你可得节制你的悲痛,
面对这不幸的打击,你可得让你的坚强起点儿作用,
熬过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风暴,你就会恢复平静,
你的幸福只不过蒙上了一层阴影,
你一无所失,你会看到这幸福只是推迟而已。

施梅娜

我这烦恼的灵魂深处不敢再存什么侥幸心理。
扰乱了平静的来得这么突然的一场风暴
给我们带来了威胁:我们的船肯定就要触礁;
我看来再也不能怀疑,我就要在港口丧生。
我爱他,他爱我,我俩的父亲都表示赞成;
我正告诉你这令人陶醉的消息,
两位老人偏在这倒霉的时刻发生了争执,

我一向你提起他们的争吵，这要命的陈述
就把这么甜蜜的期待变成了痛苦。
啊，可恶的追求，该死的渴望，
连最英武的勇士对你们都没法抵挡！
啊，对我最珍贵的心愿丝毫也不能宽容的荣誉，
你从此就害得我泣涕如雨，感慨如缕！

公主

对他们的争执，你没有任何理由担心：
一会儿惹出了火星，一会儿就又让它化为灰烬。
他们闹得影响太大，不会不言归于好，
因为王上已经要调停他们的争吵；
你知道我这颗心对你的烦恼可非常敏感，
一定会尽一切可能汲干你苦闷的源泉。

施梅娜

调解在这件事儿上可没有什么用处：
这么叫人忍受不了的侮辱实在没法消除。
靠势力或权术来解决问题只是枉费心机；
纵然治好了病，那也不过是在表面而已。
那潜伏在内心深处的仇恨
只会让深藏不露的怒火燃烧得更加旺盛。

公主

联结唐·罗德里格和施梅娜的神圣姻缘
一定会驱散你们成了冤家的父辈的仇怨；
我们不久就会看到你们最顽强的爱情
凭借幸福的结合让这场争执归于平静。

施梅娜

我真巴不得有这种叫我喜出望外的结局：
我了解我的父亲，而唐·狄埃格又太骄倨。
我只感到我想忍住的眼泪正夺眶而出；
往事折磨得我好苦，我真怕去想自己的前途。

公主

你怕什么呢？难道你担心一位老人的衰弱无力？

施梅娜

罗德里格浑身是胆。

公主

他太幼稚。

施梅娜

勇猛的人往往一下子就会失手。

公主

不过你对这事儿可不必十分担忧：
他这么多情，决不肯让你不乐意；
你只消说上两句话就会打消他的怒气。

施梅娜

他若不听我的话，我得添上多少烦恼！
他若能听我的话，我该对他说什么好？
他生就这样的性格，怎么忍受得了这种侮辱！
不管他对于我怀抱着的爱情是抗拒还是让步，
我心里都只会由于他的极度敬重而感到羞惭，
或者由于他理所当然的拒绝而局促不安。

公主

施梅娜真有高尚的灵魂，虽然关系重大，
这高尚的灵魂却容不下一种卑鄙的想法；

不过假如直到那前嫌尽释的工夫，
我始终把这理想的情人变成我的俘虏，
假如我就这样阻止他由着性子闹下去，
难道你这情意缠绵的心竟不会产生疑虑？

施梅娜

啊！公主，若这样我心里就再没有什么挂碍。

第 四 场

公主，施梅娜，莱奥诺尔，侍从

公主

小郎，你这就去找一找罗德里格，把他带到这儿来。

侍从

戈尔马斯伯爵和他……

施梅娜

天啊！我直打颤。

公主

你说下去。

侍从

他俩一起离开了这座宫殿。

施梅娜

就他俩？

侍从

就他俩，两人好象压低了声音在吵架。

施梅娜

他们恐怕动武了，不用再往下说什么话。
公主，请原谅我这么急躁。

第 五 场

公主，莱奥诺尔

公主

唉！ 我感到心里有多少烦恼！
我痛惜她的不幸，她的情人却叫我倾心；
我失去了平静，我又燃起了爱情。
这就要拆散罗德里格和施梅娜的恶魔
害得我的希望和我的痛苦一起复活；
我并不情愿看见的他俩的分离
让一种快乐暗藏在我这入了迷的心里。

莱奥诺尔

那主宰你的心灵的高尚的德行
难道这么快就屈服于你这可耻的爱情？

公主

既然这爱情在我心里向我发出扬扬得意
而又气势雄壮的命令，你就别说它可耻；
既然它对我是这么珍贵，你就得尊重我这爱情。
我的德行抵制着它，但我又不由自主地将它憧憬；
我的心对付不了这么狂热的希望，
正尾随着施梅娜所失去的情人飞翔。

莱奥诺尔

难道你就这样抛弃你引以为荣的铁石心肠，
难道你内心的理智就这样派不了用场？

公主

啊！当心灵受到这么迷人的毒素的侵袭，
理智的呼声在我的耳边是多么无能为力！
当病人对自己的毛病有了感情，
他是多么难以容忍别人来给他治病！

莱奥诺尔

你的希望将你诱惑，你的心病又对你温存；
但这罗德里格毕竟和你并不相称。

公主

这我早就一清二楚：不过倘若我的德行让步，
你要知道爱情会怎样让它赢得的一颗心感到满足。
假如罗德里格一举夺得决斗的胜利，
假如因他的勇猛那高贵的军人竟一败涂地，
我就会看得起他，我就会毫不羞怯地将他爱慕。
他若能战胜那位伯爵，他还有什么不能征服！
我敢料想：就凭他那最不起眼的战绩，
所有的王国也都得落在他的掌心里；
我这抱有幻想的爱情已经叫我相信：
我就要看见他坐上格拉纳达的龙庭，
臣服的摩尔人在他面前恭恭敬敬、战战兢兢，
阿拉贡对他这位新来的征服者俯首听命，
葡萄牙向他投降，他那宝贵的年华
带着他的丰功伟绩飞过海角天涯，
拿非洲人的鲜血浇灌他的荣誉；

总之，人们对那些最负盛名的军人的所有赞语，
我都指望它们随罗德里格的这场胜利而来临，
并且把他的爱情作为我赢得光荣的一个原因。

莱奥诺尔

不过，公主，在一场或许并不存在的战斗之后，
你得看看你在什么地方挽起他的手。

公主

罗德里格蒙受了耻辱，伯爵欺侮了人；
他俩一起走了出去，这事儿不就非闹大不成？

莱奥诺尔

好吧！他们就打起来吧，既然你有这个心愿、
但罗德里格会不会就象你一样走得这么远？

公主

我该怎么办呢？我简直要发狂，我简直要精神失常；
你可以看出这爱情给我酝酿了怎样的悲伤。
你这就到我的书房里来吧，别再将我折磨；
在我这心乱如麻的当口，你可千万别撇下我。

第　六　场

唐·费尔南，唐·阿里亚斯，唐·桑西

唐·费尔南

这么说，伯爵竟这么无理，这么狂妄！
难道他还敢相信他的罪行可以原谅？

唐·阿里亚斯

我以王上的名义和他谈了好大工夫。
我尽了我的力量，陛下，可是毫无用处。

唐·费尔南

公正的苍天啊！ 照此看来，一个放肆的臣民
竟这么没有顾忌，这么不想叫我高兴！
他居然欺侮唐·狄埃格，蔑视自己的国王！
在我的宫廷中他居然要我听他的信口雌黄！
不管他是有胆量的军人还是有名望的统帅，
我都有办法把他这么嚣张的气焰打下来；
即使他曾是英勇的化身和军界的偶像，
他也得看看不听话会落得个什么下场。
无论这种放肆本该受到怎样的惩罚，
我起初都并不想用暴力去对付他；
但既然他狂过了头，那你今天就去
逮捕了他，别管他抗拒不抗拒。

唐·桑西

也许再过一会儿他就不会那么倨傲；
我发觉他由于争吵依然怒火中烧；
陛下，在他这一时冲动的狂热之中，
这么强悍的一颗心不容易甘拜下风。
他明知自己错了，不过这么个桀骜不驯的人
对自己的错误不会马上就肯承认。

唐·费尔南

唐·桑西，你就住口吧，你得清楚：
他若是对抗到底，他就会罪不容诛。

唐·桑西

我遵命，这就住口；可我还得求您，陛下，
让我替他再说上两句。

唐·费尔南

你还能说什么话？

唐·桑西

大凡那些屡建奇功伟绩的猛士
在日常小事上往往放不下架子：
这种人不明白有些小事其实并不丢脸，
可伯爵受不了的恰恰就是这个字眼。
他感到按自己的职责未免受了委屈，
假如他不是小心眼儿，恐怕就会由您弃取。
您这就吩咐他那饱经忧患的臂膀
凭武力让这不公正的待遇得到补偿；
他会让您满意的，陛下；一心想干的事儿总办得到，
只等他明白过来，他这就会向您担保。

唐·费尔南

你对我有欠尊重；但我原谅你的年轻幼稚，
原谅你这初生牛犊般的勇敢中的冒失。
一个国王的谨慎自有种种更合理的原因，
他总是格外爱惜自己臣下的生命：
我关心我的臣属，我始终把他们放在心上，
就象首长总想到那些为他效力的部下一样。
因此你这番道理对我来说并不是有的放矢：
你好凭军人身分信口开河，我可得按国王身分行事；
不管人家要怎么说，不管他敢怎么看，
伯爵都得听我调遣，决不能丢自己的脸。

况且他那种侮辱和我有关，
害得我所委任的王子太傅失了体面；
攻击我的选择，这就是向我挑衅，
就是对最高权力的侵凌。
此事不要再提。据说，有人看见
我们的夙敌扯起战旗开来了十艘军舰；
这些军舰竟敢向我们的河口进犯。

唐·阿里亚斯

摩尔人已经养成凭武力与您周旋的习惯，
不过败了那么多回，他们再也不敢
冒险和您这么一位有威望的胜利者对着干。

唐·费尔南

他们永远也不会不带妒意地看着我的权杖
主宰安达卢西亚却不让他们侵占一点儿地方；
这如此美丽的土地，曾经被他们贪婪地霸占，
如今又一直惹得他们垂涎三尺，虎视眈眈。
就为了这个缘故，我才让塞维利亚十年来
成为安放卡斯蒂利亚宝座的所在，
以便更严密地监视他们，更雷厉风行地发号施令，
一旦他们发动进攻，就叫那战火顷刻化为灰烬。

唐·阿里亚斯

他们只因丢了自己最要紧的头颅
才懂得您的在位使您所征服的国家巩固到何种地步：
您什么也不必担忧。

唐·费尔南

但丝毫也不能掉以轻心。

过分的自信会导致险情；
你要知道潮水猛涨的大海
会毫不费力地把他们一直送到这里来。
不过我也许会由于意见的不当
而错误地把人害得心里惶惶。
这毫无用处的惊慌可能引起的恐怖
在发生意外的夜间也许会把全城搅得一塌糊涂：
得加倍留神地守卫城墙和海港。
今儿晚上没什么问题。

第 七 场

唐·费尔南，唐·桑西，唐·阿隆斯

唐·阿隆斯

　　　　　　　　陛下，伯爵已经死亡。
唐·狄埃格靠他的儿子替自己受到的欺侮报了仇。

唐·费尔南

一听说他那奇耻大辱，我就料到非报仇不能罢休；
从那时候起我就想预防这场祸患。

唐·阿隆斯

施梅娜这就要跪在您的膝下倾诉她的哀怨；
她哭成了泪人儿，这就来请求您主持正义。

唐·费尔南

虽然我心里可怜她的悲戚，
不过伯爵干的那种蠢事

似乎也该受到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惩治。
然而不管对他的这种惩罚显得怎样有理，
失去这样一位统帅，我不能不感到惋惜。
许多年来，他为我的国家分忧，
他的鲜血无数次为我而流，
无论他的傲慢引起我什么感情，
失去他便削弱了我，他的死总使我痛心。

第　八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施梅娜，唐·桑西，
唐·阿里亚斯，唐·阿隆斯

施梅娜

陛下，陛下，请主持正义！

唐·狄埃格

啊！陛下，请听我说理。

施梅娜

我这就跪在您的脚下。

唐·狄埃格

我这就抱住您的双膝。

施梅娜

我求您伸张正义。

唐·狄埃格

请您听我的辩护。

施梅娜

对一个愣小子的肆无忌惮，您可得惩处：
他击倒了您王位的支柱，
他杀了我的父亲。

唐·狄埃格

他替他的亲人洗雪了耻辱。

施梅娜

王上得为自己臣下的命案审处罪行。

唐·狄埃格

对正义的复仇可判不上刑。

唐·费尔南

你们俩都起来吧，请从容地往下讲。
施梅娜，我来分担你的悲伤；
我觉得我心里涌起和你一样的痛苦。
（向唐·狄埃格）
你就待会儿说吧；别打断她的申诉。

施梅娜

陛下，我的父亲死了；我亲眼看见
鲜血泉涌般地流出他这勇士的腰间；
这鲜血曾无数次保卫过您的城墙，
这鲜血曾无数次为您打过胜仗，
这鲜血由于不是为您却是为他人流尽
而气愤，直到最后一滴血依然忿忿不平，
这鲜血，南征北战不曾敢让它流干在风险里，
罗德里格刚才却让它在您的宫廷中洒了一地。
我奔到出事的地方，发现父亲已经丧亡，
我面无人色，浑身无力。请原谅我的悲伤，

陛下，一提起这伤心事，我就难过得说不出话来；
往下我的眼泪和叹息会向您表达得更明白。

唐·费尔南

拿出勇气来，我的孩子，你要知道，如今
你的国王愿意代替令尊大人做你的父亲。

施梅娜

陛下，我的不幸竟引来莫大的荣誉。
我告诉过您了，我发现父亲已经死去；
他腰间开了口子；他的鲜血将我的责任
印在地上，让我的痛苦变得更加深沉；
说得恰当些，他那落到这种地步的英勇
通过伤口向我大声疾呼，催我赶紧提起诉讼；
为了让最正直的国王能够听一听详情，
他的英勇通过我这可怜的嘴借用我的声音。
陛下，您可别容许这种横行霸道
在您的权威下竟在您的眼前逍遥；
您可别容许最无畏的勇士随时有遭受
肆无忌惮的打击的危险而对凶手却不予追究；
您可别容许一个愣小子败坏他们的光荣，
把他们打在血泊中，害得他们遗恨无穷。
那愣小子刚刚夺走您这么一位骁勇的老兵，
假如不给他报仇，他就会失去为您效力的热情。
总之，我的父亲死了，我求您替他报仇雪耻，
不仅为了减轻我的痛苦，更为了维护您的利益。
死了一个有身分的人物，您不免受到损害；
您可得拿另一条命来偿命，用血来还清血债。

这祭品您可别留给我，但您得献给您的王冠，
献给您自身，献给您的尊严；
依我说，陛下，为了整个国家的幸福，
您可得杀了这肆意行凶、不可一世的狂徒。

唐·费尔南

唐·狄埃格，你就答辩吧。

唐·狄埃格

一个男子汉大丈夫
一没了力气就不再活下去，他是多么值得羡慕！
但愿漫长的一生为勇敢的人们
在他们的晚年都酝酿起不幸的命运！
我长年累月的奋斗赢得无数光荣，
我从前处处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可我如今却看到自己只因活得太久
竟横遭凌辱，再也抬不起头。
战斗，围攻，埋伏，从来都没能碰我一下，
阿拉贡，格拉纳达，您所有的敌人，我所有的仇家，
从来都没有能够将我欺侮，
伯爵竟在您的宫中几乎在您眼下将我凌辱，
他因您的选择而嫉恨，又因我的衰老无力
让他占了便宜而扬扬得意。
陛下，假如我不曾养过一个无愧于自己的国家、
无愧于自己的国王、无愧于我的儿子的话，
我这在戎马生涯中积成的满头白雪，
我这无数次为替您效劳而慷慨洒下的鲜血，
我这从前吓得敌军惊恐万状的臂膀，

恐怕就会全都带着奇耻大辱走向坟场。
他助了我一臂之力，叫伯爵一命呜呼；
他为我恢复了名誉，洗雪了我的耻辱。
假如显示出勇敢，表现出愤怒，
替一记耳光报仇理应受到惩处，
风暴的雷霆就只该向我猛扑而来：
臂膀若有差错，人们往往就处罚脑袋。
无论别人把这引起我们争辩的事情说成罪行与否，
陛下，我都是这事情的头，我儿子不过只是手。
虽然施梅娜抱怨他杀了她的父亲，
但如果我干得了，他就决不会做这件事情。
因此您可得砍下这岁月就要夺走的脑袋，
把那还能效劳的手替您留下来。
您这就拿我来偿命，让施梅娜称心；
我决不抗拒，我接受我的死刑；
对严厉的圣旨，我决不暗自埋怨，
只要死得不丢脸，我就死而无憾。

唐·费尔南

这件事很重要也很受重视，
已经引得议论纷纷，值得深思。
唐·桑西，你这就把施梅娜送回家去。
唐·狄埃格会把我的宫廷和他的信义当做监狱。
叫人把他的儿子给我找来。我会替你们主持正义。

施梅娜

圣明的王上啊，让凶手抵命，真是合情合理。

唐·费尔南

你就歇会儿吧，我的孩子，你得止住你的悲伤。

施梅娜

吩咐我休息，这就等于让我的痛苦雪上加霜。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唐·罗德里格，艾尔薇拉

艾尔薇拉

罗德里格，你作了什么孽？你到谁家来了，冒失鬼？

唐·罗德里格

我沿着我这可悲的命运的必由之路上门请罪。

艾尔薇拉

你哪儿来的这种前所未见的傲气和胆量，

居然闯到这因你而充满悲哀的地方？

怎么！难道你一直闯到这儿来冲撞伯爵的幽魂？

难道你没有杀他？

唐·罗德里格

他活着我就没脸见人；

我的名誉要我亲手捅他那么一家伙。

艾尔薇拉

可你却到死者的家里来找你的庇护所！

难道凶手曾经到这种地方避过难？

唐·罗德里格

我到这里来只是向我的法官投案。
你可别再拿惊讶的眼神将我打量；
既犯下了血案，我就得寻求死亡。
我的法官就是我的爱情，就是我的施梅娜：
既然免不了她的怨恨，我就该回老家，
我到这儿来，就象迎接莫大的幸福，
听候她亲口宣判，等待她亲手惩处。

艾尔薇拉

你倒不如避开她的眼睛，避开她的怒火；
在她的气头上，你最好还是躲一躲。
走吧，你就别去招惹她沸腾的怨尤
将会激起的那些最初的念头。

唐·罗德里格

不，不，我那已经生了气的亲爱的对象
看到我来等候处刑不会再火冒三丈；
假如我能加剧她的愤怒来让我早些一命呜呼，
我就避开这压得我快要透不过气来的极度痛苦。

艾尔薇拉

施梅娜在宫里哭得泪如雨下，
非得有人好生陪着她才回得了家。
罗德里格，躲一躲吧，我求你别叫我发愁。
人家要是看见你在这里，什么闲话说不出口？
难道你肯让讲人坏话的家伙指责她居然容忍
杀她父亲的凶手赖在她家里，害得她更加苦闷？
眼瞅着她就要到家；她来了，我已经望见了她：
为了她的名誉，罗德里格，说什么你也得躲一下。

第二场

唐·桑西，施梅娜，艾尔薇拉

唐·桑西

是的，小姐，你得有血淋淋的祭品：
你的愤怒可以理解，你的眼泪也合乎常情；
我不想凭我不断的劝解
来让你消气，来给你慰藉。
但假如我能有机会给你帮助，
你就用我的剑来将那罪人惩处；
你就用我的爱情来替这血案报仇：
在你的指挥下，我自有厉害过人的手。

施梅娜

我真不幸！

唐·桑西

我求你答应让我效力。

施梅娜

这恐怕会得罪王上，陛下已答应替我主持正义。

唐·桑西

你得知道，正义总是这么没精打采，拖拖拉拉，
只因这种旷日持久，罪行往往就逃避了惩罚：
正义的姗姗来迟与遥遥无期害得无数泪水白流。
你就答应了吧，让一个骑士用利剑来替你报仇：
这条路更加靠得住，处治起来也更加爽气。

施梅娜

这是万不得已才用的下策；假如非得走这步棋，
假如你对我的不幸的这种怜悯能够始终保持，
到那时你就可以自由地替我报仇雪耻。

唐·桑西

这是我的灵魂所向往的唯一幸福；
只要有这个指望，我回去也就心满意足。

第 三 场

施梅娜，艾尔薇拉

施梅娜

我终于感到了自由，终于能够不受拘束地让你
看看我这剧烈的哀痛的打击；
我终于能够让我这悲伤的叹息找到出路，
终于能够向你袒露我的灵魂，诉说我的痛苦。
我的父亲死了，艾尔薇拉；第一把利剑
才到罗德里格手上，就砍断了他的生命线。
哭吧，哭吧，我的双眼啊，任你们化成飞瀑！
我的前半生已经把我的后半生送进了坟墓，
又逼着我在受到这致命的打击之后
替我在剩余的岁月中再也见不到的生命报仇。

艾尔薇拉

你歇一歇吧，小姐。

施梅娜

啊！在这巨大的不幸里
你竟提起休息，多么不合时宜！
假如我对造成我的痛苦的那只手恨不起来，
到什么时候我才撇得开我的悲哀？
假如我指控一件罪行却又因罪犯而堕入情网，
除了痛苦一辈子，我还能指望什么下场！

艾尔薇拉

他害得你失去了父亲，你对他居然还说爱！

施梅娜

光说爱还不够，艾尔薇拉，我对他简直有些崇拜；
我的爱情反抗着我的怨恨；
我从自己的冤家身上找到自己的情人；
我感到，虽然我怒火中烧，
但罗德里格在我心里却依然和我父亲斗得不可开交：
他攻击我父亲，紧逼着他，他让步，他抵抗，
一会儿强，一会儿弱，一会儿又得意扬扬，
只是经过愤怒和爱情这场激烈的斗争，
他撕碎了我的心，却不曾割裂我的灵魂；
不管我的爱情对我具有怎样的权威，
为了尽到我的责任，我决不听它支配；
我毫不犹豫地奔向我的名誉逼得我非去不可的地方。
罗德里格实在可爱，我对他的眷恋使我悲伤；
我的心已经拿定主意；无论心里怎么斗争，
我都忘不了我父亲已经死去，忘不了我的责任。

艾尔薇拉

你还想不想对他起诉？

施梅娜

啊！冷酷的意图！

让我感到迫不得已的残忍的起诉！

我要他的脑袋，却又生怕得到它：

他死我就跟着死，而我却又偏要惩治他！

艾尔薇拉

丢开吧，小姐，丢开这悲惨的决定；

你可别硬向自己下达这么专横的命令。

施梅娜

什么！我的父亲死了，几乎就死在我的怀抱里，

他的血喊着要报仇，我却充耳不闻，置之不理！

我的心可耻地被别种魔力突然抓住，

竟以为我欠他老人家的只是几颗毫无用处的泪珠！

我居然会容忍一种蛊惑人心的爱情

靠卑怯的沉默毁了我的名声！

艾尔薇拉

小姐，相信我吧，向一位可爱的对象

少作些狂热的反抗，你就会得到原谅；

向亲爱的情人问罪，你可真尽到了本分，

你已经见过王上；你就别再急着要听下文，

别再死抱着你这古怪的脾气。

施梅娜

这关系到我的名誉，我得报仇雪耻；

无论温情脉脉的希望拿什么来将我欺骗，

任何借口对高贵的心灵都不体面。

艾尔薇拉

不过你既爱上罗德里格，他就不会叫你讨厌。

施梅娜

这我承认。

艾尔薇拉

那你到底想怎么办？

施梅娜

为了了却我的烦恼，保全我的名誉，
我得对他起诉，叫他抵命，再随他死去。

第 四 场

唐·罗德里格，施梅娜，艾尔薇拉

唐·罗德里格

好吧！省得给你添起诉的麻烦，
你这就周全你这不让我活下去的体面。

施梅娜

艾尔薇拉，我们在哪儿啊？是谁闯进我的眼帘？
罗德里格竟在我家里！罗德里格竟在我面前！

唐·罗德里格

你可别怜惜我的生命：你这就尝一尝
叫我抵命、替你报仇的好滋味，我决不反抗。

施梅娜

唉！

唐·罗德里格

听我说下去。

施梅娜

我得去死。

唐·罗德里格

你等一下。

施梅娜

你走吧，你就让我去死吧。

唐·罗德里格

我只有几句话；

说完了，你就单拿这把剑来回答我。

施梅娜

什么！拿这依然沾满我父亲鲜血的家伙！

唐·罗德里格

我的施梅娜……

施梅娜

这讨厌的东西你就快给我拿走，

一看见它，你的罪行和你的生命就叫我诅咒。

唐·罗德里格

你倒不如看看它，好让你的怨恨激化，

好让你迸发出更大的怒火来赶紧将我惩罚。

施梅娜

它沾有我的鲜血。

唐·罗德里格

你快把它浸在我的血泊中，

这样你就让你鲜血的颜色从它身上失去影踪。

施梅娜

啊！多么残酷啊，只一天工夫这凶器就害得父亲

在刀光剑影中丧命，害得女儿因目睹惨状而痛心！
你就快给我拿走这劳什子，我对它实在忍无可忍：
你偏要我听你说下去，你真叫我痛不欲生！

唐·罗德里格

你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但我并不想
打消让你亲手结束我这可悲的生命的愿望；
因为我毕竟不指望我对你的热忱
因一种高尚的行为而引起卑怯的悔恨。
来势过猛的狂热所带来的这无可弥补的损失
败坏了我父亲的名誉，也让我蒙受了羞耻。
你得知道一记耳光叫一个堂堂男子多么难受。
这侮辱同样损害到我，我自然得找这个罪魁祸首：
我碰见了他，我就替我的父亲和我的名誉报了仇；
这事儿假如我还得干下去，我恐怕也不会住手。
说真心话，我的爱情为了你并不是没有
相当长久地跟我的父亲和我自己进行过搏斗；
你就想一想这爱情的力量吧：受到这样的欺侮，
连要不要报仇，我居然都会一再踌躇。
我被迫惹你生气，不然我就只得含垢忍辱，
我发觉我自己的出手也未免过于仓促，
我太莽撞了，这罪过我决不否认；
你的美丽几乎害得我失去了平衡，
假如抵挡不了你这最难抗拒的魅力，
一个不顾脸面的人恐怕就配不上你；
虽然我曾在你的心目中占据过这种位置，
但你过去爱我的勇敢，也许从此就会恨我的无耻；

听凭你爱情的调遣，遵从你爱情的旨意，
我就不配得到你的爱情，我就会名誉扫地。
这番话我还得对你说，虽然我为这番话而叹息，
但我只要一息尚存也要再给你说一遍这个道理：
我得罪了你，但为了洗雪我的耻辱，
为了配得上你，我不得不走到这个地步；
不过，对名誉，对我的父亲，我都问心无愧，
现在我特地来向你赔罪：
正为了向你献出我的生命，你才在这里看到我。
我不得不做的事儿我做了，该做的事儿我正在做。
我知道你死去的父亲会驱使你讨伐我的罪行；
但我决不想躲开不做你的祭品：
你这就拿出勇气杀了我这为了自己的名声
而叫你父亲流尽鲜血的凶手来祭奠他的亡魂。

施梅娜

啊！罗德里格！说真的，虽然我成了你的仇敌，
但我却不能责备你避开了羞耻；
无论我怎样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我都不怪你，我只怨我的厄运。
我知道名誉在受到这种侮辱之后
对热血沸腾的高贵勇士会提出什么要求：
你只不过尽了一个正人君子的义务而已；
你这样做也就教我把自己的责任记在心里。
你这给我带来噩耗的英勇用你的胜利让我受到教育；
这英勇报了你父亲的仇，也保全了你的名誉：
同样的忧虑叫我牵肠挂肚，我也得维护

我的名誉，我也得报我的父仇，这真使我感到痛苦。
唉！你卷入这场冲突此刻真叫我失望。
假如别的什么灾祸引起我父亲的丧亡，
我的灵魂或许就会凭借和你相逢的幸福
而得到它所能得到的惟一的安抚；
当你这么亲爱的手抹去我的眼泪，
我或许就会减轻痛苦并感到陶醉。
但既然失去了父亲，我就得叫你抵命；
对我爱情的这种克制来自我的令名；
这可怕的义务，它的吩咐缠得我厌烦到极点，
它迫使我千方百计地盘算着要叫你完蛋。
因为我毕竟不指望我对你的这份心
由于要惩罚你而沦为卑怯的柔情。
无论我们的爱情怎样促使我替你着想，
我的勇敢都应该和你的勇敢毫发不爽：
你仗着杀我父亲来显示你有爱我的资格；
我也得靠让你偿命来表明我配你毫无愧色。

唐·罗德里格

那么，名誉吩咐你干的事儿，你就别再拖延：
你的名誉要我的脑袋，我就丢了这脑袋由你去管；
请把它作为献给你这高尚的追求的祭品：
你这一击会和你的判决一样叫我高兴。
让我在犯罪以后等待拖拖拉拉的处置，
这就会害得你的荣誉和我的死刑一样姗姗来迟。
倘若死于这么漂亮的一击，我就死得再幸福也没有。

施梅娜

得了，我是你的对手，可不是你的刽子手。
你要是把你的脑袋交给我，难道我就收得下？
我不能不攻击它，可你却应该保卫它；
我只能从别人手里得到你的头颅，
我只能对你起诉，但不能将你惩处。

唐·罗德里格

无论我们的爱情怎样促使你替我考虑，
你的勇敢都应该和我的勇敢并驾齐驱；
借别人的手来替你的父亲报仇，
我的施梅娜，相信我吧，这就比我的勇敢稍逊一筹：
我只凭我的手，只凭我的力量报了仇，雪了恨，
你也该只靠你的手、你的力量负起报仇的责任。

施梅娜

多么残酷啊！为什么这一点你就抓住不放？
你报仇没请助手，你却偏要给我帮忙！
我会象你一样，我自有不同寻常的铁石心肠，
我的光荣可容不得你来分享。
我的父亲，我的名誉，都不肯把任何希望
寄托在你出于爱情或出于绝望的行动之上。

唐·罗德里格

你为了名誉竟不肯宽容！唉！无论我怎么请罪，
难道我终究都得不到你的这种慈悲？
你就以你先父的名义或者凭我俩的交情
惩罚我吧，怀着报复心，或至少出于怜悯。
死在你手里，比起在你的怨恨中生活，
你可怜的情人着实会少受些折磨。

施梅娜

你走吧，我不恨你。

唐·罗德里格

你该恨我。

施梅娜

我恨不起来。

唐·罗德里格

你就这么不怕外面的流言，不怕别人的责怪?
一旦人家知道我犯了罪而你对我的感情却一如既往，
嫉妒和欺骗什么鬼话不会去四处张扬!
你得堵住它们的嘴巴，我们别再谈下去，
你就结果了我来保全你的名誉。

施梅娜

给你留条活命，我的名誉会发出更大的光芒;
我巴不得那最卑劣的嫉妒的叫嚷
只因知道我既爱慕你又将你控告，
就既把我捧上天去又可怜我的烦恼。
你走吧，在我悲痛欲绝的时刻你就别再表示
这虽然叫我恋恋不舍但我却必须忘却的情意。
你就让这苍茫夜色遮住你的出发点;
人家要是看见你离开这里，我的名誉就要担风险。
倘若知道我曾容你留在我的深闺，
恶言中伤就得到它一心要找的机会:
你就别给诽谤提供攻击我的德行的口实。

唐·罗德里格

让我死吧!

施梅娜

你就走吧。

唐·罗德里格

你打的什么主意？

施梅娜

尽管这么热烈的柔情干扰了我的悲愤，

但我还是要尽一切可能替我的父亲报仇雪恨；

不过，虽然这么残酷的义务丝毫也不肯宽容，

我的心愿却是只求什么事儿都别成功。

唐·罗德里格

啊，神奇的爱情！

施梅娜

啊，极度的不幸！

唐·罗德里格

我们的父亲害得我们流了多少泪，伤了多少心！

施梅娜

罗德里格，这谁料得到？

唐·罗德里格

施梅娜，这谁说得定？

施梅娜

幸福离我们已经这么近，怎么一转眼就失去踪影？

唐·罗德里格

已经这么靠近海港，怎么和表面情况完全两样，

一场来得这么突然的风暴竟打破了我们的希望？

施梅娜

啊！致人死命的痛苦！

唐·罗德里格

啊！无济于事的懊恼！

施梅娜

你走吧，我再催你一声，我再不听你唠叨。

唐·罗德里格

别了；只要我得因你的起诉而偿命，

我就拖着我这条奄奄一息的命去受刑。

施梅娜

假如我见到你这种结局，我向你起誓：

我立刻就跟在你的后面离开人世。

别了；你走吧，别叫人看见你，你得特别小心。

艾尔薇拉

小姐，无论苍天给我们带来什么不幸……

施梅娜

你就别再打扰我，且容我暗自惆怅。

我真想趁这夜阑人静痛哭一场。

第 五 场

唐·狄埃格

我们永远尝不到完美的喜悦的滋味：

我们最幸运的成功总有悲哀相随；

在这种结局里总有些忧虑

扰乱我们纯真的欢愉。

我的心在幸福中就感受到这忧虑的打击：

我沉浸在欢乐中，但我又因惶恐而战栗。
我察觉到那欺侮过我的仇人已经完蛋；
但这替我报了仇的手我却一直没能看见。
我徒然地绞尽脑汁，白白地操心留神，
不顾自己的老态龙钟，我跑遍了全城：
我的风烛残年给我剩下的这点儿力量
毫无结果地耗尽在寻找这个胜利者的路上。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在这么昏沉的夜间，
我都想拥抱他，但我拥抱的只是一片黑暗；
我这因骗人的幻影而失望的父爱
于是变成了猜疑，更叫我怕得厉害。
我没有发现他逃跑的迹象；
我怕的是那死去的伯爵的仆从和朋党；
他们人多势众，真叫我提心吊胆，坐立不安。
罗德里格不是遭了毒手，就是在牢里苟延残喘。
公正的苍天啊！究竟是我依然凭外表认错了对象，
还是我终于看见了自己惟一的希望？
正是他，我可别再怀疑；我的心愿得到满足，
我的忧虑化为乌有，我的烦恼终于消除。

第　六　场

唐·狄埃格，唐·罗德里格

唐·狄埃格

罗德里格，老天爷到底让我见到了你！

唐·罗德里格

唉!

唐·狄埃格

你就别把叹息和在我的欢乐里;

让我喘口气再来把你称赞一番。

我的勇敢没有理由否认你的勇敢;

你出色地学了我英勇的榜样,你非凡的大无畏精神

让我家族的那些英雄在你的身上再生;

你真不愧是他们的后裔,不愧是我的儿子;

你初试霜刃就比得上我所有的剑击;

你因这严峻的考验而斗志昂扬的青春

出于崇高的热情保全了我的名声。

啊,我暮年的支柱,我幸福的顶峰,

你摸一摸我的白发吧,正是你给我争得了光荣;

来吧,来吻一吻我这面颊,认一认你的刚强

所洗雪的耻辱曾留下痕迹的地方。

唐·罗德里格

光荣本来就属于您;既然我是您的儿子,

全靠您操心才长大成人,我就不能稍有迟疑。

我总觉得无限幸福,我的灵魂深处因我的尝试

博得赋予我生命的亲人的欢心而狂喜;

但如果在您之后我大胆地让自己的要求得到满足,

您在快乐中可不要嫉妒。

您得容许我的绝望有爆发出来的自由;

您的赞语对我的绝望已经哄得相当长久,过于长久。

我并不懊悔我替您尽了义务;

但您得还我这一击从我手里夺去的幸福。
我的臂膀为了替您报仇举起剑来跟我的爱情对抗，
凭这光荣的一击害得我失去自己心爱的姑娘。
您什么也别再说了；为了您我的一切都已丧失净尽：
我已经问心无愧地报答了您对我的恩情。

唐·狄埃格

你就举起吧，高高地举起你这胜利的硕果：
我只给了你生命，你却让光荣重又属于我；
因为名誉对我比生命更重要，
现在我对你就更应该回报。
不过你得让你高尚的心摆脱这种软弱；
我们只把荣誉放在眼里，看得中的姑娘天底下多得多！
爱情仅仅是一种快乐，荣誉却是一种义务。

唐·罗德里格

啊！ 您都说了些什么？

唐·狄埃格

这你都该清楚。

唐·罗德里格

我被损害的荣誉正在我自己身上进行报复；
您却贸然劝我迎接这种交换的耻辱！
这耻辱并没有什么不同，它总是紧跟
那毫无胆量的军人和毫无信义的情人。
您对待我的忠诚可得公正；
您可得宽容我坚守自己的海誓山盟；
我这怎么也砸不断的锁链实在太坚固；
虽然我不再抱什么希望，但我的诺言依然将我约束；

我既抛不下又得不到施梅娜，
我寻求的死亡就是对我最好的惩罚。

唐·狄埃格

现在还不是你寻求死亡的时候：
你的君王和祖国正需要你大显身手。
那令人担忧的舰队已经闯到这条大河上，
正想突然袭击这座城市，掠夺这带地方。
摩尔人眼看就要进来，一小时后，涨潮和夜晚
就会无声无息地把他们引到我们的城关。
宫廷乱成一团，老百姓惊恐万分；
只听得一片喊声，只看见满目泪痕。
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候，我的幸运
让我在自己家里见到五百位友人，
他们听说我受了欺侮，出于同一种热情，
纷纷前来表示要替我打抱不平。
你比他们先走了一步；但他们敢作敢为的双手
会更加痛快地杀得那些非洲人鲜血直流。
走在他们的前头吧，这正是荣誉对你的要求；
这群勇士正希望你去做他们的领袖。
你这就去顶住那帮夙敌的攻击：
若肯献身，你就到那里去争得壮烈的一死，
既然机会到了你手里，你就千万别松手；
你就让你的国王因你的牺牲而得救；
不过你最好是满载着荣誉踏上归途。
别让你的光荣只限于洗雪一种耻辱，
你得让你的光荣走得更远，你得凭你的勇敢

逼得你的国王宽大为怀，逼得施梅娜哑口无言；
你如果爱她，就记住要打了胜仗回家，
这是你重新赢得她的心的惟一办法。
但光阴太宝贵了，可别只顾谈话而耽误了时间；
我就跟你说到这儿，我希望你这就奔向前线。
来，跟我走，你这就去战斗，去告诉你的国王：
他因伯爵而蒙受的损失就要因你而得到补偿。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施梅娜，艾尔薇拉

施梅娜

难道这不是一种谣传？你可清楚，艾尔薇拉？

艾尔薇拉

你恐怕永远也想不到大伙儿会怎么赞美他，
怎么异口同声地把这位青春年少的英豪
那些辉煌的功绩抬得天一般高。
摩尔人在他面前出场只感到羞愧；
他们的进攻十分仓促，他们的溃逃更加狼狈；
三小时的战斗给我们的战士
带来两个沦为俘虏的国王和一场彻底的胜利。
这领队的英勇竟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施梅娜

所有这些奇迹难道都是罗德里格亲手创造出来？

艾尔薇拉

这两个国王就是他那高尚的努力的代价；
他亲手将他们击败，他亲手将他们捉拿。

施梅娜

你从谁那儿打听到这些离奇的新闻？

艾尔薇拉

从老百姓那儿，他们正到处颂扬他的功勋，
把他说成他们欢乐的源泉和创造人，
他们的救星，他们的守护神。

施梅娜

王上可是凭什么眼光发现他这非凡的勇敢？

艾尔薇拉

罗德里格还没敢在陛下眼前露面；
倒是狂喜的唐·狄埃格替这胜利者把那两个戴锁链
又戴王冠的俘虏领到王上跟前，
并恳求这位宽宏大量的君主
开恩接见他这个拯救了国家的人物。

施梅娜

他就没有受伤？

艾尔薇拉

我倒没听说他挂了什么彩。
你脸都变色了！你可得清醒过来。

施梅娜

我也得再度激起我这减弱了的怒气：
难道一想起他我就得忘记我自己？
人家夸奖他，赞扬他，我心里居然毫无异议！
我的荣誉竟一言不发，我的责任竟无能为力！
平静下来吧，让我的愤怒行动起来吧，我的爱情：
虽然他打败了两个国王，但他却杀了我的父亲；

这些让我看出我的不幸的可怜的衣服
竟成了他的英勇最初的产物;
无论外面人家怎么谈论他这么高尚的心,
这里的每件遗物都在向我控诉他的罪行。
啊,面罩,黑纱,丧服,寄托哀思的装饰,
他第一次胜利就逼得我办的隆重的丧事,
你们给我的怨恨带来了力量,
你们可得努力支持我的荣誉同我的爱情对抗;
一旦我的爱情抓到过多的权能,
你们就得向我的理智提起我可怜的责任,
你们就得毫无顾忌地给那占上风的手以打击。

艾尔薇拉

你可得克制这腔怒气,公主已来到这里。

第 二 场

公主,施梅娜,莱奥诺尔,艾尔薇拉

公主

我到这里不是来减轻你的痛苦;
确切地说,我是来让我的叹息陪伴你的泪珠。

施梅娜

你倒不如分享这共同的狂喜,
品尝这苍天赐给你的甜蜜,
公主啊,除了我,谁也没有权利长吁短叹。
罗德里格已经让我们摆脱了的那种祸患,

他带领的队伍使你的国家得救，
如今只容我一个人泪水难收：
他救了全城的百姓，他帮了王上的忙；
他那无所畏惧的臂膀偏偏只叫我悲伤。

公主

我的施梅娜，他可真是创造了奇迹。

施梅娜

这令人烦恼的消息已经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听见人们到处都在高声议论
他既是个勇敢的军人，又是个倒霉的情人。

公主

这深得人心的谈论有什么值得你烦恼？
人们交口称誉的这年轻的玛斯往常总叫你眉开眼笑；
他一直赢得你的心，他一直对你惟命是从；
夸奖他的英勇，就是给你的选择带来光荣。

施梅娜

人人都能公正地赞扬他的英勇，
可是称赞他对我却是一种新的苦痛。
大家把他抬举得这么高，这就害得我格外伤心：
一看到他赢得的荣誉，我就想起我失去的父亲。
啊！怀春的姑娘心里这叫人断肠的悲伤！
他的功劳我知道得越多，我的情火就燃烧得越旺：
但我的责任毕竟最有力量，
会不顾我爱情的阻挡，去将他追究，叫他灭亡。

公主

昨天这责任曾让你受到高度的赞赏；

你作出的努力显得那么高尚，
那么无愧于一颗高贵的心，引得宫廷
人人都佩服你的勇气，人人都惋惜你的爱情。
不过我这出于忠诚的友谊的劝告你可听得进？

施梅娜

不听你的话说不定就会害得我犯下罪行。

公主

这责任昨天合理，今天就不再公道。
罗德里格现在就是我们惟一的依靠，
就是这崇拜他的民族的希望和爱慕，
就是卡斯蒂利亚的支柱，就是摩尔人的恐怖。
只有在他身上，你的父亲才获得再生，
这句实话就连王上也都首肯；
倘若你要我末了用两句话来表明我的思想，
我就说：逼他抵命，你就会害得国家遭殃。
怎么？难道替父亲报仇
就可以让自己的祖国沦于敌手？
和我们背道而驰，难道你这追究还合情合理？
难道这个罪我们也有份，都得受到处治？
这倒不是说你无论如何只能
和你先父迫使你控告的这个冤家结婚；
我似乎自己就希望引起你的嫉妒：
你就让他失去你的爱，但你得替我们给他留条活路。

施梅娜

啊！我可没有这么多仁慈；
这激怒了我的责任可不受什么限制。

虽然我的爱情对他这个胜利者不能忘怀，
虽然这民族将他崇拜，虽然王上将他抚爱，
虽然最英勇的战士都在他的周围，
但我还是得拿我的翠柏去压倒他的月桂。

公主

当我们的责任攻击他这么宝贵的脑袋
来替一位父亲报仇，这诚然激昂慷慨；
可是当他连为国捐躯都不在话下，
那就因达到格外难能可贵的境界而显得更加伟大。
不，相信我吧，扑灭你的爱情，这就已够他难受：
倘若从你的心里把他抹杀，对他的惩罚就未免过头。
那就让国家利益迫使你服从这项君命：
你究竟相信王上会答应你什么申请？

施梅娜

他会拒绝我，但我总不能沉默不语。

公主

我的施梅娜，对你想做的事，你可得深思熟虑。
别了：你一个人或许能从容考虑这个问题。

施梅娜

面对父亲的亡灵，我实在没有选择的余地。

第 三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唐·阿里亚斯，
唐·罗德里格，唐·桑西

唐·费尔南

啊，你这勇敢的后来人，你出身的这个名门望族
历来是卡斯蒂利亚的光荣和支柱，
啊，你这无数因骁勇而闻名的祖先的后裔，
你初露锋芒就和他们不分高低，
我的力量太小了，实在不足以给你奖励；
要表彰你的丰功伟绩，我简直无能为力。
国家摆脱了这样的劲敌而化险为夷，
我的权杖靠你的帮助又牢牢地掌握在我的手里，
摩尔人在我面对那一片惊恐不安
还没来得及下令击退敌军便已狼狈逃窜，
你这些功劳真害得你的国王
没有办法也没有希望还清欠你的这笔帐。
不过你俘虏的两个国王倒可以算是你得到的酬报：
他俩都当着我的面给了你"熙德"这个称号。
既然"熙德"在他们的语言里如同君王，
对你这崇高的荣誉称号我就不必向往。
往后你就叫"熙德"吧；让谁都向这威名让步；
让这威名使格拉纳达和托莱多① 充满恐怖，
让这威名向一切在我的治理下生活的人

① 托莱多，西班牙古城，卡斯蒂利亚历代国都。

显示你对我的价值，表明我对你的责任。

唐·罗德里格

陛下，您就别叫我害臊。
您过奖了，我出的力这么微不足道，
真羞得我在您这高贵的国王面前禁不住脸红，
我实在当不起您恩赐给我的光荣。
我深知：只要我的热血还在沸腾，只要我一息尚存，
我就得为您王国的利益而献身；
为了这崇高的目的纵然洒尽热血，停止呼吸，
我也不过是尽了一个臣下的义务而已。

唐·费尔南

在这义务的驱使下为我效力的臣民
不是人人都能象你这样奋不顾身地完成使命；
大无畏精神没到余勇可贾的时候，
那种胆量作不出你这么非凡的成就。
你就容我称赞你吧，请把这场胜利的真实经过
从头至尾再详细地给我说一说。

唐·罗德里格

陛下，您已经听说，在引得那么严重的惊恐
笼罩全城的那迫在眉睫的危险中，
聚集在我父亲那儿的一群友人
鼓舞了我依然六神无主的灵魂……
不过，假如我竟敢不经您授权就使用您的权力，
陛下，您可得宽恕我的冒失：
国难当头；他们的队伍正准备去作战；
我于是走进庭院，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

假如我得抛弃这头颅，替您去冲锋陷阵
而流血牺牲，对我总显得格外相称。

唐·费尔南

我体谅你报仇雪耻的热情；
你捍卫的祖国正替你辩护，向我吁请：
你得相信，施梅娜往后再怎么说也没有用处，
我只不过为了安慰她才去听听她的控诉。
你再说下去。

唐·罗德里格

在我的带领下这支队伍于是向前挺进，
雄赳赳，气昂昂，脸上显示出一种自信。
我们出征时才五百人；但加上迅速赶来的援军，
抵达港口时我们已经发展到三千人，
一看见我们前进时的那种飒爽英姿，
就连最惊心掉胆的人也会重新鼓起勇气！
一到那儿，我就把三分之二的兵力
藏在当时发现的一些战船的舱底；
那人数随时都在增加的余下的人
就埋伏在我的周围，等得心急如焚，
扑在地上，没发出一点儿声响，
熬过那么紧张的一夜的好一段时光。
按我的指挥哨兵队伍也一样潜藏，
全都隐蔽起来，给我的计谋帮忙；
我大胆地假装接到了陛下的命令，
并当即传达要大家执行。
那来自繁星的闪闪烁烁的微明

终于随着涨潮让我们看出三十面帆影；
潮水不断地上涨，摩尔人和大海
一个劲儿地直向港口冲来。
我们放他们进来；整个世界对他们都显得平静；
海港上没有岗哨，城墙上也没有卫兵。
我们的寂静无声麻醉了他们的精神，
他们得意忘形，以为已经突然袭击了我们；
他们毫无顾忌地靠了岸，抛了锚，下了船，
连奔带跑地投入等待着他们的包围圈。
这时我们一跃而起，所有的人
同时发出一片响彻云霄的吼声。
一听见这吼声，我们的伙伴就从战船上传来回响；
他们好象全副武装，摩尔人顿时晕头转向，
才登陆了一半，就吓得心惊胆战；
还没交手，就感到已经完蛋。
他们本是跑来抢劫的，谁料却遇到了打仗；
我们在海上向他们猛攻，在陆上抓住他们不放，
我们杀得他们血流成河，血流如注，
谁也来不及抵抗，谁也来不及赶回自己的队伍。
但不久，不顾我们的阻击，他们的头目收拾起残部，
他们于是重打起精神，忘记了恐怖：
那种没交战就先送命的羞耻
煞住了他们的混乱，鼓起了他们的士气。
他们稳住阵脚，向我们抽出大弯刀；
双方的鲜血流在一起，真叫人心惊肉跳。
田野，河流，他们的船队，我们的海港，

全都成了任死神高唱凯歌的屠场。
啊，多少英雄事迹，多少可歌可泣的战功
被埋没在苍茫夜色中，没有得到光荣！
只有每个战士才是自己所给予的沉重打击的见证，
黑暗里，谁也闹不清究竟在什么地方征服了命运！
我到处去给我们的伙伴打气，
吩咐一些人勇往直前，叮嘱另一些人坚持到底，
让拥上前来的战士排成队伍，送他们走向战场，
直到黎明我还没发觉已经天亮。
但曙光毕竟照出了我们的优势；
摩尔人看出自己的败局，胆量顿然消失：
一望见前来支援我们的队伍，
那挣扎的狂热就屈服于死亡的恐怖。
他们爬上自己的战船，砍断拴船的缆绳，
发出一阵直冲云霄的可怕的喊声，
他们乱哄哄地仓皇溃退，竟顾不到
自己的两个国王能不能和他们一起逃跑。
他们恐惧万分，连这本分都被抛在脑后；
涨潮把他们带来，落潮又把他们带走；
当这两个国王在我们的包围中陷入绝境，
他们那几个全给我们连捅了几刀的士兵
放胆地抢上前来保驾，只落得回了老家。
我亲自劝他们投降，可都是白搭：
他们手拿大弯刀，全不睬我的好言相劝；
但看到他们所有的士兵都倒在自己跟前，
只剩下他们两人在徒劳地抵抗，

于是他们问谁是长官；我应了上去，他们表示投降。
我于是给您同时送上他们这两个俘虏；
没有人再打下去，战斗也就结束。
我就是这样替您效劳……

第　四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唐·罗德里格，
唐·阿里亚斯，唐·阿隆斯，唐·桑西

唐·阿隆斯

陛下，施梅娜就要来请求您主持公道。

唐·费尔南

啊，这令人遗憾的消息，这叫人心烦的义务！
（向唐·罗德里格）
你躲一躲吧，我不希望勉强她和你会晤。
为了表示衷心感谢，我得催你回避：
但走之前，你可得上来，让你的国王吻一吻你。
（唐·罗德里格下）

唐·狄埃格

施梅娜缠着他，怕是要搭救他。

唐·费尔南

听人告诉我她爱他，我这就来考验考验她。
你可得显出更忧郁的眼神。

第　五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唐·阿里亚斯，
唐·桑西，唐·阿隆斯，施梅娜，艾尔薇拉

唐·费尔南

你终于如愿以偿，
施梅娜，这结局到底没辜负你的希望：
罗德里格虽然对我们的敌人占了优势，
但他因受到的种种打击已在我们的眼前谢世；
你可得感谢这替你向他报了仇的苍天。
(向唐·狄埃格)
你看她的脸色已经变得多么惨淡。

唐·狄埃格

您看她竟发愣了，在她这目瞪口呆中，
陛下，您可得赞叹理想的爱情的作用。
她的痛苦泄露了她内心的秘密，
再也不容您怀疑她的情意。

施梅娜

怎么！罗德里格就这么没了？

唐·费尔南

不，不，他见到了光明，
而且对你依然保持着坚定不移的爱情：
你可得克制住你这因他而引起的悲哀。

施梅娜

陛下，我是高兴得发了愣，就象是伤心得发了呆：

大喜过望往往会害得我们情不自禁;
这种快乐一攫住心灵,就压倒理性。

唐·费尔南

你难道要我们象你一样相信这不可能的事?
施梅娜,你的痛苦实在表现得无可置疑。

施梅娜

好吧! 陛下,我就由您给我的不幸再加上这灾祸,
我就听凭您把我的发愣说成是我痛苦的结果:
合情合理的悲伤害得我到了这个地步;
他一死就让他的头颅避开了我的起诉;
倘若他死于为国家利益而受到的种种打击,
我的父仇就报不成,我的打算就得放弃:
他这么好的结局对我未免太不公正。
我要他抵命,并不要他光荣牺牲,
不要他赢得这把他抬举得这么高的齐声喝彩,
不要他安息于荣誉的灵床,而要他倒向断头台;
我要他替我父亲偿命,并不要他为国捐躯;
我要他的名字沾上污迹,我要他身后丧失荣誉。
为祖国而献身可算不上什么悲惨的命运;
这意味着借壮烈的牺牲让自己获得永生。
因此我喜欢他的胜利,而且不受罪就称心如意;
他的胜利让国家转危为安,又给我带来祭礼,
这祭礼正是所有军人中又高贵又出名、
头上戴着桂冠而不戴花冠的司令;
且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从他这胜利中看出的意义:
拿他的尸体给我父亲的亡灵做祭礼,还有点价值……

唉！我被夺去的是怎样的希望！
罗德里格从此对我什么也不用放在心上；
我向来不屑一顾的眼泪又能拿他怎么样？
您整个的王国就是他通行无阻的地方；
在这里，有您这么个后台，他什么都干得出来；
就象战胜了那些敌人一样，他已经让我失败，
奄奄一息的正义从他们的血泊中
给这胜利者的罪行带来一种新的成功；
我们正装点他这凯旋的盛典，对法律的蔑视
正驱使我们夹在那两个国王中间随着他的柩车转移。

唐·费尔南

我的孩子，你这一腔怒气未免太咄咄逼人。
要给人公正的评论，就得对他的功过通盘权衡：
他杀了你父亲，他害得你蒙受了羞耻；
但同样的公正却吩咐我表现出仁慈。
在抱怨我对这公案所流露的感情之前，
你要问问你的心：罗德里格可正主宰着你的心坎。
你这秘而不宣的爱情得感谢你的国王，
他的一番好意为你保留了这样一位情郎。

施梅娜

为我！居然留下这叫我发火的东西！我这死对头！
这给我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杀死我父亲的凶手！
您竟这么不重视我这合情合理的起诉，
您居然以为不听我的控告就是给我好处！
既然您不肯替我的眼泪主持正义，
陛下，那您就答应让我诉诸武力；

他只知道靠武力来将我欺负，
我就只得也靠武力来进行报复。
我向您所有的骑士索取他的脑袋；
我说下了，谁给我送来这脑袋，谁就是我的主宰；
您就让他们和他较量吧，陛下；决斗一结束，
只要罗德里格受到惩处，那胜利者就是我的丈夫。
请容我借您的权威向大伙儿透露这个意思。

唐·费尔南

遗留在这一带地方的这种陈规陋习，
在惩罚一种不公正的侵犯的幌子下，
往往削弱那些最优秀的战士的国家；
这种恶习流弊的可悲的后患
常常是害死无辜，保住罪犯。
我不能让罗德里格去冒险；他对我实在太宝贵，
我不能给他遭受反复无常的命运的打击的机会；
不管这么高尚的心会犯下什么罪行，
那些仓皇逃命的摩尔人已经让这种罪行失去踪影。

唐·狄埃格

怎么！ 陛下，就为他一个人您居然破除
这整个宫廷看着遵守了这么多回的制度！
假如他仗着您的庇护苟且偷生，
并以爱惜自己的性命为借口在所有重视荣誉的人
都只求死得光彩的时候竟不肯露一露面，
嫉妒会怎么说，您的臣民又会怎么看？
这样的恩典恐怕会大大地损害他荣誉的光辉：
最好还是让他毫无愧色地尝尝自己胜利果实的滋味。

伯爵有的是胆量，他都能凭勇气把伯爵惩办：
他既然象个勇士这么做了，他就得始终这么干。

唐·费尔南

既然你偏要这么干，我就答应让他做做看：
不过一个战士败下阵去，无数战士就会上来替换，
施梅娜对胜利者所许诺的价值
恐怕会促使我所有的骑士成为他的情敌：
叫他一个人和大伙儿较量似乎太不合理；
让他斗上一个回合也就差不离。
施梅娜，你就好好儿挑吧，挑个你中意的替手；
不过，在这场决斗之后你可别再提什么要求。

唐·狄埃格

请别拿这些话给那震惊于他的威力的人们做借口；
您就打开决斗场的大门，让谁都可以往里走。
面对罗德里格如今所显示的勇敢，
还会有什么十足狂妄的胆量再敢来向他挑战？
谁还会冒险来和这样的敌手对垒？
谁还会来充好汉，或者干脆说，做这个冒失鬼？

唐·桑西

您就打开决斗场的大门吧：来较量的人就在您眼前；
我就是这个冒失鬼，或者不如说，我就是这条好汉。
对我这按捺不住的渴望，请赐予这种恩典。
小姐，你可不要忘了你许下怎样的诺言。

唐·费尔南

施梅娜，你就让他做你的替手怎么样？

施梅娜

陛下，我答应这要求。

唐·费尔南

你们就准备明天较量。

唐·狄埃格

不，陛下，不必再等到明天交锋：

人有余勇，就总有成竹在胸。

唐·费尔南

刚下战场，难道马上就又去见高低！

唐·狄埃格

向您禀报战斗经过时，罗德里格已经缓过气。

唐·费尔南

我希望他至少得到一两个小时的休息；

不过我生怕这样的决斗开出先例，

为了向大家表示我是不得已才同意

我从来就不喜欢的这种流血的方式，

我和我的左右都不到场观看。

（向唐·阿里亚斯）

哪个决斗者勇敢，你就一人评判。

你得留心让双方都表现出正人君子的气派，

决斗一结束，你就把胜利者给我带来。

不管谁赢，他的辛劳都换得同样的代价；

我要亲手把他交给施梅娜，

让他得到她的信义作为报偿。

施梅娜

怎么！陛下，您竟把这么严酷的命令强加在我头上！

唐·费尔南

你抱怨我的吩咐；但你的爱情却不必理会你的怨尤，
只要罗德里格赢了，就可以无拘无束地将他接受。
对这么巧妙的决定，你就别再嘀咕；
两个决斗者不管谁赢了，我都让他做你的丈夫。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唐·罗德里格，施梅娜

施梅娜

怎么！罗德里格，大白天里！你哪儿来的这种勇气？
你走吧，你会毁了我的名誉；你回去吧，我求求你。

唐·罗德里格

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到这里来，小姐，
趁那致命的打击还没降临，向你作最后的告别：
这促使我听命于你的坚定不移的爱情
在我向你表示敬意之前不敢答应让我毕命。

施梅娜

你居然就要与世长辞了！

唐·罗德里格

我正向那让我这一生
听任你怨恨的幸福的时刻飞奔。

施梅娜

你居然就要没命了！难道唐·桑西就这么可怖，
连你这不屈不挠的心都望而却步？

谁让你变得这么软弱？又是谁使他显得这么有力？
罗德里格就要决斗了，竟然感到自己已经奄奄一息！
你这不怕我父亲也不怕摩尔人的勇士
眼看就要和唐·桑西决斗，竟然已经灰心丧气！
难道你的勇气就这样消失于紧要关头？

唐·罗德里格

我这是去接受死刑，可不是去参加决斗；
当你一心要我抵命的时候，
我忠诚的爱情自然会打消我保命的念头。
我始终抱着同一片心肠；不过要我
保住你讨厌的这条命，我可没有这种气魄；
假如我只是为我一己私利去决一胜负，
昨天晚上我恐怕就已经一命呜呼；
但我保卫的是我的国王、他的臣民和我的祖国，
不保住自己的性命我就会害得他们蒙难遭祸。
我的勇敢精神并不这么痛恨人生，
竟肯让背信弃义去葬送自己身后的名声。
既然决斗只和我自己的利益相关，
你要我抵命，我就听从你的裁判。
你的怨恨选出你的替手，
(我实在不配让你亲手来砍我的头)：
你不会看到我抗拒他的打击；
对于为你而战的人，我得表示更高的敬意，
一想到他的打击为你而来，我就其乐无穷，
既然他的利剑所维护的正是你的光荣，
我就把我的肚子向他袒露

来表示我对你这借他人之手让我偿命的纤手的爱慕。

施梅娜

假如我这因可怜的义务而引起的正当冲动
竟驱使我违心地折磨你的英勇，
还向你的爱情下达一道这么严酷的命令，
害得你面对为我而战的人不再保卫你的生命，
你可不要由于这种盲目而忘记
这和你的荣誉就象和你的生命一样大有关系，
不管罗德里格生前享有怎样的光荣，
一听说他白送了命，人家就会以为他甘居下风，
你的荣誉比起我来对你自有更高的价值，
既然这荣誉让你的双手沾满我父亲的血迹，
又让你不顾你爱情的阻挡，
放弃把我夺到你手里这最美好的希望：
现在我却发现你撇下荣誉说出这么没出息的怪话，
你居然想不还手就输给人家。
是什么变化无常的脾气吞没了你的勇敢？
为什么你此刻畏首畏尾，往常却浑身是胆？
怎么！ 难道只为了欺负我你才拿出胆量？
一旦不用冒犯我，难道你就变得窝囊？
难道你对待我的父亲这么不讲情面，
一撂倒了他，你就甘心败在别人跟前？
你走吧，别再转死的念头，你就让我把你纠缠，
即使你不想再活下去，自己的名誉你也得保全。

唐·罗德里格

伯爵已经下世，摩尔人的阴谋已经落空，

我的荣誉难道还要发挥别的作用?
它会不屑为保卫我而操心;
我知道:我的勇气敢于做任何事情,
我的英勇能夺取一切胜利,在我荣誉的周围,
天底下没有什么对我更显得宝贵。
不,不,在这场决斗中,不管你怀着怎样的心愿,
罗德里格都只能拼一个死,决不拿他的荣誉去冒险,
决不让别人放肆地指责他缺乏胆量,
决不让别人说他窝囊,决不甘心做别人手下的败将。
别人只会说:“他一直爱着施梅娜;
他本来不想活下去和她结冤家;
后来他自己屈从于那迫使他的情人
要他抵命的冷若冰霜的命运;
她要他的脑袋;如果拒绝她的要求,
他那高尚的心就会感到犯下一种罪行。
为了替名誉雪耻,他失去了爱情;
为了让情人报仇,他抛弃了生命,
因为(他放不下他驯服的灵魂怀有的某种希望),
比起施梅娜他更爱荣誉,为了施梅娜他宁可灭亡。”
因此从这场决斗中你会看到我投入死神的怀抱,
我的荣誉非但不暗淡下去,反而显得更加崇高;
一旦我自取灭亡,这光荣就会循踪而至,
因为除了我,谁也不能让你满意。

施梅娜

既然你的生命和荣誉都没有什么力量
来阻挡你匆匆忙忙地走向死亡,

只要我始终爱你，亲爱的罗德里格，作为报偿，
为了从唐·桑西手里夺下我，如今你可一定得抵抗；
为了从那让我落到我讨厌的家伙手里的境地中
把我解救出来，你可一定得猛打猛攻。
我还得往下说吗？走吧，去想一想你怎么决一死战，
好让我的义务无可奈何，好让我哑口无言；
假如你感到你的心对我依然一往情深，
在这场以施梅娜为代价的决斗中你就一定得获胜。
别了：这句脱口而出的话真叫我羞得脸红。

（下）

唐·罗德里格

此刻还有什么对手我不能叫他甘拜下风？
你们都出来吧，纳瓦拉人，摩尔人，卡斯蒂利亚人，
西班牙所哺育的四方的勇士们；
你们联合在一起吧，组成一支大军
来和这充满活力的一只手进行斗争：
你们就集中你们的一切力量来抗拒这么美好的希望；
但要扑灭我这希望，这实在是你们力不从心的妄想。

第 二 场

公　主

我这出身的尊贵啊，你竟害得我的爱情沦为罪行，
　　难道我还得对你惟命是从？
爱情啊，你温柔的力量竟驱使我的憧憬

反抗这高傲的国君，难道我还得听你提弄？
　　可怜的公主啊，在这二者之中
　　你究竟该服从谁的命令？
罗德里格啊，你的英勇让你够得上做我的丈夫；
不过，虽然你浑身是胆，可惜你不是王储。

冷酷无情的命运啊，你的严厉竟拆散
　　我的荣誉和我的想望，
难道说，看中这么非凡的勇敢
就得让我的爱情体验这么深沉的忧伤？
　　天啊！我的柔肠
　　得准备多少长吁短叹，
假如面临这么长久的痛苦，我的心
既容纳不了情人，又扑灭不了爱情？

但我也太优柔寡断，我的理智简直感到愕然：
　　连这么高尚的选择都给撇在一旁；
罗德里格啊，虽然出身害得我只能属于兰宫桂殿，
但在你的支配下我一定会体面地欢度时光。
　　你已经活捉了两个国王，
　　难道你还会缺少王冠？
你刚刚赢得的"熙德"这崇高的声誉
难道还引不起你该统治的人们的深思熟虑？

他配得上我，但他已属于施梅娜；
　　我送出去的礼物反倒害了我。

连一位父亲的去世都这么难使他俩成为冤家，
偿命的义务只是勉强地将他折磨：
　　那就别再指望他的罪过
　　或我的痛苦会让什么果实落下，
既然命运为了惩罚我居然容许
爱情甚至在一对仇人中间继续下去。

第　三　场

公主，莱奥诺尔

公主

　　莱奥诺尔，你上哪儿去了？

莱奥诺尔

　　　　　　　　　　公主，我去替你欢迎
　　你这心灵终于重又获得的安宁。

公主

　　这安宁会从什么地方来代替我极度的忧伤？

莱奥诺尔

　　假如爱情因希望而存在，随希望而消亡，
　　罗德里格就再也不能诱惑你的热忱。
　　你已经听说施梅娜促使他参加的这场斗争：
　　既然他不是得斗死，就是得做她的丈夫，
　　你的希望也就破灭，你的心病也就消除。

公主

　　啊！这压根儿办不到！

莱奥诺尔

你还能怎么想?

公主

倒不如问问你看来还能替我保住什么希望?
倘若罗德里格要在这种情况下动手,
我可有太多的办法去打断这场决斗。
爱情这把我折磨得好苦的温柔的罪魁祸首
教情人的心酝酿出太多的计谋。

莱奥诺尔

连死去的父亲都没能引起他们精神上的分离,
难道你还想得出什么主意?
因为施梅娜已经拿自己的行动
清楚地表明:怨恨眼下不会使她提起诉讼。
她争取到一场决斗,她刚刚接受
那首先自告奋勇上来请战的人做她的替手:
她没有向那些因功绩卓著
而威名远扬的勇士求助;
她有唐·桑西就够了,她选中他自有道理,
因为他这还是头一回拿起武器;
她看上他在这场决斗中没有什么经验;
她毫无疑虑,就象他毫无名望一般;
她的机灵该叫你一眼就看出
她在寻求一场决斗来摆脱自己的义务,
让她的罗德里格轻而易举地把对手打败,
最后让她自己心安理得地平静下来。

公主

这我早就看出来了，不过我心头
总想抢在施梅娜前面把这胜利者追到手。
我这不幸的情人到底该拿定什么主意？

莱奥诺尔

你该好好儿想一想你生在什么人的家里；
苍天让你嫁给一位国王，你却爱上一个臣下！

公主

我爱慕的对象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爱的罗德里格再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贵族；
不，我的爱情对他再也不这么称呼；
假如我要爱，我就爱这立下无数辉煌战功的大丈夫，
爱这骁勇的“熙德”，爱这逮住两个国王的英雄人物。
但我得克制自己，倒不是怕什么责怪，
而是为了不打断这么美好的情爱；
你就是给他戴上王冠来给我照顾，
我也不肯收回我已经让出去的幸福。
既然在这样一场决斗中他的胜利已经毫无疑问，
那我就再一次让施梅娜获得幸运。
你呀，你既看见这些箭刺得我痛断肝肠，
你就来看看我怎样象开始一样收场。

第　四　场

施梅娜，艾尔薇拉

施梅娜

艾尔薇拉，我多么痛苦！ 我又多么可怜！
我不知该怎么办；我发现一切都叫我提心吊胆；
我想不出有什么主意我敢赞成；
我没有什么愿望不立刻引起悔恨。
我让两个情敌为我拿起了武器：
就是最美满的结局也只会使我哭泣；
无论命运替我作出怎样的决定，
不是我的父亲报不了仇，就是我的情人失去生命。

艾尔薇拉

从两方面看来，我想你都会如释重负：
你不是获得罗德里格，就是洗雪了耻辱；
无论命运会怎样决定你的前途，
它都会保全你的名誉，给你配个丈夫。

施梅娜

什么！ 不是我怨恨的对象，就是我满腔怒火的根源！
不是杀罗德里格的凶手，就是杀我父亲的凶犯！
命运从双方的任何一方只给我配个浑身
都沾满我最亲爱的人的血迹的夫君；
我的灵魂反抗着双方的任何一方：
我比死更害怕我诉讼的下场。
去吧，复仇心，爱情，你们搅得我心乱如麻，
你们对我并不仁慈，却要我付出这个代价；
啊，你这将我凌辱的命运的强大的动力，
你就结束这场决斗吧，但千万别带来任何胜利，
两个人谁也别让他赢，谁也别让他输。

艾尔薇拉

这样对待你似乎过于严酷。
这场决斗对你的灵魂实在是一种新的煎熬，
假如它害得你不得不请求公道，
不得不始终表现出这高傲的怨恨，
一直穷追不舍，非要你的情人抵命不成。
小姐，最好还是让他那非凡的勇敢
给他的头上戴上桂冠，逼得你哑口无言；
让决斗的规则压低你的长吁短叹，
让王上迫使你遵从你的心愿。

施梅娜

一旦他赢了，难道你以为我就会依了他？
我的责任实在太重，我的损失实在太大；
决斗的规则，王上的好心，
都够不上对它们发号施令。
他可以毫不费力地让唐·桑西甘拜下风，
但决不会轻而易举地征服施梅娜的光荣；
无论王上答应为他的胜利付出怎样的报酬，
我的荣誉都会给他带来无数别的对手。

艾尔薇拉

你得提防连苍天到末了都不让人家来替你出气，
看见你这出奇的傲慢也要来惩罚你。
怎么！ 你眼下可以体面地沉默不言，
难道你还想把这好运抛在一边？
你这责任究竟要干什么？它到底指望发生什么事情？
难道你的情人一死就会还你一个父亲？
难道一次不幸的打击你还嫌太少？

难道非要损失加上损失，苦恼连着苦恼？
算了吧，你的脾气再这样反复无常，
你就配不上你这命里注定的情郎；
我们就会看到苍天公正地发怒，
因他抵了命而留下唐·桑西做你的丈夫。

施梅娜

艾尔薇拉，我已经受够了痛苦的熬煎，
你就别拿这不祥的预言来加重我的苦难。
假如我办得到的话，我但愿避开决斗的双方；
否则，在这决斗中罗德里格就是我所有的希望：
并不是一种狂热催我去倒在他的怀里；
而是因为倘若他输了，我恐怕就得嫁给唐·桑西。
这种担心引起我的憧憬……
我这苦恼人会怎样收场？艾尔薇拉，且听天由命。

第 五 场

唐·桑西，施梅娜，艾尔薇拉

唐·桑西

我不得不将这把剑带到你跟前……

施梅娜

怎么！罗德里格的血又沾满这把剑？
啊，你这伪君子，难道夺去了我最心爱的侣伴，
你果真还有胆量在我的眼前露面？
爆发吧，我的爱情，你再也不要有什么顾忌：

我的父亲已经如愿以偿，你就别再强制你自己；
这同一个打击已经让我的荣誉有了保障，
让我的灵魂感到绝望，让我的爱情获得解放。

唐·桑西

这是一个更稳重的人的……

施梅娜

你还要开口，

你这杀害我爱慕的英雄的万恶的凶手！
去吧，你竟阴险地害了他；这么无畏的勇士
绝对不会被你这种对手打倒在地。
你对我别抱什么希望，你并没有帮我做什么事情！
你以为替我报了仇，可你却夺去了我的生命。

唐·桑西

啊，真叫人摸不着头脑，全不听我说下去……

施梅娜

他死在你手里，难道你居然还要我听你吹嘘，
要我从容地听你用咄咄逼人的语言
描述他的不幸、我的罪孽和你的大胆？

第 六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唐·阿里亚斯，
唐·桑西，唐·阿隆斯，施梅娜，艾尔薇拉

施梅娜

陛下，如今再也用不着对您掩饰

我这竭尽全力都没瞒得过您的心事。
我爱他，这您清楚；可是为了替我父亲洗雪耻辱，
我的确曾想摈弃他这么一颗珍贵的头颅：
陛下，您早已亲眼看出
我曾经怎么让我的爱情屈从于义务。
罗德里格终于倒下了，他一死去
就把我从他的死敌变成悲痛欲绝的情侣。
当初我不得不替赋予我生命的人报这个仇，
如今我又禁不住为我的爱情让这泪水长流。
唐·桑西替我决斗却毁了我，
我竟要报答他这毁了我的胳膊！
陛下，假如怜悯能让王上动心，
我就恳求您撤销这么一条严酷的命令；
作为对这场害得我失去爱情的胜利的报酬，
我把我的财产给他；但愿他给我自由：
让我到神圣的隐修院去，只要一息尚存，
就不断地哀悼我的父亲和情人。

唐·狄埃格

她终于表露了真情，陛下，她不再认为
她亲口承认这正当的爱情有什么罪。

唐·费尔南

施梅娜，结束这误会吧，你的情人并没有水低山高，
唐·桑西败下了阵，却给你作了个假报告。

唐·桑西

陛下，有点过分的激动害得她不听我分辩而出了错：
我刚才去就是要给她说一说决斗的结果。

这英勇的斗士一解除我的武装
就叮嘱我:"什么也别怕",他欣喜若狂,
"我宁可让这场胜利不怎么清楚,
也不肯让你替施梅娜冒险而血流如注;
不过既然我的义务吩咐我去到王上身旁,
就烦你替我去给她谈一下我们决斗的情况,
顺便代表胜利者把你的这把剑给她捎上。"
陛下,我找过她了:可这玩意儿叫她上了当;
她竟以为我赢了,一见我回去,
她的怒气忽然就流露出她的衷曲,
她说得那么激动,那么性急,
连我要插句嘴她都不理。
至于我,虽然输了,却感到幸福;
虽然我这多情的心里埋着爱慕,
虽然无限惆怅,我却依然喜欢自己的失败,
我输了,这么完美的爱情的圆满成功才循踪而来。

唐·费尔南

我的孩子,不必因这么美好的爱情而害羞,
也不必寻找否认这种爱情的借口;
值得称赞的羞怯徒然地驱使你矢口否认;
你保全了自己的名誉,你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你的父亲也如愿以偿,正是替他报仇雪耻
才让你的罗德里格这么多次出生入死。
你看苍天安排这些事儿是多么别出心裁。
你既为他尽了这么大力,现在就为你把件事办起来,
请你不要再拒绝我的吩咐,

它可给你送回你爱得这么深沉的丈夫。

第 七 场

唐·费尔南，唐·狄埃格，唐·阿里亚斯，
唐·罗德里格，唐·阿隆斯，唐·桑西，
公主，施梅娜，莱奥诺尔，艾尔薇拉

公主

擦干你的眼泪吧，施梅娜，你这就抛却哀思，
从你公主手里迎接你这赢得胜利的勇士。

唐·罗德里格

您千万别生气，陛下，假如当着您的面，
一往情深的敬意让我拜倒在她的跟前。
我到这里并不是来要求我的什么战利品；
而是来再一次请你让我抵命，
小姐；我的爱情决不会替我自己
利用决斗的规则或王上的意旨。
假如我的一切功绩远远抵不了你丧父的帐，
你就告诉我得想什么办法才让你如愿以偿。
是不是还得去和千千万万个对手决斗，
把我的战线一直延长到这世界的两个尽头，
单枪匹马征服一个兵营，打退一支大军，
压过那些神话中的英雄的名声？
假如用这种办法最后能够洗去我的罪孽，
那我一切都敢包在手里，什么事儿都能了结；

但假如你这骄傲的荣誉始终毫不容情，
不等到罪人抵命就不能平静，
你就别再发动他人的力量来和我交手：
我的头就在你跟前，你这就亲手来替你报仇；
只有你的手才有权战胜一个不屈不挠的人；
你这就报仇吧，除了你，谁也办不成；
不过让我抵命无论如何总够得上将我处治。
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赶出你的记忆；
既然让我抵命保全了你的光荣，
作为报答，就求你把我记在心中，
就求你在为我的命运而伤心时偶尔说一句：
"假如他对我不是一往情深，他或许就不会死去。"

施梅娜

起来吧，罗德里格。我得承认，陛下，
我已对您说出真情，再不能推翻我说过的话。
罗德里格自有我恨不起来的德行：
王上既下了命令，我就只好惟命是听。
不过，无论您对我已经作出怎样的裁判，
您能不能容许就在您面前了结这段姻缘？
当您希望我的义务作出这种努力，
您整个的正义是不是同意？
假如罗德里格对国家显得这么必不可少，
对他为您作出的贡献，我是不是就得成为酬报？
是不是由于我的双手沾过我父亲的血斑，
就得让我自己忍受他人永无休止的责难？

唐·费尔南

那起初似乎不能不说是一种罪行的祸事，
时间往往使它变得合情合理。
罗德里格既赢得了你，你就得做他的妻子。
不过，虽然他的英勇如今征服了你，
看来我还得先做一阵你荣誉的冤家，
再把他这胜利的代价付给他。
这推迟了的婚事并没有撤销那虽然尚无规定
但时间却给他保留了你的诺言的命令。
你要是肯的话，就拿一年工夫去擦你的眼泪。
罗德里格，不过你可得拿起武器做战斗的准备。
你既已在我们的边境打得摩尔人一败涂地，
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击退了他们的偷袭，
你就再去叫他们把战火一直带回自己的国土，
你就指挥我的军队，让他们的土地从此荒芜。
一听见这“熙德”的威名，他们就会吓得直打哆嗦；
他们既已把你称为君王，这下就会让你登上宝座。
只是你虽立下丰功伟绩，对她你可得永远忠诚；
如可能，你就得为她争来更大的荣誉再踏上归程；
你得凭你的赫赫战功去博取普天下的青睐，
让她在嫁给你的时候感到光彩。

唐·罗德里格

为了赢得施梅娜，为了替您效劳，
难道您还有什么吩咐我竟办不到？
不管由于和她离别我还得忍受怎样的痛苦，
陛下，我都因醉心于憧憬而感到无限幸福。

唐·费尔南

但愿你向你的勇敢，向我的许诺寄托你的憧憬；
你既已赢得了你未婚妻的心，
那就让时间，让你的国王，让你的勇气
去解决这向你挑战的名誉攸关的问题。

贺 拉 斯

（1640）

马振骋 译

剧中人物

塔勒斯	罗马国王。
老贺拉斯	罗马贵族。
贺拉斯	老贺拉斯的儿子。
居里亚斯	阿尔巴贵族，卡米尔的未婚夫。
瓦莱尔	罗马贵族，卡米尔的追求者。
萨皮娜	贺拉斯的妻子，居里亚斯的姐姐。
卡米尔	居里亚斯的未婚妻，贺拉斯的妹妹。
朱丽	罗马贵妇，萨皮娜和卡米尔的知友。
弗拉维安	阿尔巴的军人。
普洛居尔	罗马的军人。

地点：罗马，贺拉斯家的客厅。

时间：罗马八十五年（公元前六百六十七年）。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萨皮娜，朱丽

萨皮娜

别说我软弱，别怪我忧伤，
大难临头，这类感情实属平常：
狂风暴雨扑面而来，
最坚定勇敢的心也会摇摆；
最果断、最不屈的人
做事也难免有欠审慎。
无情的警钟敲得我心乱如麻，
我一筹莫展，任凭泪珠抛洒。
私下里虽然对天暗暗叫苦，
至少没让真情在眼里流露。
把千种愁绪深藏在心头，
虽比不上男子，却胜过女流。
身处绝境而不哭泣，
也表现出女性的坚毅。

朱丽

平庸的灵魂可能不胜负担，
一有危急便以为来了灾难；
高尚的心灵对软弱感到羞惭，
渺茫无望中也敢有所企盼。
两军人马在城下摆开，
但罗马人从来不懂失败。
不用害怕，而要心情欢畅；
罗马人打仗是为了拓土辟疆。
抛去无谓的忧念，
象罗马人那样许愿。

萨皮娜

我是罗马人，唉！既然贺拉斯生在罗马；
我嫁给他，也归依了这个国家；
若因婚姻而忘却故土，
岂不成了戴镣铐的下奴。
阿尔巴——我开始生命的家园，
阿尔巴——我热爱的祖国，我的初恋，
眼看我们两国兵交刃接，
无论胜与负都令我不寒而栗。
——罗马，要骂我忘了敌忾同仇，
你就该找我能恨的人做对头。
看到双方在城下云集，
一边有丈夫，一边有兄弟，
怎么还能为你的荣耀，
大逆不道地向上苍祈祷？
我知道你的国家正在创建，

没有战争不能巩固发展；
我知道你奋发有为鹏程万里，
会冲出拉丁民族所向无敌；
神答应你建立世界帝国，
展鸿图只有依靠干戈。
这种高贵的热情是追随天命、
奔向伟大，我绝不敢生异心，
愿看到你的军队头戴桂冠，
踏着胜利的步伐跨过比利牛斯山。
率领你的军团深入东方；
又把军旗插在莱茵河旁；
让赫克里斯山柱在你脚下震荡，①
但是，要尊重给你带来罗慕洛的城邦。②
逆子，要记住，你的名字、城邦和权力，
都来自阿尔巴先王们的血。
阿尔巴是你的发祥地；做事要思量，
千万别把剑插进母亲的心房。
你勇武的手臂伸往其他地方，
孩子的成功会令母亲心花怒放，
倘若你不再与她反目，
她将满怀喜悦地为你祝福。

---

① 根据希腊神话，大力神赫克里斯游历到欧洲南端直布罗陀，以为到了世界尽头，不往下走。直布罗陀周围两座山 Calpé和Abyla，遂称为赫克里斯山柱。

② 根据罗马神话传说，意大利中部阿尔伯朗格(阿尔巴的一位先王)的公主丽亚·西尔维与农神(后来又作为战神膜拜)马尔兹结合，生下孪生兄弟罗慕洛与雷缪斯。后来两兄弟共同建立一座城市，并以罗慕洛的名字命名，即意大利的罗马。建城后不久，罗慕洛把雷缪斯杀死。

朱丽

这番话我听了实在奇怪，
自从两国战士严阵以待，
我看你对此满不在乎，
仿佛你生来就是罗马的家族；
我由衷钦佩你的贤德，
以夫家的利益为准则；
我对你的埋怨说这番安慰话，
象是我们的罗马使你受了惊吓。

萨皮娜

只要两国不兴师动众，
谁也无力把对方吞并，
只要和平的希望还能排遣愁思，
是的，我自诩是个罗马女子。
我看见罗马占利便不乐意，
但立刻又会谴责这隐秘的心理。
当我看见罗马受挫，
暗中为兄弟幸灾乐祸，
便马上求理智不让此念萌生，
痛哭荣誉进入了他的家门。
但是今天，不是这个死，便是那个亡，
不是阿尔巴当家奴，便是罗马做俘虏，
血战以后，胜者再没有半点障碍，
败者也看不见一条生路；
倘若我还敢自称罗马人，
还敢求神保佑你们武运昌顺，

而不顾亲人的鲜血漫流，
我必是对国家怀有一腔深仇。
我要摆脱个人利害的维系，
不为阿尔巴、也不为罗马劳心计；
在这最后关头为两家忧伤，
将站在被命运压倒的一方。
战争前感情不偏不倚，
战争后共患难而不争荣誉；
这场惨祸中，我给失败的人
留下的是泪，给胜利的人留下的是恨。

朱丽

面对相同的厄运，
不同的人心有不同的激情！
卡米尔的行为很不一样！
她是你的小姑，又是未来的弟媳，
至亲和爱情在阵前对敌，
她的态度与你有天壤之别。
你保持着罗马的精神气概，
她却患得患失，左右摇摆，
小冲突看成了大风暴，
谁占上风她都要气恼，
为失败者的不幸啼哭不停，
痛苦未尝有须臾的安宁。
但是昨天，当她知道定下了战期，
激烈的战斗即将开始，
她却突然喜形于色……

萨皮娜

啊！ 朱丽，我怕的就是难料的波折！
昨天她高高兴兴款待瓦莱尔；
她会因情敌离开弟弟；
为眼前的人动摇忠诚，
两年后又会厌弃不在眼前的人；
但是原谅我太重手足情，
对她的一举一动过于留神：
竟为一件琐事而疑窦丛生。
面临不幸，谁有心去找新人。
灵魂也很少受恋情的煎熬，
精神上也自有其他的苦恼；
但是却也不会象她那样
娓娓谈话而且喜气洋洋。

朱丽

其中道理确实不明不白，
我当然也不去妄猜。
接待他，等候他，脸上毫无忧戚，
临危不乱须有相当的自制力，
要是喜眉笑脸就有些过分。

萨皮娜

瞧，事也凑巧，她来了。
不妨探探她的口气，
她喜欢你，想来不会闪避。
我走了。姑娘，你陪一下朱丽；
我惭愧在人前愁眉百结，

胸中失意事不知凡几，
找个无人处偷偷叹息。

第 二 场

卡米尔，朱丽

卡米尔

她不该留下我陪伴客人！
难道我的痛苦不及她深？
难道我对灾难没有感触，
说到伤心事不会哀哭？
这场横祸吓得我魂飞魄散，
如同她那样两头受磨难。
眼看着未婚夫——我的支柱——
不是为国损躯，便要毁我城土。
眼看着心上人——这叫我痛苦——
不是让我悲哀，便是惹我憎恶。
唉！

朱丽

　　她还是比你更值得怜悯：
情人可以重找，丈夫无法再生。
忘了居里亚斯，接受瓦莱尔吧：
你不用为事情的逆转而发抖，
一心跟着我们，心地自会坦然，
敌营的事也无从令你担扰。

卡米尔

对我的不幸可用真情安慰，

请不要出邪主意唆使我犯罪。

痛苦虽然几乎把我压倒，

我宁可忍受而不愿自找。

朱丽

啊！你把合理的选择称为犯罪？

卡米尔

啊！你觉得不顾信义竟无所谓？

朱丽

谁能约束我们对敌人讲信义？

卡米尔

谁能逼迫我们抛弃庄严的盟誓？

朱丽

明白的事掩不住众人耳目，

昨天我看见瓦莱尔走进贵府；

你款待他百般殷勤，

引动他心中生了痴情。

卡米尔

昨天我款待他和颜悦色，

别认为是什么含情脉脉：

我的意中人是另一位，

你明白了就不会误会。

我对居里亚斯一片真情，

决不愿被人看作杨花水性。

你知道，一场美满的姻缘，

使哥哥与他的姐姐成了亲，
不久喜上加喜，父亲同意我
报答他纯洁的爱情。
那一天对我们是又悲又欢：
两家成了亲，两国却结了冤；
定亲与宣战发生在同一刹那，
希望刚萌芽便遭到了扼杀，
得到一切，随即又失去一切，
结为情侣又反目成为仇敌。
心中的怨恨没有个尽头！
指着老天喊出无数声诅咒！
眼睛下形成多少道泪的河流！
这些不用我说，你目击我们的分手；
你看到我日夜心烦意乱，
你知道我热情为和平许下怎样的心愿，
为每件事故哭得多么悲伤，
一会儿怕国亡，一会儿怕人丧。
终于，无法消除郁结的块垒，
绝望之下求助于神的教诲。
我昨天得到的神托，你听，
是否可以安慰我彷徨的心灵。
阿凡丁山下那位著名希腊人，
多少年来给世人指点前程。
阿波罗使他的话无不应验，
用诗句答应我转危为安：

“日照城关景物非，
干戈已止愿不违。
多情长伴多情去，
从此风霜莫相摧。”

我听了这条谶言再不惊慌，
况且结果超出期望，
欢欣之情真是不可名状，
比最幸福的情人更奋亢。
你想象我的激动，这时来了瓦莱尔，
他一反常态，不象平时那样碍眼儿。
他谈情说爱，不令人厌烦，
我不觉得是他坐在我对面；
我没向他表示冷淡与轻蔑，
是因为居里亚斯在我眼里，
听到的是他火热的言词，
回答的也是对他的信誓。
两军约定今天大战，
我昨天知道消息，不放在心坎；
根本不信会有这样的灾难，
想的全是甜蜜的和平与姻缘。
沉沉黑夜吞没了迷人的幻想，
凶恶的朕兆，血腥的图像，
更有那层出不穷的屠杀暴行，
睡梦中吓得我胆颤心惊。
我看到血与死，可事事都有头无尾；

鬼魂一露面，便逃得没处追；
这些幻影个个阴森飘忽，
先后扑过来令我毛发倒竖。

朱丽

梦应该从反面去思量。

卡米尔

但愿如此，我也这样希望：
无奈种种祝愿，面临的
依然是战争，不是和平。

朱丽

战争结束后会来和平。

卡米尔

要是非此不可，不如不战不和！
不是阿尔巴失败，便是罗马屈服，
我的情人，你今生别望娶上我；
做了罗马的主，或是罗马的奴，
永远、永远不可能做我的丈夫。
但是，这里又多了一个什么人？
是你，居里亚斯？不是我眼花了吧？

第 三 场

居里亚斯，卡米尔，朱丽

居里亚斯

没错，卡米尔，你看到的是我，

不是罗马的主，也不是罗马的奴。
不用担心我两手红红的，
戴上可耻的镣铐或沾满罗马人的鲜血。
我相信你热爱罗马，也热爱光荣，
会鄙薄我身系锁链，憎恨我头戴桂冠；
我同样怕在这紧要关头，
当凯旋者，或做阶下囚……

卡米尔

居里亚斯，其余不说我也明白，
战争会毁灭你的愿望，你要躲开。
你一心想我，怕失去我，
也就不思以身报国。
由人家怀疑你的荣誉感，
由人家指责你对我情意绵绵。
轻视你的决不是卡米尔，
她只会更爱多情的人儿；
祖国处处使你感怀，
为我离开更说明你的情爱。
但是，你是不是见到了我的父亲？
他能让你这样大胆躲在他家里？
他会为了小家而不顾国家？
会把女儿看得重于罗马？
总之，我们的幸福能不能长久？
他把你当作女婿还是视同寇仇？

居里亚斯

当作女婿，而且充满慈意，

这表明他心里十分欢喜。
他决不会见我，倘若我不忠，
不配踏进他的家门。
我绝不放弃自己城邦的利益，
我崇拜卡米尔，也热爱荣誉。
交战以来，大家看到我始终
是个尽职的公民、真心的情人。
私情和国仇我两不辜负：
一边为你叹息，一边为国战斗；
两国若执意兵戎相见，
我仍继续为国战斗，为你叹息。
是的，不管飘摇的灵魂怀有怎样的心曲，
战争一日不止，我一日不离军旅。
只有和平才让我在你家出入，
和平才使我们的心愿得到满足！

卡米尔

和平！ 如何叫人相信这样的奇迹！

朱丽

卡米尔，这下神的话可以信了吧，
给我们说说，是什么样的福祚
竟能够化干戈为玉帛。

居里亚斯

说了谁会相信？ 两国军队
都迫切作战斗准备，
怒目瞪视，豪迈走动，
只等一声令下便往前冲；

这时我们的狄克推多① 走到阵前，
要求你们的国王静听他发言；
他说："罗马人，我们在干吗？
是哪个恶魔煽动我们打仗？
让理智照亮我们的灵魂吧！
我们是邻居，儿女是亲家，
两国通婚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哪家孩子不是彼此的亲戚？
我们住在两个城市，身上流一种血液，
兄弟之间为什么要彼此争斗，相互毁灭？
败者的死亡会带来胜者的衰微，
最美的桂冠也会沾满眼泪。
共同的敌人高兴地等待
我们两败俱伤，听任他们屠宰。
胜者也损兵折将，唯一的果实
是自己也成了孤军一支。
长期来他们庆幸两家内哄，
今后让我们合力对付他们，
小纠纷挑动好武士变成坏亲戚，
让我们把它们统统忘掉吧。
如果是为了称王争长，
让两军今天在阵前摆战场，
务求少流血去实现
我们的联合而不是离间。
为了共同事业，我们任命几名战士，

① 狄克推多，意为古罗马的独裁官。

两国的祸福取决于他们的胜负；
命运一旦对他们作出决定，
败者向胜者俯首听命；
但不能让勇敢的武士受辱，
他们不当奴隶，仅做僚属，
不受气，不纳贡，他们的责任
只是在胜者麾下北剿南征。
这样两国就成为统一的帝国。”
这番话仿佛消除了彼此的隔阂，
每个士兵都抬头往敌营里瞅，
谁不认出一位表亲或一位朋友。
他们奇怪自己双手那么爱血腥，
竟没想到动手杀的都是至亲，
他们的脸上顿时出现
厌战的愁云、求和的意愿。
建议接受了，双方订了盟，
恪守条件建立久盼的和平；
一国选出三人；但要找合适的人选，
领袖们表示需有充裕的时间；
你们的上了元老院，我们的留在帐营。

卡米尔

喔，天哪！听了这番话我魂也飞了！

居里亚斯

最多两个小时，根据这一协定，
战士的命运将决定我们的命运。
闲等时，罗马人在我们兵营找熟人，

我们的人跑到罗马城内串门;

双方来往自由,

人人都去探亲访友。

热情使我跟你的兄弟走上同路,

我的愿望又顺利得到了满足,

给你生命的人答应我

明天跟你成亲的无比幸福。

他的权力,你会不会抗争?

卡米尔

听从父命是做女儿的责任。

居里亚斯

那就去接受这个甜蜜的命令,

没有什么比这更称我的心。

卡米尔

我随后就来找你,看看我的兄弟,

听他们叙述我们的苦难是如何结束的。

朱丽

去吧,我要跪在祭台前,

为你们感谢神的恩典。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贺拉斯，居里亚斯

居里亚斯

这样说来，罗马绝不愿器重别人，
认为他们难当这番大任。
这座高傲的城市心目中，
独有你们三弟兄是超群的英雄。
一家人以盖世的气概，
向我们全国提出了挑战。
见了你们昆仲的轩昂器宇，
真是舍了贺拉斯，谁还是罗马的勇士！
这次点将原可光耀三户，
他们的姓氏也会流传千古；
而今，你家囊括了全部光荣，
自当使三位名声如日月行空；
我的姐姐有缘嫁到你家，
我又有幸娶你的妹妹，
现在和未来的双重亲谊，

都使我感到满心喜悦，
但有一件隐忧叫我不能尽欢，
陶醉的心也为之忐忑不安。
你们在战争中武功赫赫，
我担心阿尔巴吉少凶多。
跟你们交战，它必败无疑，
命运选上你们，表示对它的抛弃。
我看透其中险恶的用心，
已把自己看作是你们的臣民。

贺拉斯

只要看一眼谁选上谁留下，
你不会担心阿尔巴，而要惋惜罗马。
多少俊杰不选，偏选了庸才，
这次失策是国家的灾难。
罗马的好男儿何止千万，
比我们更能消除争端。
虽然沙场为我准备了葬身地，
此番荣任却使我充满豪气；
坚定的自信在心中滋长，
竭尽全力也当为国争光；
不论嫉妒的命运存下什么心，
我决不把自己看作你们的臣民。
罗马对我期望殷殷；我欣喜的灵魂
定要完成此任，不然便离开人生。
以死相搏的人很少被征服：
破釜沉舟的精神不易忘故。

罗马无论如何不会屈膝，
只要我不在失败中最后咽息。

居里亚斯

唉，就是这件事叫我难过。
国家与友情要做的事完全相左，
严酷的极端哪：眼看阿尔巴做奴隶，
还是杀害一个可爱的生命去夺取胜利；
我唯一跃跃欲试的大业，
却必须完成于你的最后咽息！
我能有什么祝愿？什么期望？
这两桩事都引起我的忧伤；
这两桩事都违反我的愿望。

贺拉斯

什么！我以身殉国引起你忧伤！
壮士向往的就是喋血疆场；
身后的哀荣绝不容泪水汪汪，
牺牲若有利于罗马和整个国家，
我会挺身而出，还要感谢造化。

居里亚斯

你的朋友还是担心发生这样的事，
你壮烈而死，留给他们的则是哀思；
你得到荣耀，他们心神飘摇，
你身后不朽，他们难解忧愁：
失去忠心朋友也即失去一切。
喏，弗拉维安给我们带来什么消息。

第 二 场

贺拉斯，居里亚斯，弗拉维安

居里亚斯

阿尔巴的战士选定了吗？

弗拉维安

我就是来报告这件事。

居里亚斯

好！哪三位？

弗拉维安

你和你的两兄弟。

居里亚斯

谁？

弗拉维安

你和你的两兄弟。

但是你为什么脸色阴郁，目光严厉？

你不愿意？

居里亚斯

不，这事出我意外；

我没想到这重任会让我承担。

弗拉维安

狄克推多派我来宣布命令，

我回去说你接旨时并不高兴？

这样丧气和冷淡也出我意外。

居里亚斯

对国王说，友谊、姻亲和爱情
都阻不住三位居里亚斯，
为国事去迎战三位贺拉斯。

弗拉维安

迎战他们！ 啊！ 这下我全懂了。

居里亚斯

就去回复吧，让我们安静会儿。

第 三 场

贺拉斯，居里亚斯

居里亚斯

从今，让天、让地、让地狱
集中一切愤怒向我们开火吧；
让人、让神、让魔鬼、让命运
动员全部力量跟我们交锋吧；
我愿意就这样赤手空拳
向命运、魔鬼、神和人挑战。
他们再残暴、再恶毒、再可怖，
也不及咱俩身上的荣誉残暴、恶毒、可怖！

贺拉斯

命运给我们打开荣誉的道路，
指出奉献忠诚的通途。
为了显示我们的价值，
竭力用灾难磨砺心志；

看见我们的灵魂不同凡俗，
人生的遭遇也仅有绝无。
救众人而与仇人为敌，
在阵前向陌生人出击，
这是平常人干的平常事，
古往今来完成的人如云如雨；
为国捐躯着实令人羡慕，
谁不踊跃去追求这样美好的归宿。
但是杀心爱的人去成全大义，
千方百计置另一个自己于死地；
无视郎舅与妹夫双重情谊，
把自己的一位亲家击毙；
恩断义绝，为国家拿起武器，
对抗一个愿以身相替的兄弟，
这样的肝胆唯我们才有。
有几人妒美名而愿以身相酬？
有几人能够心诚如许，
敢觊觎这千古美誉？

居里亚斯

是的，我们可能名传青史。
这天赐的良机不可忽视。
我们将体现一种罕见的德行，
但是你的坚定未免迹近野性。
即使慷慨之士也很少自豪
走上这样一条不朽之道。
这种浮誉不论如何虚夸，

默默无闻也胜过名满天下。
我敢说——你也看见——
我从不犹豫去履行职责，
多年的友谊、爱情和姻亲
未曾一刻动摇过我的丹心；
这次人选说明我见重于阿尔巴，
不亚于你受器重于罗马，
我会象你效忠罗马那样效忠阿尔巴；
我也有高尚的心，然而我毕竟是人。
我看到，你的荣誉要求我的血流完，
我的荣誉要求把你的胸膛刺穿，
娶妹妹的前夕，必须把哥哥杀死，
为了国家，人生路上布满荆棘。
我奔向责任毫不贪生畏难，
但是我的心打颤，毛骨悚然；
尽管我毫无退却的愿望，
我内心忧伤，向阵亡的人
会投以羡慕的目光。
壮烈的使命不会使我动摇，但令我心悲，
命运的赐予我爱，一旦被夺取我会叹息；
罗马若要求品德更加纯真，
我感谢神没让我做罗马人，
因为我心中尚保存些许情分。

贺拉斯

你不是罗马人，但不要比他逊色，
你与我匹敌，就请不必装拙。

我引以为自豪的大德，
只许坚定，不许示弱；
上沙场刚迈出第一步，
没出息的频频回头看退路。
我们的不幸确也到了极点，
我不回避，也不毛骨悚然。
国家召我去不论讨伐谁，
我闭上眼睛愉快地追随。
这类任务所赋予的光荣，
应把其他感情消灭得无影无踪。
报国前还有其他牵挂，
履职时必然决心难下；
崇高神圣的权利摒弃一切礼俗，
罗马既选了我，我就义无反顾。
当初怀着满腔喜悦迎娶姐姐，
今天以同样的心情杀死兄弟。
多余的话不说也罢，
我不能再认你，因为你代表阿尔巴。

居里亚斯

我还认你，这使我心如刀割。
我没见过这种严酷的道德。
也象我们的不幸达到了极点，
我钦佩它，但不以此自勉。

贺拉斯

不，不，道德不可强劝，
既然你喜欢叹息抱怨，

尽管自由享受其中乐趣。
妹妹来了，你俩可以吐诉衷曲；
我去找你姐姐，要她坚定志气，
牢记自己总是我的妻子，
我若在你手下丧生，不要恨，
痛苦中仍做个罗马人。

第 四 场

贺拉斯，居里亚斯，卡米尔

贺拉斯

居里亚斯的荣任，你听说了吗，
妹妹？

卡米尔

唉，我的命运变幻无常。

贺拉斯

要坚忍，要显出是我的妹妹；
他若杀了我而胜利归来，
不要当哥哥的凶手对待；
他是克尽职守的勇士，
为国立功，能向大家表示
他品德崇高，跟你配得上。
只当我活着，快与他成亲。
倘若这支剑要了他的命，
对我的凯旋抱同样态度，

不要谴责我杀了未婚夫。
不要流泪，也不要叫苦，
且把满腹的委屈对他倾诉；
呼天抢地去诅咒命运；
但是比武以后，别再为死者伤魂。
（向居里亚斯）
我让你跟她待上片刻，
然后随我同去光荣召唤的地方。

第　五　场

居里亚斯，卡米尔

卡米尔

居里亚斯，你去吗？不顾我们的幸福，
欣然接受死亡的荣誉？

居里亚斯

唉！不论我做什么，我清楚，
总逃不出死于痛苦或屈辱。
我走向光荣的战场犹如前往刑场。
我千遍咒骂众人的推崇，
万分痛恨阿尔巴的器重；
绝望的火焰烧得我心生恶念，
竟敢指斥天公，跟它争讼。
你我都是可怜人；但不去天理不容。

卡米尔

不，我了解你，你要我劝阻，
在国家前竭力庇护。
谁都知道你屡建奇功，
对阿尔巴已尽职尽忠。
没有人在战争中比你出力大；
没有人在战场上比你杀敌多：
你的名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
还是让别人壮志扬威去吧。

居里亚斯

光荣为我准备的不朽桂冠，
要我瞧着往别人头上安；
要我听到全国上下把我恨，
不去战斗而听任国家败下阵；
为儿女情磨损了英雄志，
经百战后竟甘愿受此大耻！
不，阿尔巴，我既然接受大任，
请你由我败，也由我胜。
我决不辱没你命运的委托，
不是无愧地死去，便是磊落地活着。

卡米尔

什么！ 你看不到这是对我的背叛！

居里亚斯

属于你以前，我属于故国家园。

卡米尔

但是你要死一位郎舅，
姐姐死一位丈夫！

居里亚斯

这是我们命苦！
阿尔巴与罗马的任命使我难顾
郎舅与姐姐昔日温暖的情愫！

卡米尔

你这个狠心人，要提着他的首级
作为向我求婚的聘礼！

居里亚斯

不要这样去想！ 目前的一切
使我能做的，是不怀希望地爱着你，
你哭了，卡米尔？

卡米尔

我还能不伤心：
劝不醒的心上人在向我索命；
婚礼为我们点燃了花烛，
他举手扑灭，给我打开坟墓。
无心肝的人逼我走绝路，
说是爱我，其实是杀我。

居里亚斯

她一声声哭得我难置一词！
她一双泪眼逼得人不敢正视！
这惨状使我心酸！
竭力抗拒何尝是我的意愿。
莫再用悲恸把荣誉毁坏，
让我在哀声中保持自爱。
我觉得意志动摇，坚贞难保；

割不断情丝，便难为居里亚斯。
意志已经受了友谊的磨损，
如何还能把爱情和怜悯同时战胜？
走吧，不要再爱，不要再啼哭，
提防我在窘迫下言语恶毒；
怒火比柔情更加容易对付，
达此目的不惜把情意抛在半途，
听凭你对无情无义惩罚和报复。
你竟无视我出言不逊！
对无情人依然充满情分！
还能说什么呢？我收回当初的誓盟。
——冷酷的节操啊，我做了你的牺牲，
难道不犯罪就不能保持忠贞？

卡米尔

就犯这一次吧，我向神起誓，
不但不恨，反而更加爱得深；
你背信弃义，我仍然矢志不移，
别再去想兄弟残杀的事。
你与我为什么不同是罗马人？
我可以给你亲手编桂冠，
激励你，不让你两地心悬，
我可以待你象待哥哥一般。
唉！我今天许的愿正是胡说，
为他祝福岂不是给你招祸。
他来了；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倘若嫂嫂也不能用爱来劝止。

第 六 场

贺拉斯，萨皮娜，居里亚斯，卡米尔

居里亚斯

天哪！萨皮娜也来了！为了动摇我的心，
卡米尔还嫌少？要姐姐助阵？
你让她用眼泪打消我的勇气，
又带她来追求同样目的？

萨皮娜

不，不，弟弟：我来这里，
只是拥抱你们，向你们辞别。
两家世代勇武，你俩不会做懦夫，
让满门志士羞于为伍：
不管哪个因伤心而丧气，
我不认他是丈夫或兄弟。
我能不能要求你们做一件事。
唯有这样的丈夫和兄弟才敢一试。
为了高尚的格斗免遭神罚，
随之而来的光荣白璧无瑕，
这桩盛事不沾一点污迹；
总之，我要你俩做名符其实的仇敌。
你们神圣的纽带中，我是唯一的绳结：
一旦我不存在，你们可以陌路相待。
解除这个联姻，斩断这条锁链

既然荣誉需要心中生毒恨，
我一死你们有权利交恶。
阿尔巴与罗马的需要，大家应该俯就，
一个把我杀死，一个为我复仇，
你们的纷争便可名正言顺；
至少一人可以提出正当挑战，
为妻子或为姐姐报仇雪冤。
倘为其他嫌隙动武，
岂不把莫大的光荣玷污！
报国的热忱不容许思绪纷纷，
无故无亲也显不出赤胆忠心，
杀掉姻亲就是要无恨无怨。
该做的事望你们当机立断；
要流血，先流姐姐的血，
要刺胸，先刺妻子的胸；
向亲爱的祖国举行血祭，
也先从萨皮娜做起。
两国争雄中你们是敌人，
你代表阿尔巴，你代表罗马，我则代表两家。
什么！要我留下来等待胜利，
看见丈夫或兄弟
耀武扬威从战场回来，
亲人的血还在桂冠上冒热气？
要我在你们之间心地恭顺，
尽姐姐和妻子的责任，
拥抱胜者的同时去哀悼失败的人？

不，这以前，萨皮娜要离开人间，
不论谁干，都可免去我这番忧愁；
拒绝代劳，只是逼我自己下手；
干吧，顾忌什么？狠心人，来吧，
我自有不强制你们动手的办法；
你们别想在战场上厮杀，
不见我身子往剑中央插；
无论如何，剑非得先砍在我身上，
才能刺进你们的心房。

贺拉斯

唔，贤妻！

居里亚斯

唔，姐姐！

卡米尔

勇敢！他们胆怯了。

萨皮娜

你们叹气了，你们脸变了。
怕什么？这就是阿尔巴和罗马
捧为保卫者的勇士和英雄吗？

贺拉斯

萨皮娜，我做了什么？触犯了什么，
要你对我这样报复？
为什么对我的光荣怒恼？
还猛烈攻击我的德操？
你可以尽情地发泄怒气，
别阻碍我度过这伟大的日子。

你刚才陷我于狼狈处境，
要顾惜丈夫，不要任意欺凌。
走开吧，别再闹得我主见不定；
内心的犹豫已够叫我难为情。
让我在光荣中结束自己的生命。

萨皮娜

不用怕啦；救你命的人来了。

第　七　场

老贺拉斯，贺拉斯，居里亚斯，萨皮娜，卡米尔

老贺拉斯

怎么，孩子？听任感情的摆布，
跟着女人家时光虚度？
欲流身上血，还顾眼中泪？
跑吧，由她们去埋怨命运的邪祟。
哀诉最能打动男儿心坎，
她们的软弱会使你们优柔寡断，
免受这类进攻，只有溜之大吉。

萨皮娜

不用担心，他们无愧是你家后裔。
不管如何劝说，儿子与女婿
做的事就是合你心意。
我们的软弱动摇了他们的壮志，
你留在这里重鼓他们的勇气。

走吧，姑娘，走吧，哭也无益，

对付德高的人，眼泪不是锐利的武器。

伤心绝望才是我们该做的事。

勇士们，去杀；我们，去死。

第　八　场

老贺拉斯，贺拉斯，居里亚斯

贺拉斯

爸爸，拦住这些怒冲冲的女人，

千万不能放她们出门。

儿女情会闹得风雨满城，

哭呀叫的扰乱我们上阵。

两家的亲谊必然引起指责，

说我们在玩拙劣的把戏：

若猜疑我们临阵会胆怯，

报国的荣誉一失恐不可再得。

老贺拉斯

我会留意的，去吧，兄弟等着你们，

千万不要忘记国家托付自己的重任。

居里亚斯

我怎样向你道别？怎样祝贺……

老贺拉斯

啊，事到如今，不要触动我的感情；

要给你鼓励我开口无言，

内心则翻腾愁绪万千;
这次分手,我心中何尝不伤怀,
尽你的责任,其余听神的安排。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萨皮娜

萨皮娜

我的灵魂，在多舛的世途中拿定主意：
做居里亚斯的姐姐还是做贺拉斯的贤妻；
不再为两家无谓地忧虑，
多祝愿而少一点儿畏惧。
可是，左右不是的困境中拿什么主意？
到底把丈夫还是把兄弟视为仇敌？
夫妻情、手足谊都叫我难舍弃，
我钦佩两人俱为了国家大义。
把他们的崇高感情奉为圭臬，
不枉是这一人的贤妻、那一家的姐姐；
把他们的荣誉当作表率，
学习他们的坚定，不再积郁于怀。
他们面临的死是那么壮观，
等着他们的凶讯不要胆寒。
不要说天公是凶神恶煞，

想到的是为了事业，不是死于谁的手下；
见到胜利者，只想到他的成功
让全家人分享了光荣，
别去看流了哪家的血
才立了这家的烈烈功业。
把这家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利益：
我是一家的女儿，一家的儿媳，
对两家的情谊同样的深沉，
不论谁告捷立功，总是我家人。
命啊，你的冷酷不论造成什么灾祸，
我自会从中得到快乐，
看到今天的战斗不心惊、
死者不绝望、胜者不寒凛。
——迷人的幻象，甘美的错觉，
灵魂徒然的挣扎，理智无力的觉悟，
虚假的闪光可以令我迷惑，
然而你在我心中竟一掠而过！
如在昏冥中雷电闪动，
白光过后留下黑夜更浓。
你照得我两眼明亮瞬间，
随即又陷我于漆黑一片。
害得我忘记痛苦，触犯了天条，
对我片刻的忘情不宽饶。
此时，兄弟与丈夫正在生死搏斗，
一下下都打在我忧愁的心头。
提起他们的死，不论我如何辩解，

想到的总是死于谁的手下，而不是为了事业，
看到的总是自家血，
而不是胜者的烈烈功业。
我的灵魂只与战败的一家共休戚：
我是一家的女儿，一家的儿媳，
对两家的情谊同样的深沉，
不论谁告捷，被杀的总是我家人。
这就是我那么祈求的和平吗？
慈悲的神，你们听到我的声音了吧！
你们赐的恩尚且那样残忍，
愤怒时更不知降下怎样的雷霆？
对待无辜者的哀告也如此凶狠，
有罪者更不知受何等的酷刑？

第　二　场

萨皮娜，朱丽

萨皮娜

结束了吗，朱丽？你带来了什么消息？
死的是我丈夫，还是我兄弟？
无法无天的剑谅已告捷，
是否把战士都赶尽杀绝？
嫉妒我沾胜者的荣光，
想来也要我陪伴败者心伤？

朱丽

怎么！事情的经过你还蒙在鼓里？

萨皮娜

我蒙在鼓里有什么希奇？
你不知道他们把这个家
当作卡米尔与我的监狱？
这是怕我们哭闹，朱丽，
不然我们早以身躯抵住他们的武器。
出于至情的悲恸，
必然令两边的人看了动容。

朱丽

不需要这样动人心魄；
他们一露脸就使战斗夭折。
他们正摆好交手的架势，
双方阵营传出窃窃私语。
看到他们是挚友，又是至亲，
都为自己国家走进生死场，
有人感动，有人惊骇，
有人钦佩他们忠义堂堂；
有的把无双的德操比作青天高，
有的说这是渎神和残暴。
感情不同的人却异口同声，
责问他们的领袖，憎恶他们的选人；
都无法忍受野蛮的格斗，
高声喊叫，冲进场子，把他们拉在身后。

萨皮娜

天老爷！我要敬香，感谢成全了心愿。

朱丽

萨皮娜，事情还没有这么圆满：
你可以宽心和希望：
但是依然有忧患需要提防。
大家徒然拉他们避开悲惨的命运；
这几位残酷的义士不肯依从：
为国出力的荣誉他们如此珍惜，
又如此满足他们的壮志，
大家认为是悲剧，他们认为是幸福，
反把众人的同情看成侮辱。
双方的骚动玷污他们的名声，
他们宁可跟整个军队交锋，
战死在用其他命令强制的人手中，
也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这份光荣。

萨皮娜

什么！这些铁心人还是顽固不化！

朱丽

是的，但是双方的人也不退让，
呼声同时从两边响起，
要求大打一场，或换上别的战士。
领袖出场也得不到尊重，
权力失效，说的话很少人赞同；
国王也吃惊，无可奈何地说：
"既然群情激昂，意见众多，
我们去问一声天神，
是不是允许我们换人，

神在祭仪中表明了意图，
还有哪个叛逆敢不服？”
他的话似乎有一种魔力，
六位战士也放下了武器。
荣誉的欲望使他们瞎了眼，
对神还是不敢有丝毫怠慢。
他们的忠勇在塔勒斯的意志前退却；
或是对王的尊敬，或是对神的疑惧，
两军一致把这番话看成法律，
仿佛塔勒斯已君临两国殿宇。
其余要等血食求神后才分晓。

萨皮娜

充满罪恶的厮杀，神一定会取消。
战事停了，我期待佳音，
开始看到希望的来临。

第　三　场

萨皮娜，卡米尔，朱丽

萨皮娜

姑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卡米尔

既然称为好消息，我相信听说了；
有人告诉父亲时我在一旁听，
但是我不认为苦难有所减轻。

拖延我们的痛苦会加剧他们的争斗，
从而使我们的忧愁更持久；
若有什么可以宽慰的事儿，
也只是去哭我们该哭的人儿。

萨皮娜

那样，神不会多此一举，造成众人呼吁。

卡米尔

嫂嫂，应该说问神才是多此一举。
启示塔勒斯选谁的就是这些神，
黎民百姓的声音并不代表他们。
他们很少降临下层，
国王才是神的化身，
他们心中独立而不可侵犯的权威，
乃是神性的一道光辉。

朱丽

在神托以外找寻他们的声音，
认为希望都早已化为泡影，
这是无缘无故自添烦恼，
也是不信任昨天的朕兆。

卡米尔

天意向来不可忖度，
以为猜中的人其实是错中错；
表面一目了然，内中玄妙莫测，
不要妄信会有美满的结果。

萨皮娜

对神的默示，我们应该放心，

抱适当的期望，盼美好的前景。
天有意施人恩泽，
不求的人很难获得；
有时不见降下雨露，
是人对天意的辜负。

卡米尔

在这些事上神自行其是，
决不会随我们的感情易志。

朱丽

神是恐吓在先，宽恕在后，
再见啦，我去打听事情经过。
心要放宽，我希望回来
报告的尽是好消息。
不妨就趁今朝高高兴兴
准备你俩的快乐婚姻。

萨皮娜

这不算是奢望。

卡米尔

我不存非分之想。

朱丽

结果会证明我们料得丝毫不爽。

第　四　场

萨皮娜，卡米尔

萨皮娜

恕我在忧患中还把你埋怨，
千万不应该这样心烦意乱；
处于我的困境，姑娘，你会做什么，
倘若你也有我那么多折磨？
倘若在他们决无生还的格斗中，
会遭受我这样的损失和悲痛？

卡米尔

谈到咱俩的悲痛要不忘分寸，
他人与自身总难相提并论；
仔细看吧，上天使我多么哀痛，
而你的哀痛只显得是一场梦。
贺拉斯的死才是你心上重负，
至于兄弟绝不能比拟丈夫；
嫁出门的女儿到了另一家，
对娘家就成了断枝的花。
亲谊不同了，感情也差异，
跟随丈夫就要与双亲别离。
但是佳期前夕，父亲聘定的夫婿，
亲谊不比丈夫，可也不少于兄弟；
我的感情总是徘徊于两家，
无从抉择，心猿意马。

嫂嫂，你长吁短叹，
至少知道盼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
老天若执意给我们磨难，
在我更是有千事可怕而无一事可盼。

萨皮娜

当此一人要杀、一人要死的时刻，
说这样的话于情理难合。
姑娘，情谊虽然有异差，
进了婆家不会忘了娘家：
嫁了人也抹不掉深厚的天伦，
决不会爱丈夫而把兄弟恨。
任何时刻血缘是首要的感情，
决不会甘心去牺牲自家人的性命。
他们如同配偶，也是另一个自己，
为至亲的痛苦不分此与彼。
情人令你心醉，热血沸腾，
说到头只是你一往情深；
闹一场脾气，生一点醋意，
都会扫空一时的沉迷。
用理智去克制儿女私情，
高于一切的是血亲：
有了感情的纽带而忘记
血缘的连系，就是犯罪。
老天若执意给我们磨难，
是我有千事可怕而无一事可盼；
你长吁短叹，责任使你明白

盼的是什么，怕的是什么。

卡米尔

嫂嫂，我看出你与爱情从来无缘，
不懂爱，也没有中过爱神的箭；
爱苗初生时可以铲除，
根深蒂固就无法摇撼，
父亲的承诺不容我们搪塞，
爱情做了名正言顺的主宰。
爱悄悄进来，但势如破竹；
灵魂一旦受到蛊惑，
就会感觉无力周旋，
既然它只遵从爱的意愿：
爱的锁链真是又美又难断。

第　五　场

老贺拉斯，萨皮娜，卡米尔

老贺拉斯

我给你们带来恼人的消息，
孩子；要瞒也瞒不住，
不久有人会向你们透露：
你们的兄弟打起来了，这是天意。

萨皮娜

说真的，这消息听了丧气；
我竟然没有料到神

会如此缺乏善意和公正。
不用安慰：对这不幸的逆转，
怜悯徒劳无益，理智惹人讨厌。
痛苦的结束全操在自己手中，
不怕死的人还怕什么吉和凶。
我们不难在大庭广众
掩饰绝望，装出虚伪的从容；
但是软弱并不意味气短的时候，
硬充好汉才显得浅陋；
男人尽可玩弄这门艺术，
我们要保持女性的面目。
我们不要求铁铮铮的男子汉，
学女人腔调叫苦连天。
听到死亡警报不要颤抖，
看到我们哭泣也毋须泪流；
总之，求求你们，家遭不幸，
尽可无动于衷，但别不让我们伤心。

老贺拉斯

你们伤心我哪里会责备，
自己也把辛酸强忍心内。
我若有同样的利害关系，
也经不住这沉重打击：
你家兄弟为阿尔巴上阵，我不恨，
他们三个依然是我心爱的人；
但是友情终究是友情，
它比不得爱情与血亲；

萨皮娜是姐姐，卡米尔是未婚妻，
我感觉不到她们的深切情意：
我还能把这三人当作敌人，
无挂虑地望孩子旗开得胜。
谢谢老天，他们对国忠心耿耿，
在惊慌声中也未曾忘却光荣；
拒绝了双方的同情，
更使他们声誉大增。
若是出于懦弱去乞求，
若是低三下四去俯就，
我的手决不轻易饶恕
软骨头给家门造成的耻辱。
既然众人提出要求更换，
我不隐瞒跟你们同一心愿。
上天若见怜听一听我的呼声，
阿尔巴就会选出别的人：
过一会儿贺拉斯兄弟凯旋班师，
臂上沾的血就不是流自居里亚斯。
罗马人的崇高荣誉
会在更人道的战斗中夺取。
神的睿智有不同主张，
我也顺天意不作他想；
国家需要时义不容辞，
视众人的幸福为自己的乐事。
望你们也律己驱除愁闷，
不要忘自己是罗马人。

你嫁来罗马，你生在罗马，
光荣的身份是传世的家珍。
那一天终会到来：普天下，
闻罗马的威名如霹雳雷鸣，
全世界在罗马法律下战战兢兢，
异邦国王对罗马无不仰望：
这一切也全都是承天运昌。

第　六　场

老贺拉斯，萨皮娜，卡米尔，朱丽

老贺拉斯

朱丽，你给我们报捷来的吧？

朱丽

不，我来报告的是战斗的恶耗。
罗马败给了阿尔巴，你的孩子输了；
三人中死了两个，只有她丈夫给你留着。

老贺拉斯

啊，痛苦的战斗，又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罗马败给了阿尔巴！为了山河不变色，
他竟然没有流尽最后一滴血！
不，不，不会的，你弄错了，朱丽；
罗马决不会败，要不我的儿子准是死了：
我了解我的骨肉，他懂得他的职责。

朱丽

成千人和我都从围墙上看到了。
哥哥倒地以前他勇敢非凡；
眼看着要以一挡三，
没等包围，他脱身把性命保全。

老贺拉斯

我们的士兵没把这逆贼宰了？
竟让懦夫从行列中鼠窜逃脱？

朱丽

失败后我也无心往下看。

卡米尔

兄弟啊！

老贺拉斯

慢，别给我三个都哭：
那两个的命运叫父亲羡慕。
他们的坟墓将是一堆花团锦簇，
这死后的哀荣抵消我丧子的悲痛。
勇士永不为奴才有这样的福，
一生看到的罗马是自由的罗马，
只听命于自己的君王，
从不沦作邻国的臣邦。
要哭的是另一个。哭无耻的溃逃
留在我们额上的烙印永不失掉，
哭整个民族身上的污垢，
哭贺拉斯门中的万年遗臭。

朱丽

你要他怎样对付三个人？

老贺拉斯

他可以死战！

可以依仗壮烈的挣扎。
把失败推迟一刻，
罗马也可迟一刻沦落；
虽撇下我满头白发，却不失英雄本色，
这值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全身热血应当献给祖国，
吝惜一滴是对荣名的亵渎。
干出这等丑事他竟然不死，
我片刻也无颜与他同见天日。
我要把他结果，胸中的义愤
让我用父权对付不肖畜生，
当众表示严厉的膺惩
是对他的行为作出的响亮否认。

萨皮娜

别这样慷慨激昂，
不要使我们完全绝望。

老贺拉斯

萨皮娜，在你是天从人愿，
我家的悲哀打动不了你的心坎。
你也不用分担我的苦难，
上天保佑你的丈夫和兄弟平安，
我们又做了你国的藩属，
你的兄弟是征服者，我们都成了亡国奴。
看到他们的美名直上九霄云，

我们的羞辱不会在你眼中。
但对无耻的丈夫过于偏袒，
不久会叫你跟我们一样抱憾。
求情的眼泪无济于事，
我凭天神的至高威力发誓，
日落前，这双手，我这双手，
将用鲜血给罗马人洗去污垢。

萨皮娜

快快跟着他，他雷霆大发。
天哪！几时能摆脱骨肉残杀？
几时不用愁一阵阵风急雨骤，
窥见亲人的手，心不索索地抖。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老贺拉斯，卡米尔

老贺拉斯

不要向我替无耻之徒求饶，
让他见我象见内弟望风而逃；
他宝贵的血要那么珍惜，
何不当我的面贪生怕死。
萨皮娜去了结这件事，不然我将以
神赋予的至高权力……

卡米尔

啊！爸爸，压一压心头怒火；
你看吧，罗马的态度也较温和，
不论天降下什么灾难，
会体谅哥哥力量孤单……

老贺拉斯

罗马的看法我不管它，
卡米尔；我是父亲，我有家法。
我只知道好汉的作为，

人多势众下青志不坠;
英雄气概保持始终,
决不在汹汹顽敌前甘拜下风。
别提了,听瓦莱尔要说些什么。

第 二 场

老贺拉斯, 瓦莱尔, 卡米尔

瓦莱尔

领了王上的旨意,去抚慰一位父亲,
向他表达……

老贺拉斯

不用劳驾了:
我需要的不是安慰;
我宁可看到他们死于敌手,
不用在人间抬不起头。
两个都是为国家光荣捐躯,
我于愿已足。

瓦莱尔

另一个更是大家的洪福;
他在家该占三个人的位子。

老贺拉斯

没见他叫贺拉斯一家人丢脸!

瓦莱尔

只有你还对他这样苛求。

老贺拉斯

也只有我可罚他犯下大罪。

瓦莱尔

他作战英勇，犯下什么大罪？

老贺拉斯

阵上溃逃还谈什么英勇？

瓦莱尔

正因为跑了才赢得光荣。

老贺拉斯

这番话更说得我无地自容，
在逃跑中找寻光荣的道路，
确实希罕，值得大书特书。

瓦莱尔

他保全我们度过灾祸，
给罗马保全了胜利与帝国，
有这样的儿子竟说无地自容？
做父亲的还企望什么更大的光荣？

老贺拉斯

今后在阿尔巴治下偷生苟活，
谈什么光荣、胜利与帝国？

瓦莱尔

为什么现在还谈阿尔巴与它的胜利？
你难道没听说战斗的结局？

老贺拉斯

我知道，他溃逃背叛了祖国。

瓦莱尔

他确是跑开后才把战斗了结；
大家不久看出他是在用计，
才使罗马从失败走向胜利。

老贺拉斯

什么，罗马胜了？

瓦莱尔

听我说，听我说，
被你错怪了的儿子的战果。
——剩下他面对三个人，在这危急时分，
对方都受了伤，他还毫发无损，
以寡敌众不够力量，捉对厮打仍能逞强，
他知道如何摆脱九死一生的境地：
为了更好施展，他便往外跑，
情急生智诱三兄弟中了圈套。
紧赶的步子有快也有慢，
只因是伤势有轻也有重；
追敌的勇气虽然不相让，
不同的创伤却使速度不一样。
贺拉斯见三人前后不连接，
猛转身，气势压敌人矮了半截。
第一个奔来的是你家女婿，
见贺拉斯敢于迎战来了气，
奈何他流血过多动作慢腾腾，
反而使对方愈杀愈威风。
轮到阿尔巴人担心失败的命运，
高呼第二个人去救他的弟兄，

他迈动两腿，使尽全力也于事无补，
赶到时，兄弟已一命呜呼。

卡米尔

哎呀！

瓦莱尔

　　他气喘吁吁还是追了上来，
一会儿贺拉斯又攻克一关；
有勇无力的人终是难持久，
要报仇反成了兄弟身旁的尸首。
四周的喊声响彻云霄：
罗马人的喝彩声、阿尔巴人的哀叫。
我们的英雄眼见胜利在握，
意气风发地说：
"刚才杀两人是祭兄长的亡魂，
最后一个敌人由我手刃，
把它奉献给罗马。"
只见他飞身扑打，
一交手便分出谁弱谁强，
阿尔巴人遍身创伤，步子踉跄，
象走上祭台的石阶殉葬，
伸出咽喉往致命的剑口上撞：
插剑时他几乎没作抵抗，
他的灭亡确立了罗马的兴旺。

老贺拉斯

啊，我的孩子，我的欢乐，我生命的荣耀！
社稷将倾，全赖你一手擎！

你无愧于罗马美德！不枉是贺拉斯之子！
国家的支柱，民族的光荣！
我偏信流言恨不能把你命除，
何时能拥抱你求你宽恕？
何时能用欣慰的泪水温情地润泽
你这凯旋者的前额？

瓦莱尔

你马上可以倾诉情怀，
王上待会儿送他回来。
为了对这场不世之功大庆，
隆重的祭祀延至明天举行。
今天在神前的仪式从简，
唱几支凯歌，许几条心愿。
王上带他往庙堂去了，先差我
向你表示慰问和祝贺；
传谕尚不够表达王上的心意，
他要亲自来，可能就在今天；
他认为若不亲口向你表示，
若不在府上亲自褒扬奇功，
就不足以嘉奖你家一片忠贞。

老贺拉斯

对我来说，确实君恩浩荡，
一个儿子的功劳，两个儿子的殉身，
由大臣传旨我已经受之有愧。

瓦莱尔

权杖夺自敌人手中，

王上懂得这是奇功要加殊荣;
他认为，他乐于赐你的这种光荣，
也难抵得上你父子的功勋。
我会向王上奏述，你年高德劭
一言一行充满了崇高情操，
还有你对陛下的耿耿忠心。

老贺拉斯

蒙阁下抬举感激不尽。

第　三　场

老贺拉斯、卡米尔

老贺拉斯

女儿啊，这时候不用再哭哭啼啼，
哪里能见我家这般光耀门第;
带来的是万姓的欢乐，
就不该为一家伤亡而泪落。
一切如愿，罗马赢了阿尔巴;
所有不幸对我们是轻微的代价。
对你只是少了个未婚夫，
此事在罗马不难弥补;
有了这场胜利，哪个罗马人
不把向你求婚引以为荣。
我应该向萨皮娜报告消息，
对她肯定是一个沉重打击，

三兄弟死在丈夫手里，
要痛哭也比你有道理；
我希望这场风暴迅速平息，
我言语谨慎，她又深明大义，
立刻会使她这颗高尚的心，
又对凯旋者满怀慷慨的热情。
你不要这样窝囊难过；
他来了，打起精神迎接，
表示出你还是他的妹妹，是上天使你们
出自同一个娘胎，流着同一种血液。

第 四 场

卡米尔

卡米尔

是的，我会毫不含糊向他表示，
真正的爱情敢于跟命运对峙，
在残酷的暴君前决不低首下心，
是灾星才使我和他们是一家人。
你怒斥我的痛苦吧，你称它为窝囊吧；
痛苦愈叫你——无情的父亲——生气，
便愈叫我欢喜；我运乖命歧，
理应让自己的痛苦一泻无遗。
谁有过这种遭逢，
转眼间出现这么多面目不同的厄运？

这么多次和善，这么多次奸邪，
这么多次给人打击后才让人死绝？
谁见过灵魂一天内体验
更多的欢乐与痛苦，更多的希望与恐怖，
经受更多的起伏颠簸，
遇上更多的曲折转舵？
听到喜卦安下心，梦见凶兆慌了神，
战争的惊魂又受到和平的温存；
正准备完婚，这时候
选上未婚夫去和兄弟对阵；
这事陷我于绝望，引众人起反感，
总以为战局难成，不料是天意使然，
罗马眼看败下阵，三个阿尔巴人中
唯有居里亚斯的手未被我家的血染红。
天哪！罗马失利、两兄弟身死时，
是我悲痛不够深切？
爱他清白，盼我俩后会有期时，
是我过分沾沾自喜？
他的阵亡，以及我闻讯时失魂落魄，
乃是上天惩治我的罪过：
报信的是他的情敌，当着我的面
把可悲的胜利作了一番可恶的渲染。
我个人的悲剧要比众人的幸福
还使他眉飞色舞；
他人的祸灾使他异想天开，
仿佛是他哥哥一样把人打败。

今后的事还更难容忍:
要我在哭丧日表现兴奋,
要我对胜利者的功绩发出欢声,
要我捧起那只刺穿我心的手亲吻。
理应摧人心肝的惨事中,
哀伤成了耻辱,悲叹成了罪恶;
他们暴虐的品德迫使大家装笑容,
谁不手辣心狠,谁不是豪杰英雄。
——我的心,做圣贤爸爸的不肖女儿吧,
做好汉哥哥的无德妹妹吧:
蛮横暴戾成为亮节高风,
被人看作孬种也不无光荣。
爆发吧,痛苦;为什么要压在心里?
一切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怕的?
对残忍的胜利者不用顾忌;
非但不回避,见了面要大大发泄;
辱骂他的胜利,刺激他的怒气,
就要以他的不乐为乐事,
他来了:让他看看吧,
死了未婚夫的女子会做些什么。

第　五　场

贺拉斯，卡米尔，普洛居尔

（普洛居尔手捧居里亚斯兄弟的三支剑）

贺拉斯

妹妹，看这条胳臂，是它替兄长报了仇，
是它挡住了滚滚而来的祸忧，
是它使阿尔巴低下头，看，是这条胳臂
今天独自决定了两国的今后；
看这些荣誉的标志，看我立功的见证，
见我凯旋归来，说一说你的感情。

卡米尔

请接受我的眼泪，这是我对凯旋的献礼。

贺拉斯

有了这番伟业，罗马要的不是眼泪，
两位哥哥虽不幸死于剑下，
敌人也付出了血的代价：
仇报耻雪，死者的遗恨也可消除。

卡米尔

既然敌人的血已作了抵赎，
我不必为他们愁眉不展，
不必把他们的不幸惦念；
但是谁替我的情人复仇，
让我不把他的死耿耿记心头？

贺拉斯

你哭丧着脸说些什么？

卡米尔

亲爱的居里亚斯！

贺拉斯

没羞没脸的妹妹真是胆大包天！
一个败在我手下的公敌，
你口不离他的姓名，心不忘他的爱情！
邪恶的热情煽动你要复仇！
口中要求，心里必存这类图谋！
痴情必须克制，恶念必须摒除，
别叫我羞于听到你声声哭诉；
你的情焰从此应该扑灭，
占据你灵魂的该是我的战绩，
这才是你今后唯一慰藉。

卡米尔

你把我看成你一样的蛇蝎；
若要我向你袒露内心，
还我居里亚斯，或由我抒发感情；
我的苦乐取决于他的祸福，
他生前叫我崇拜，死后令我痛哭。
别想再见你离家前的妹子；
我只是一个遭凌辱的恋人，
象愤怒的幽灵对你步步窥伺，
一刻不停谴责你把他害死。
嗜血的猛虎，不许我流泪，
要我对他的死表示陶醉，

要我把你的功绩捧上天，
由我自己来杀死他第二遍！
但愿种种祸灾伴随你的余生，
终使你受人唾弃，反把我嫉恨！
但愿你干下丑事，不久把你本性狠毒
而认为了不起的光荣玷污！

贺拉斯

天哪！ 谁见过这般疯狂的怒火！
你以为我听了毒骂会麻木不仁，
受了奇耻大辱会往心里忍？
爱吧，爱那个死了使我们幸福的人吧，
至少不要让你的私情超出
你作为罗马人对罗马的义务。

卡米尔

罗马，我不共戴天的仇家！
罗马，你为它把我的情人杀！
罗马，你的故乡，你的偶像！
罗马，我恨它把你的名声远扬！
但愿四邻城邦协力同谋，
推倒它摇摇欲坠的城楼！
要是全意大利的力量还不够，
但愿东方和西方合力跟它斗；
但愿全世界的民族联兵，
跨海越岭把它一举扫平！
但愿它的城墙高高压在自己胸膛，
双手撕裂自己的六腑五脏；

但愿我的祈告激起天怒，
烈焰狂火象瀑布往下落！
但愿我目睹天空降下霹雳，
它的宫殿灰飞，你的功绩烟灭，
最后一个罗马人吐出最后一口咽息，
我死也甘心，要是能造成这场浩劫！

贺拉斯

（伸手拔剑，妹妹逃，贺拉斯追）
太放肆了，我忍无可忍，要负起责任，
进地狱去哀悼你的居里亚斯吧。

卡米尔

（幕后受诛）
啊，恶人！

贺拉斯

（回到台前）
　　　　谁敢为罗马的敌人声泪俱下，
就一定遭到眼前的惩罚！

第　六　场

贺拉斯，普洛居尔

普洛居尔

你刚才做了什么？

贺拉斯

　　　　　　　　仗义执法；

犯这样的大罪就要受这样的重罚。

普洛居尔

你不应该对她杀无赦。

贺拉斯

不要说什么她是我的妹妹亲骨肉。
咒骂祖国的人也背弃了自己的家，
父亲决不可能再认她；
她把最亲的人当作仇人，
再无福享有这么亲的情分；
她的罪过使全家切齿，
制裁也宜快不宜迟；
这类恶念虽还成不了祸害，
也是一出世应该扼死的妖怪。

第　七　场

贺拉斯，萨皮娜，普洛居尔

萨皮娜

凛烈的怒火怎么不发啦？
妹妹死在父亲怀里，去看看吧；
断肠的景象可以饱你眼福。
伸张正义的劲儿还愁用无处，
请杀了居里亚斯门中的孤雏，
再祭忠贞的贺拉斯心爱的祖国。
自家的血如此大方，他家的血不用吝啬；

让妻子萨皮娜去追随妹子卡米尔吧;
我与她苦难相同,罪恶无异,
都是为我的兄弟悲恸叹息,
你严厉的家法更可使我罪加一等,
她哭一个人,我却哭三个人,
她遭到惩罚,我还在倒行逆施。

贺拉斯

萨皮娜,擦干泪迹,要不别让我看见。
努力做我贤惠的内人,
莫用错误的怜悯乱我方寸。
伉俪情谊若有绝对权力
要咱们两人同心同德,
该用我的情感做你楷模,
不以你的私念令我志惑。
我爱你,我理解你心头的折磨;
仰仗我的道德去克服你的懦弱,
分享我的光荣,不辱没我的声望,
要给我家门增辉,莫使我脸上无光。
你死死要与我的荣誉为敌,
非得要见我陷于不义?
做妻子更重于做姐姐,以我的行为
当作不可动摇的准则。

萨皮娜

去找更贤惠的人奉你为楷模,
兄弟零落我不说是你的过错,
我胸中翻腾的也是人之常情,

我怪命运，不怪你的报国心；
若学罗马情操就讲不得人道，
我宁可把罗马情操远抛；
我没法自视为凯旋者的贤妻，
而不思是失败者的苦姐姐。
要我们上街参加万民欢庆，
让我们关起门哭一家不幸，
看到了自身的忧愁，
别再絮叨大众的利谋。
为什么你这狠心人做事异乖？
进来时可把桂冠留在门外；
跟我一起抱头痛哭。怎么！懦夫的言词
激不起你的正义感来结束我的苦日子？
双倍的罪恶扇不旺你的怒火？
卡米尔真幸福！她刺痛了你，
从你那里得到了盼望的东西，
在九泉下与失去的人团聚。
亲爱的丈夫，我苦难的元凶，
不发凛烈之火，也该动恻隐之心，
苦难到此地步，再作下面一件事：
责罚我的懦弱，或者结束我的痛苦；
我要求死，不管作为恩赐还是惩处；
不管出于爱还是制裁，
好吧：无论怎样死都是甘露，
如果下手的人是我丈夫。

贺拉斯

神多么不公平，竟使英雄的胸襟
难以摆脱女子的柔情，
竟使弱者的羁绊
紧紧束缚壮士的心胆！
往日的勇气去了哪里？
唯有逃离才不致情依依。
走了，不要跟来，否则就别唉声叹气。

萨皮娜

(单独一人)
怒火！ 怜悯！ 都对我的愿望装聋作哑，
你们漠视我的罪恶，讨厌我的痛苦，
我盼不到恩赐，也得不到惩处！
让我用热泪再作一番努力，
不得已靠自己把一生了结。

第 五 幕

第 一 场

老贺拉斯，贺拉斯

老贺拉斯

把这令人伤心的尸体往外搬，
来这里赞美上天的审判。
我们居功自傲，上天知道收敛
我们不可一世的气焰；
至纯的欢乐也羼有苦汁，
世人的美德总不免瑕疵，
我们的雄心也很难
得到完美无缺的实现。
我不可怜卡米尔：她有罪；
可怜的是我，还有你。
我名下出了个罗马的不肖女儿，
你则让她的死玷污了双手。
她死得不算冤屈与仓促，
但是，孩子，你可以不取此辱；
尽管她罪不容诛，

还是不宜你作主剪除。

贺拉斯

我的生死全由你，这是天赋的权利；
我相信偿命也应在我的出生地。
倘若你看我的热忱有损大德，
我就应该受到终生的谴责，
我干下了丑行，亵渎了神明，
你一言便可结束我的生命。
不要顾惜我的血，既然我的卑怯
一下子玷污了它的纯洁。
我不饶过手足间的罪恶，
你也不容忍家门中的耻辱。
使荣誉受到戕害的行为，
你这样的父亲必然不会隐讳。
理屈的事情要排斥父爱，
文过饰非者也不清白，
对不赞同的事不闻不问，
也即是漠视自身的光荣。

老贺拉斯

严父并不总是严正无私，
为宽容自己经常也宽容孩子，
年老了把他们作为依傍，
不罚他们是怕自伤。
同样对你，我俩有不同看法，
我知道……但是国王来了，我看到他的卫队。

第 二 场

塔勒斯，瓦莱尔，老贺拉斯，贺拉斯，国王卫队

老贺拉斯

啊！陛下，臣不敢担待如此厚爱，
寒舍哪里是我朝见王上的地方：
我躬身……

塔勒斯

不，请起，我的老臣，
我只是尽一位明主的本份。
为国家建立伟业丰功，
理应得到无上的殊荣。
（指瓦莱尔）
我通过他答应要来，
也就不愿意多等待。
他向我报告——不出我的预料——
你怎样对待儿子的去世，
既然你矢志不移，
也不需我赘言勉励。
但是我又听说凯旋归来的儿子，
又遇上了意外的不幸事，
对国家的爱过于炽烈，
使他把父亲的独生女杀却。
对最刚强的人也必是严酷的打击，
不知你如何忍受这次死别。

老贺拉斯

陛下，靠的是节哀与坚忍。

塔勒斯

这是你平生的涵养深。
许多年长阅广的人都懂得
大福会招来横祸；
然而很少人象你身体力行，
能以大义节制私情。
你听了我的劝诲，
若在哀痛中有所宽慰，
请相信，我的同情跟你的不幸同样深，
对你的体恤也不亚于对你的尊崇。

瓦莱尔

陛下，既然国王承天之命，
握有秉公执法的权力，
君主应民之望，
担负彰善瘅恶的职责，
请容许一位尽职的臣子禀告，
陛下对该罚的事情过于宽饶。
请容许……

老贺拉斯

什么！把功臣送上刑场？

塔勒斯

让他往下说，我自有主张。
我无时无地不为大家秉公，
国王以此才成为半神。

可叹他立功后才回还，
竟授人话柄要求我明断。

瓦莱尔

请容许，伟大的国王，公正的国王，
正直的人借我的口告状。
我们愤愤不平，不是嫉妒他受赏犒，
这是他理应所得，因立下汗马功劳；
陛下尽可晋升加封，
我们还乐意促成。
但是，他既然把人残杀，
能作为胜者凯旋，也该作为罪人伏法。
当人主须扑灭他的凶焰，
拯救罗马生灵免遭涂炭，
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太平时期那么多人家联姻，
比邻人民个个带故沾亲；
战争中流那么多血，遭那么多殃，
很少罗马人不为对方
死一个女婿、少一个亲戚而心伤；
万民的欢庆中不为自家
遇到的不幸而泪流脸颊。
如果这是侮辱罗马，如果他自恃功大，
可对我们含泪犯下的罪过任意处罚，
谁能逃过这位煞星的罗网，
既然他连妹妹的命也不放，
既然他丝毫不肯原谅

未婚夫死别引起的断肠？
她盼着喜烛高烧，
得到的却是希望连人都去了阴曹。
他使罗马胜利，却恣意逞私欲，
生杀大权都在他的手中掌握，
我们有罪的生命如何发落，
全看他个人的好恶。
为了罗马的利益，我再要说，
此事决不是男子汉所做；
这条雄臂建立的功绩①，
我要求抬至驾前展示。
一位玉人发泄一时激愤，
热血溅上了凶神哥哥的脸孔；
眼前的惨事无法理喻，
她的妙龄美貌也会引起唏嘘，
但是我痛恨这类矫揉造作。
祭神的仪式就在明天；
神专为无辜者伸冤，
会从同室操戈的人手里接受香烟？
亵渎神明的罪会落到陛下身上；
他无非是神憎恨的对象，
三次战斗中，不用说，
是对罗马命运之神的仰仗，
既然这些神使他创造了胜利，
又立刻让他玷污了荣誉，

① 此处指卡米尔的尸体。

让勇士作这一番壮举，
在同一天凯旋和死去。
陛下，这才是圣明的决断。
同室操戈的罗马人第一个在这里出现，
后果不堪设想，天怒也需戒鉴；
救我们不遭毒手，望陛下不受天谴。

塔勒斯

贺拉斯，你申辩吧。

贺拉斯

我申辩什么？
事情经过也全明白了；
国王的决断对我就是法律。
——陛下，圣旨谁能抗拒；
在王上眼里逃不过责任，
无辜者往往也成为有罪人。
在圣驾前自辩，这是犯上，
我们生死全归他执掌；
他决定要剥夺谁的生命，
我们就该相信必有正当原因。
宣判吧，陛下，我无不服从；
他人害怕死，我却憎恨生。
瓦莱尔爱妹妹而对哥哥指摘，
我决不责怪他的热诚：
今天我与他心愿不矛盾；
他要我早亡，我也无意偷生。
两人只是有以下不同：

我从中寻求荣誉的保证;
在他,巴望以此叫我身败名裂,
在我,愿求一死保全名节。
从一件事,陛下,不易辨别
一个人的高风亮节。
道德也随时势发挥力量,
在旁人眼中作用也有弱有强。
老百姓遇事只重外表,
看效果而判断低下与崇高。
他们对有德的人予取予求,
奇迹创造一次,就要创造不休;
立下了圆满、显赫、辉煌的功劳,
做事略少光彩就不孚众望;
他们要求人不论时与地一成不变,
决不去想是否可做得更为妥善,
也不理会没有能够再建奇功,
不是忘了德行,而是机会不逢。
不公正使有志之士意懒心灰;
后事不继也使前事尽非,
若要超群的名声保持不衰,
就应该什么事都不干。
——我决不敢以自己的功劳自负;
陛下曾看见我三场战斗;
类似的战役恐怕不会再有,
相当的良机也可遇而不可求,
遭此打击我鼓不起勇气

再建立毫不逊色的业绩。
因而，要使英名不灭，
唯赖今天与生命告别。
我本该获胜后立即谢尘，
既然岁月反令我荣誉见损。
我这样的人物遭非议，
需看作是名声的污迹。
我的手懂得如何防范，
没有恩准不敢自断；
生死全凭君王主张，
擅自诛戮是越分凌上。
罗马多的是忠勇之士，
少了我自有人捍卫社稷；
望陛下今后也不用我报效。
若还念我的犬马之劳，
请允许我用这条征服者的胳臂，
不为妹妹，而是为荣誉自毁。

第 三 场

塔勒斯，瓦莱尔，老贺拉斯，贺拉斯，萨皮娜

萨皮娜

陛下，听一听萨皮娜，看一看她心里
姐妹和妻子的双重悲戚；
她跪在驾前肝肠寸断，

为家庭哭泣，为丈夫不安。
不是我故作姿态，
掩护罪人逃脱裁判；
他为王上不论做过什么，如实对待，
在我身上去惩罚这个高贵的罪犯。
用伤心人的血赎回他全部的罪，
伏法的依然是同一位。
不是出于不正当的怜恤，
而是夺去他更亲密的伴侣。
婚姻的结合，还有他对我情深，
使他活在我心中更多于在自己心中；
要是赐我今天自尽，
也带走了他大半的生命。
我抱着必死之心——死，
使他痛苦倍增，使我痛苦全失。
望陛下体察我心头无比的颓丧，
余生难忍的凄怆。
拥抱用剑斩断了
我家香烟的人，令我不寒而栗！
仇视为国、为家、为陛下
立过功的人，又成天下大逆！
爱一个沾满兄弟鲜血的功臣！
恨一个结束民族苦难的丈夫！
爱是罪，恨也是罪，陛下，
用幸福的死让我得到解脱吧！
这决定对我是莫大的恩典。

我可用自己的手了却心愿，
但是赐我死毕竟更甜蜜，
我若能了结丈夫的罪孽，
能用我的鲜血来平复
他严酷的道德引起的天怒，
能以一死安慰他妹妹在天之灵，
并为罗马保存一名干城。

老贺拉斯

陛下，由我来回答瓦莱尔。
我的孩子与他串通反对做父亲的：
三个都要伤害我，无理地
要断送我家仅存的苗裔。
（对萨皮娜）
你的痛苦不见容于你的职责，
要抛弃丈夫去追随兄弟，
你不妨在九泉问一声他们的忠魂；
他们死了，但是为了阿尔巴，必定感到幸运：
既然天意要阿尔巴向罗马称臣，
——人若地下有知，——
他们看到荣耀归于我们，
打击会削弱，痛苦会减轻。
三人只会鄙夷你心头的悲痛、
眼中的泪水、嘴里的呻吟、
对有美德的丈夫的怨恨。
萨皮娜，要不负兄弟，象他们履行责任。
（对国王）

瓦莱尔徒然对可敬的人愤愤不平。
一时冲动算不得是罪行；
道德支配下的一时冲动，
更不该惩罚，而该称颂。
把敌人当崇拜的偶像，
偶像倒了只恨国家不遭殃，
祈求它罹受无穷的灾难，
这是罪，——也由他执行了审判。
他举起铁拳出于对罗马的爱，
爱罗马不深他可以置身事外。
我说得不错吧，陛下？要有罪，
父亲的手也不会容忍败类，
生身父母在他身上享有的权力，
我懂得该如何充分行使。
陛下，我爱荣誉，决不饶过
家门中有人受辱和作恶。
我只需请瓦莱尔作证：
当我还不知道战斗的结果，
只以为他逃跑叛国，
他看到我等着儿子怒不可遏。
谁请他为我的家务事心烦？
谁请他不顾我而替我的女儿鸣冤？
女儿咎由自取，什么理由使他
比做父亲的更牵挂？
担心他害妹子后也会害别人！
陛下，我们只干预家中的丑闻，

至于外界人怎样行动，
不出同一门中，不会叫我们脸红。
（对瓦莱尔）
你可以掉泪，瓦莱尔，甚至在贺拉斯面前；
只有本族人的罪会使他羞惭。
不是他的亲骨肉无法污染
他头上那顶常青的桂冠。
桂冠，神圣的枝叶，有人蓄意撕裂，
让他的头颅受雷轰电击，
刽子手斩的是恶棍大盗，
你要他也死于不名誉的屠刀？
罗马人，你们允不允许杀此人？
没有他，罗马今天已不是罗马；
允不允许一个罗马人凌辱一位战士？
靠了他，我们才保持了美名——罗马。
你说，瓦莱尔，既然他应该死亡，
选择哪块地做他的刑场？
城内？城内千万个声音一起
在颂扬他的丰功伟绩。
城外？城外的广场中央，
在他们三座坟旁，在这块可为
他的勇武、我们的幸福作证的战场，
居里亚斯兄弟的血还没有凉。
你无法避开他的胜利处他的极刑，
城内城外众口一辞赞他武功彪炳，
谁都会反对你为不义的情欲，

不惜用忠义的碧血玷污这个喜庆日。
阿尔巴对这幕惨剧不忍目睹，
罗马的泪水也会溢阻刑场的道路。
（对国王）
望陛下防止这些事；审理公正
以维护罗马利益为重。
他曾为罗马尽责，今后也当不遗余力，
为国家挡厄运御强敌。
陛下，我人老年暮无所需，
罗马今天还见我有四个子女；
一日间三人在争端中丧生，
还留下一人，请为国家保存，
别毁了这顶天立地的栋梁臣；
让我再对他说几句话。
（对贺拉斯）
贺拉斯，别认为是非不明的凡庸，
可以对盖世英名左右播弄。
他们惯常七嘴八舌叫嚷，
时而吹捧，时而又毁谤；
他们树立的名声
会在顷刻间化为灰尘。
是王上，是贵人，是贤哲，
能明察功德于毫末；
唯有他们给人真光荣；
唯有他们赏识大英雄。
虽然在塞聪蔽明的时代，

无知的俗人有不恰当的期待，
你永远要做贺拉斯，在他们心中，
你的姓氏始终高尚、显赫、威风。
不要厌世恨命，至少要为我、
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王上活着。
——陛下，恕我多言，这事悉听圣明，
全罗马借我的口表达了他们的心。

瓦莱尔

请容许我，陛下……

塔勒斯

够了，瓦莱尔；
听了他们的话并没把你的话忘了；
字字句句都留在耳边，
条条理由也记在心间。
——可怕的事几乎在眼底发生，
确实违反天性，亵渎神圣。
是一时冲动闯下了大祸，
这话不能自圆其说；
最宽大的法律在这点也一致，
若要秉公处理他难逃一死。
然而，若对犯人回首一顾，
这重大、骇人听闻、不可饶恕的罪过，
却是今天让我当上两国国王的
那支剑犯的，那条手臂干的；
阿尔巴归依了罗马，两根节杖由我掌握，
都高声叫喊为他的生命开脱；

没有他，我将在发号施令的地方躬身，
在两国国王的宫殿称臣。
各城邦不少忠臣良将，
只会用空言扶保朝纲；
人人爱君王，但不是人人
都能用战功安边定邦；
只有少数英才受过天的哺育，
精通治国平天下的韬略。
肱股大臣是君王的力量，
也凌驾在法律之上。
一切不用深究了；罗马在初期
也曾隐瞒罗慕洛杀了孪生兄弟。①
罗马既然原谅过缔造的神，
想必也会宽恕解放的人。
——贺拉斯，活下去，高尚的战士，不要轻生。
你的道德使你的光荣盖过你的罪行；
仁慈的激情才使你心邪，
不应该计较好心造的孽。
为国家出力活着，也跟瓦莱尔和睦相处，
你们要不念旧恶；
他的议论不管是动情还是尽职，
见到他不要心存芥蒂。
——萨皮娜，要精神振奋，
把软弱的感情逐出高尚的心胸；
擦去泪迹才能显出

① 参见第107页注②。

你是被哀悼的人的好姐姐。
——明天要祭天神，
上天不会满足我们的祝愿，
倘若司祭在血食前
没使他涤除罪愆。
由他父亲主持仪式吧，——在他也更容易——
同时祭祀卡米尔的亡灵。
我同情她；在同一天，是同一种激情，
拆散了她与未婚夫的姻缘，
为了满足她薄命的一生中
所抱有的一片至情，
我下令，在目睹他俩身亡的同一天，
也目睹他俩下葬在同一座墓穴里。

尼科梅德

(1651)

张秋红 译

剧 中 人 物

普鲁西阿斯	比提尼亚国王。
弗拉米尼乌斯	罗马大使。
阿尔茜诺娅	普鲁西阿斯的后妻。
拉奥迪丝	亚美尼亚女王。
尼科梅德	普鲁西阿斯的长子，系前妻所生。
阿塔尔	普鲁西阿斯与阿尔茜诺娅之子。
阿拉斯普	普鲁西阿斯的卫队长。
克莱奥娜	阿尔茜诺娅的心腹。

剧中故事发生在尼科梅迪亚。

第　一　幕

第　一　场

尼科梅德，拉奥迪丝

拉奥迪丝

你立下这么多战功，殿下，我非常高兴，
因为我看到我的眼睛依然主宰着你的心；
因为我看到，月桂的枝叶盖满你的头颅，
你这么一个伟大的征服者依然是我的俘虏，
并把你因丰功伟绩而赢得的整个光荣
献给微不足道的我来表示异乎寻常的敬重。
不过无论苍天给我送回怎样的幸福，
我充满恐惧的心都不再欢欣鼓舞：
我忐忑不安地和你会面，因为我深情的心
感到宫廷对你实在是个不宜久留的险境。
你的后母如今独揽着大权，你的父王
只看她的眼色行事，只把目光投在她一人身上，
只把她的意志视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
因此，你对自己的安全就得多加考虑。
她对你的憎恨是这样自然，

由于我的缘故还会引起新怨。
她的儿子，你的兄弟，最近已经回来……

尼科梅德

这我知道，我的女王，他正在向你求爱。
我知道，那一直把他作为人质的罗马人
为了一件更合算的事儿最后才让他踏上归程；
这份送给他母亲的礼物就是他们的弗拉米尼乌斯
拿汉尼拔① 做交易所议定的必然带来不幸的价值；
假如那伟大的人物不是自己服了毒药而避免
和罗马周旋，以自己的弃世结束那些盛大的场面，
从而让罗马人不再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感到恐惧，
父王恐怕就会听从她的吩咐把他交出去。
我从我最近的一场战斗中就已经看出
整个卡帕多西亚② 又与比提尼亚和好如初，
一发现这个情况，由于替你担忧，
由于失去我的导师，怒火就燃起心头，
我把我的部队托给泰阿热纳照顾，
飞奔到这里来将我的女王救助。
我看得出，女王，你需要我来帮忙，
因为弗拉米尼乌斯依然纠缠着父王。
假如汉尼拔在这里是他来到的理由，
汉尼拔弃世了，他的滞留就必有他求；
我只惦着你，只有我才能阻止
他帮助我的兄弟来将你追逼。

---

① 汉尼拔，公元前三至二世纪迦太基统帅。
② 卡帕多西亚，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古代行政区，在托罗斯山以北的高原。

拉奥迪丝

我不想怀疑他那罗马人的刚毅
满怀热情地维护着王后的利益:
正是因这种德行而刚刚沦为他的牺牲品的汉尼拔
使他袒护着她,使我防备着他,
不过,殿下,直到如今我也许根本就不该将他抱怨,
无论他搞什么鬼,难道你都有理由提心吊胆?
我的荣誉,我的爱情,对我简直没有什么力量,
假如我非要你在场才坚持得住我的信仰,
假如我居然会堕落到这种疯狂的地步:
喜欢阿塔尔竟甚于征服亚洲的人物;
罗马人过去把这个阿塔尔当作人质养大,
或者不如说让他作为奴隶出现在他们手下,
往他的心里除了奴才的恐惧再也不装别的内容,
让他一见鹰徽就发抖,一见罗马市政官就鞠躬!

尼科梅德

我宁愿死,宁愿死也不肯让我这充满渴望的心灵
产生和你这么不相称的感情。
我担心的是强暴,而不是你的软弱无力;
一旦罗马要打我们的主意……

拉奥迪丝

我毕竟是女王,殿下;罗马白白地大发雷霆,
别说罗马,就是你的父王也不能对我下达命令:
虽然他受托对我的华年给予保护,
那不过只是在执行我父亲的遗嘱:
先人已把我许配给你,除了我,谁也无权

推翻我先父的决定，替我把国王另行挑选。
按照他和我的申令，亚美尼亚女王的义务
就是嫁给比提尼亚的王储，
她的心永远也不会堕落到这步田地：
竟然自轻自贱，和一个臣下结为夫妻。
你放心吧。

尼科梅德

女王，我怎能恬然自安，
看着你面临一个女人的虎视眈眈？
这女人如今为所欲为，自以为有把握
让自己看得见亲生的儿子登上宝座。
没有什么神圣的事物她不叫人违犯。
出卖汉尼拔的人完全可能迫使你就范，
并会对你保持犹如对相互收容的权利
所保持过的那样的忠实。

拉奥迪丝

然而有亲属关系的人难道就有一种特权，
使你在受到这冒犯之后依然确信那血缘？
殿下，你的归来，不仅没有粉碎她的打击，
还使你自己也使我跟你走向危险的境地。
因你擅离职守，你的归来只会被视为罪行；
你不久就会沦为最初的牺牲品：
那母子俩既然不能将我动摇，
就会设法搞掉你来夺去我的依靠。
假如我因怕人逼我而需要你帮忙，
那我需要的正是王后本人害得你担心的国王。

你这就回部队去吧，为了保护我，
你得显示出随时准备替我报仇的十万只胳膊。
手里有了力量再说话，到他们打不着的地方再开口：
倘若他在这里抓住你，对他们就什么都不用担忧；
你可千万别自信你高尚的心肠，
也别陶醉于无数次胜利的声誉之光；
无论你的英勇会怎样不同寻常，
你在这里象别人一样只有两只臂膀；
纵然你象征着人间的爱慕与恐怖，
谁闯进王宫，谁就要向国王交出头颅。
我再次提醒你，你这就回部队去；
你该向宫廷显示的只是你的名誉；
为了让我的命运安心，你先得稳住你的命运；
让人家都对你有所顾忌，我就再也不怕什么人。

尼科梅德

回部队去！啊！你要知道王后
在军队里布满了为她的仇恨所收买的凶手。
其中两个已经暴露，我带来这两个俘虏
作为王后的罪证，要让父王翻然醒悟。
虽然他是她的丈夫，但他还是我的父亲；
一旦他要强使天理守口如瓶，
我亲手给他的宝座系上的那三根权杖
就会不顾她的存在而发言，决不会一声不响。
假如我们这因我擅离职守而发怒的命运
向宫廷犹如向军队都派驻了我的死神，
在这到处都紧随着我的同样的危险之中，

难道你以为我竟会有死在你跟前的光荣？

拉奥迪丝

不，从今以后我再也不对你说我在战栗，
但我要说，假如非死不可，我们就死在一起。
我们应当拿出勇气来，我们要迫使
那企图压倒我们的卑怯的人们颤抖不止。
这里的民众都爱戴你，痛恨那无耻的心肠；
你赢得了这么多人心，这就比什么都强。
不过你的弟弟阿塔尔就要踏进这里的大门。

尼科梅德

他从来没看见过我；你可别暴露我的身份。

第　二　场

拉奥迪丝，尼科梅德，阿塔尔

阿塔尔

怎么！　女王，总是一张冷冰冰的脸！
难道我就不能偶尔看见一次青眼，
偶尔看见一种让这严厉完全变得温和的目光，
就象这目光终于赢得人心的时候一样？

拉奥迪丝

假如这张脸并不适于为我谋求你的容颜，
到我拿主意的时候，我就会另行挑选。

阿塔尔

我既一心向着你，你怕就再也找不到我这样的面孔。

拉奥迪丝

我可不需要一副格外温顺的面容。

阿塔尔

这面容既已能到手，求你就千万留住。

拉奥迪丝

这是我宁愿奉还给你的靠不住的幸福。

阿塔尔

你对这幸福竟轻视得不肯保管。

拉奥迪丝

我可对你器重得什么都不想隐瞒。
你的地位和我的身份都不会答应
留下你这颗我没有地方安置的心；
位子已有主人；我曾对你说过那么多遍，
阁下，这番话本来就不必对你再谈。
我起先总是忍耐，但后来就不能容忍。

阿塔尔

占据这位子的人是多么幸运！
如今谁若能和他争夺这个位子
并占上优势，该是何等的幸事！

尼科梅德

这要取而代之的位子恐怕要值许多颗头颅，
阁下：这主人可善于保护他的俘虏，
在他的敌手中间还没有人知道
夺回他一旦攻克了的堡垒的诀窍。

阿塔尔

不过我这个敌手依然能够步步进逼，

那主人就是英勇异常，也得将堡垒放弃。

拉奥迪丝

你恐怕看错了人。

阿塔尔

假如父王要这样可怎么说？

拉奥迪丝

王上又正直又谨慎，只有力所能及的事他才肯做。

阿塔尔

至高无上的权威在这里有什么事不能如愿以偿？

拉奥迪丝

讲话别这么傲慢；他虽是国王，但我却是女王；
他那权威的整个力量对于我
只有靠恳求和礼让才会有效果。

阿塔尔

不；不过这么闹往往就得再三正告
象你这种女王我会从父王的帝国里看到：
假如没有父王足够的请求，
哺育我的罗马就会替我向你开口。

尼科梅德

罗马吗，阁下！

阿塔尔

是的，罗马；你难道不相信？

尼科梅德

阁下，我替你担心罗马人会对你俯首听命；
假如罗马懂得用什么火把你点燃，
它就非但不会向你提供你所夸口的支援，

反而会由于看到自己的心腹
竟然给它辉煌的名誉带来这种耻辱而感到愤怒，
也许从明天起就会让你罗马公民
这光荣身份的尊严丧失殆尽。
难道说它给了你这罗马公民的光荣身份，
会让你爱位女王而败坏它的名誉，引起它的怨恨？
难道你已经淡忘，没有什么王子或国君
它肯和对它最微贱的自由民一视同仁？
虽然在那些高尚的心灵中间生活了那么久，
你却一转眼就把他们的道德准则抛在脑后。
你得恢复无愧于它也无愧于你的自尊；
你得重振起使我们大家惊惶不安的名声；
别再让这名誉因狂热而又徒劳地爱慕
亚美尼亚女王而蒙受耻辱，
你要想到至少得大法官
或军官的闺女才能打动你的心弦；
低微的出身本来可能将你排斥，
不过罗马会答应你高攀这门亲事，
假如它的接纳那无上的荣誉
不容许你有这么多奢欲，
你就制服，就打断，就砸碎这么可耻的锁链，
把女王们丢给罗马所藐视的那些国王去周旋；
你就终于怀抱更高尚的意图
去争取那为你保留的幸福。

阿塔尔

这汉子若是你的下属，就请他闭上嘴巴，

女王，请你制止这么蛮横无礼的插话。
只为了看看我的愤怒会发展到怎样的程度，
我才强压怒火，由着他噜苏；
但我怕这怒气终于发作，他若继续往下说，
我就再也压不住这满腔怒火。

尼科梅德

阁下，只要有理，我是谁的下属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由我开口道理就失去价值？
你这奇异的情人啊，我可是在为你辩明事理。
罗马人这伟大的名字可是个珍贵的名义：
只因不乐于看到自己被它拒之门外，
王后和王上才付出许多代价把它换来，
就为了这重要的名义，他们才放弃抚育
你的童年那令人陶醉的乐趣。
从你四岁那年他们就让你远远地别离；
请想想这难道是为了看见这名义竟受到你的鄙视，
难道是为了看见你由于梦想和一位女王联姻
而抛弃他们所巴望的一份罗马的荣幸。
对这么难得的珍宝，他们两人都渴慕……

阿塔尔

女王，我再问一遍，这汉子究竟是不是你的下属？
难道他就这么必不可少，为了消遣，
你竟然不能吩咐他闭口不言？

拉奥迪丝

既然他说你是罗马人惹得你生气，
那我就很想称你为王子。

按照这种身份，你就该承认
太子，你的兄长，理应是你的支配人，
你就该怕引起他的不快，你就该明白血统
并不妨碍你们在地位上有所不同，
你就该对他保持他的出身所要求的敬慕，
而不该趁他不在场的时候窃取他的幸福……

阿塔尔

假如做你的下属这种荣誉如今成了他的造化，
你就说句话吧，这将是我的幸福，女王陛下；
假如年龄给我的地位带来某种损害，
就请你纠正命运这不公正的安排；
不过，假如我作为王子对他负有这么多义务，
那就请容许我作为罗马人将衷情向你和盘托出。
你要知道并不是苍天不让我一生下来
就该指挥这些国王，就该活得自由自在；
你要知道，为了免遭我沦为他的臣仆的耻辱，
我的爱情正是一幅崇高的蓝图；
你要知道……

拉奥迪丝

阁下，我早就料到我的王位
至少和我的外表一样使你深深地陶醉；
然而，就象我的现状一样，我的王冠和我，
一切都属于你这位将成为你的国王的哥哥；
假如他在这里的话，看来当着他的面
你已经一再地要将他冒犯。

阿塔尔

我怎么会在这里见到他！我爱恋的情感……

尼科梅德

请表示些不那么危险的心愿，

阁下；要是听到这些话，他恐怕就会亲自

为了这种爱情来替他所爱的对象报仇雪耻。

阿塔尔

岂有此理！难道到头来我非尊重他不行？

尼科梅德

阁下，我不知道我们俩究竟是谁失去他人的尊敬。

阿塔尔

难道你果真会认识我，竟能如此大言不惭？

尼科梅德

我明白我在和谁讲话，这是我的优越条件：

可惜你不认识我，阁下，难怪你弄不懂

究竟该我尊敬你，还是该你对我尊重。

阿塔尔

啊！女王，请容许我正义的愤怒……

拉奥迪丝

阁下，你还是向你的母后问个清楚；

她进来了。

第 三 场

尼科梅德，阿尔茜诺娅，拉奥迪丝，

阿塔尔，克莱奥娜

尼科梅德

您的王子您可得谆谆教诲，

母后，我求您告诉他我是谁：

只因不认识我，害得他发了火，摸不着头脑；

这样糊涂对他这么非凡的人物可并不太好：

我真可怜他。

阿尔茜诺娅

殿下，你竟在这里？

尼科梅德

是的，母后，我在这里，梅特罗巴特也在此地。

阿尔茜诺娅

梅特罗巴特！ 啊！ 这个叛徒！

尼科梅德

母后，他什么也没谈，

一提起这家伙，似乎就在您心里引起了某种不安。

阿尔茜诺娅

殿下，可是谁引起你这出人意料的返回？

你的部队呢？

尼科梅德

部队正有个好副长官在指挥；

至于我的返回，只因有点儿小事催我踏上归程。

我在这儿撇下我的导师和情人:
您,或者说罗马人,已经从我手里把其中一个夺走;
我特地来从他们手里也从您手里把另一个挽救。

阿尔茜诺娅

这就是促使你回来的原因?

尼科梅德

是的,母后;我希望
您在我的父王身边为这件事帮帮我的忙。

阿尔茜诺娅

正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我会为此事替你尽力。

尼科梅德

对您的善意,我们坚信不疑。

阿尔茜诺娅

我能不能起到作用,这取决于王上。

尼科梅德

您可是想替我们俩帮这个忙?

阿尔茜诺娅

请放心,我什么都不会忘记。

尼科梅德

我了解您的心肠,您可别怀疑我的心地。

阿塔尔

母后,莫非他就是尼科梅德王储?

尼科梅德

不错,我正要看看是不是该我向你让步。

阿塔尔

啊! 殿下,请原谅,我从不曾看见过你……

尼科梅德

阁下，愿你让我看到一个更高尚的情敌。
假如你打算向这个位子发动进攻，
你可别抛弃这种崇高的英勇：
犹如我只凭自己的力量来救助她，
你可别再靠父王或罗马来叫她害怕。
我将独力保卫她；你也得独力向她进攻，
拿出你对王冠应有的全部的敬重。
我真想连同兄长的名义一起抛开这命运
为我安排的你的支配人的身份；
这样我们就会看到，依据汉尼拔的教训
或罗马的培养，谁更不愧为一个正直的人。
再见；好好想想吧，我给你留下考虑的余地。

第 四 场

阿尔茜诺娅，阿塔尔，克莱奥娜

阿尔茜诺娅

怎么！ 你居然向胆敢顶撞我的人赔礼！

阿塔尔

母后，这样一件意外的事儿，有什么不能宽宥？
他这突如其来的返回毁了我，也坏了您的计谋。

阿尔茜诺娅

你没听懂他的意思，阿塔尔；他把她交在我手里。
你这就以我的名义去找罗马大使；

撇开随从，把他带到我的书房里来，
你幸福的命运，就让我来替你安排。

阿塔尔

不过，母后，假如应该……

阿尔茜诺娅

　　　　　　　　　　去吧，什么也别怕；
为了早些打开局面，我们得赶紧结束这场谈话。

第　五　场

阿尔茜诺娅，克莱奥娜

克莱奥娜

娘娘，您对他隐瞒了一个和他有关的意图。

阿尔茜诺娅

我怕让他知道了他心里会感到恐怖；
我怕他由于受过罗马人关于道德的教育
会害得我正酝酿的计划的果实从我手里失去，
会理解不了通过这种途径
使登上宝座合法化既不算骗局也不算罪行。

克莱奥娜

我本来就觉得罗马人有点儿不那么谨慎，
汉尼拔的死更促使我对他们没什么好评论。

阿尔茜诺娅

你就别把这么一件不公正的行为归罪于他们；
只有一个罗马人靠我的妙计让这事儿大功告成。

罗马原来让汉尼拔活下去，这种情况的合法性
并没有越出关于相互收容的法令。
因受过教训而知道他会干什么勾当，
罗马一直不容许他留在敌手的身旁，
虽然由于那悲伤而又清醒的回忆，
曾派人把汉尼拔赶出安提奥克斯① 的领地，
但罗马依然看到他的余生在一个同盟的王国里
没有什么忧虑也没有什么希望地流逝。
只有弗拉米尼乌斯因惨遭失败的父亲
留在自己脸上的羞耻而感到无限痛心，
因为我想你知道，当罗马的鹰旗
看见它的军团在特拉西梅诺湖滨② 一败涂地，
他的父亲弗拉米尼乌斯正是军团的将领，
就在那时落在汉尼拔手里送掉了性命；
于是这为复仇的渴望所驱使的儿子
就轻而易举地依从了我的巧计！
这靠我的计谋看见对手由我交在他手里的希望
通过他实现了我儿子返回家乡的梦想；
通过他，我使罗马强烈地嫉妒
尼科梅德在亚洲到手的好处，
看不得拉奥迪丝把她王国的所有领地
借与这王储联姻和普鲁西阿斯的国土结为一体：
从而使元老院面对这么崇高的英勇

① 安提奥克斯，一译安条克，此处系三世，叙利亚塞琉西王国国王。
② 特拉西梅诺湖，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地区佩鲁西亚城西。公元前 217 年，汉尼拔于此湖北岸大胜罗马军，罗马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阵亡。

所笼罩的强大帝国自然要忧心忡忡，
弗拉米尼乌斯于是让自己受命为大使，
专门来破坏这姻缘，对这国家的强盛进行限制，
这也正是罗马唯一感兴趣的问题。

克莱奥娜

阿塔尔会和他正追求的女王谈起这个诡计！
但在这么亲爱的情郎回来巩固自己的爱情之前
为什么罗马不曾有过什么表现？

阿尔茜诺娅

把这个带领着一支准备到处
去追随他燃起怒火的部队的胜利者激怒，
这未免过于冒险；我感到，只有把他
从他的堡垒中引到这里才是最好的办法。
梅特罗巴特因惊惧而干了这件事情，
假装为他违背我那不容抗拒的命令，
并自称被收买去将他杀害，
多亏神灵保佑，梅特罗巴特竟已悄悄地把他领来。
他来向王上申诉，请求作出公正的裁判；
他的这一控告把自己推向了危险的边缘。
我一点儿也不急于替自己辩护，
我会尽力将自己的地位不断巩固。
刚才看见他的时候我似乎已经吓坏，
我脸都变了色，我大声叫了起来：
他以为让我吃了一惊，但这完全是一种错觉，
因为让他回来本身就是我亲手制定的策略。

克莱奥娜

可是，不管罗马怎么采取这迫使拉奥迪丝
屈服的手段，阿塔尔到底会打什么主意？

阿尔蔷诺娅

我让我的儿子也醉心于这种爱情，
目的只在于迷惑王上、罗马和宫廷。
克莱奥娜，我对亚美尼亚王位并没有什么打算：
我所力争的只是为我确保比提尼亚的王权；
一旦这王冠属于我们，
那女王往后就会替自己挑选夫君。
只为了把她和她的情郎的心一起激怒，
只为了看她反叛，我才去将她催促。
王上会听凭这罗马人极力怂恿，
由于怕得罪罗马，他会起劲地发挥作用，
这太子，因合乎情理的愤怒而痛心，
必然会大发雷霆，顶撞他的父亲。
他又急躁又易怒，王上并不比他稍逊一筹；
我也会表现出我的忧愁，好象是火上加油。
只要这情郎稍微感觉到这种打击，
我的事情就有了把握，他的失败就肯定无疑。
这就是我和盘托出的心迹，我的全部计谋。
恐怕弗拉米尼乌斯已在我的书房里将我等候。
我们走吧，你可得注意保守你王后的秘密。

克莱奥娜

您太了解我了，别放心不下您的妙计。

第　二　幕

第　一　场

普鲁西阿斯，阿拉斯普

普鲁西阿斯

没有我的命令竟擅自返回，竟出现在这里！

阿拉斯普

陛下，您若因此感到忧虑，恐怕就没有道理，
尼科梅德殿下那崇高的节操
对于您可能担心的问题正是一帖灵药；
真叫人猜测这也许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别人：
这么突如其来的返回未免有失恭顺，
使人有理由对这么迫不及待的焦急
那神秘莫测的原因产生某种怀疑。

普鲁西阿斯

这种事儿我看得太多了，他的轻率
纯粹是对我的权力的一种侵害：
他再不肯听从我，以为他所征服的地方
再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在他的权力之上；
他以为只有他才是自己的准绳，象他这样的英雄

似乎都不会露出马脚，似乎都不必懂得服从。

阿拉斯普

象他这样的人通常总是这样的表现。
一尽到本分他们的丰功伟绩就变得暗淡；
这些高贵的心因他们战斗的声誉而骄傲，
这些为他们的士兵所簇拥着的军队的首脑
总把发号施令当成一种得心应手的习惯，
对他们来说，服从这件事就显得格外困难。

普鲁西阿斯

统统说出来吧，阿拉斯普，请说出臣下的名分
害得他们的整个荣誉沦于极其卑劣的一等；
请说出，虽然他们的出身预先给他们保留了王权，
但御座的命令倘若太慢，他们高贵的心就要反叛；
请说出，一位父亲过多地留下由他们继承的家私，
倘若他们等得太久，这财产便失去价值；
请说出，他看见从他臣民的富人和他的仆从中间，
无数隐隐约约的阴谋因此开始出现；
请说出，假如他还没有沦落到中断他讨厌的统治
和他那凄凉的岁月的境地，
至少一种傲慢而又虚伪的服从
一边给他留个空头衔，一边就已将他的权力架空。

阿拉斯普

也许完全是别的事儿引起他的担忧，
陛下，也许完全是别的事儿让他停留。
但这话对您并不是一种必要的劝告；
陛下是个好父亲，殿下又有高尚的节操。

普鲁西阿斯

我若不是个好父亲，他恐怕就有罪在身：
全仗着这父爱，他才能成为无辜的人；
只有他才能证明自己清白，才能替自己辩护，
换句话说，只有他才能让我上当，将我荼毒！
因为我毕竟得担心他高尚的节操
那抵制野心的斗争会归于徒劳，
担心他在内心深处迫使本性闭口无言。
对国王厌倦的人往往对父亲也会厌倦；
无数血的教训足以让我们记住：
谁也不会向强烈的统治欲让步；
一旦这种统治欲害得我们心乱如麻，
本性就成了盲人，道德就成了哑巴。
我该对你说吗，阿拉斯普？他曾帮过我的大忙；
由于加强了我的力量，他曾经让我欣喜若狂：
他不再象他所希望的那样向我称臣；
谁在事实上让我执政，谁就成了我的支配人。
他的功劳太大，再不能露在我的眼前；
让我欠下这么一大笔债的人，我真不喜欢看见。
当他在我身旁时，他所有的功绩就纷纷发言；
他单独和我在一起，每每形成一种神秘的责难：
他的出现不断让我想起，他曾三次使我成为国王；
与其说他象我，不如说我和他更加相象；
如果说我有朝一日会给他留下一顶王冠，
我头上戴的三顶早就是他的英勇对我的贡献。
我心里为此深感惭愧；我的困窘

处处都在复活，时时都在加重，
并不停地在我眼前呈现出这样一幅讨厌的情景：
给我三顶王冠的人也许会从我头上夺去一顶；
只要他动手去干，什么事儿他都能遂心如愿。
说吧，阿拉斯普，他若为所欲为，我该怎么办。

阿拉斯普

我深知，这不是他，而完全是别的什么人物，
就象真正健全的政治的规律所表明的那么清楚。
一旦臣下变成权势过大的角色，
尽管清白无辜，也决不是无可指责：
谁都想不到他会这么胆大妄为；
他因而可能犯下一种国事罪；
善于统治的君主往往审慎地凭借公正
而又严厉的惩罚来防止这种罪行的发生，
并通过对两方面都有效力的命令去防范
他正在酝酿的祸害或者他可能招致的灾难。
陛下，对殿下来说，他的德行实在完美无瑕；
这我已经对您说过了。

普鲁西阿斯

你就给我这样的回答？

你能不能向我担保他不会干出什么事
来替汉尼拔报仇，或者搞掉他的兄弟？
难道你以为他这个人会用冷漠的目光
看待他兄弟的求爱和汉尼拔的死亡？
不，别再抱什么幻想，他分明正走向复仇；
他有复仇的力量，他有复仇的借口；

他是我的国家所崇拜的初升的星辰;
他是民众的神,他是士兵的神。
由于相信士兵,他可能来发动民众起义,
凭借他的威望向我们剩余的力量猛烈袭击:
不过,我所剩下的这点权威尽管已经委靡,
恐怕还不至于完全虚弱无力。
我仍然非常希望巧妙地采取行动,
在极少的严厉中加入许多尊重,
体面地把他赶走,小心地把我的感激
和他功勋的价值交织在一起:
但假如他竟不服从我或竟敢将我抱怨,
无论他对我有过什么贡献,无论我得提防什么祸患,
即使我由此发现整个国家都给拿去冒险……

阿拉斯普

他来了。

第 二 场

普鲁西阿斯,尼科梅德,阿拉斯普

普鲁西阿斯

你来了,殿下!是谁将你召见?

尼科梅德

是能够亲自将又一顶王冠
呈献在陛下的跟前,
享受您的拥抱的荣幸,

做您的喜悦的见证这唯一的雄心。
当卡帕多西亚已经幸运地并入
蓬土斯与比提尼亚联合王国的版图，
我特地来感谢父王的恩宠:
陛下要在那里将我任用，
选中我的这只手来承受这种光彩，
让您胜利的荣誉降临到我的头上来。

普鲁西阿斯

你似乎可以免去我的拥抱，
这样的谢意本可通过书面让我知道;
你似乎不必用一种罪行来遮掩
你的胜利加在你的尊敬上的光环。
丢下我的兵营不管，这种罪当以死刑论处，
对谁都不可原谅，对将领尤其不可饶恕;
倘不是你，而是别人，即使有了这征服下来的国家，
没有我的命令就擅自返回，也得付出掉脑袋的代价。

尼科梅德

我玩忽职守，这我承认，我这不谨慎的心
太相信那过于强烈的愿望所产生的激情:
我对您的热爱引起了这种亵渎，
正是这种热爱曲解了我的义务。
假如与您相逢的幸福对我不是这么珍贵，
我也许就无可指摘;但与您如此远违，
害得我宁愿稍微失去您对我的器重，陛下，
为这崇高的幸福我甘愿付出犯个小罪的代价，
这罪行永远也不怕最严厉的法律，

只要这种爱让您看出我心头的离情别绪。

普鲁西阿斯

最蹩脚的辩白也足以对付一个父亲，
凭儿子的名义，什么错误都显得轻。
我只想从你身上看到我唯一的依靠：
你这就接受我如今理应给你的整个荣耀。
罗马大使正求见我；
他会看见我因信任而从你身上得到的收获；
你听他说吧，孩子，再替我回答。
你反正是名符其实的国王陛下；
我从此只是这国王的影子，岁月只给我的暮年
留下了一个徒有虚荣的头衔；
我恐怕只剩下两天来保住这个名义：
国家的利益只应该把你放在眼里。
如今你就接受这最高贵的标志；
你得千万警惕，别忘了你的过失，
由于这过失损害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为迅速纠正起见，明天你就得返回。
你得让这绝对的权力恢复光彩：
犹如我接受它一般，你就从我这里等待
这不可侵犯的全部权力；别让比你厉害的人物
找到借口将这权力恣意凌辱。
这凝望着你的臣民，这注视着你的宫廷，
会学你本身的样违抗你的命令：
你得为他们作出另一种榜样，你得在他们眼前
表明：我们最优秀的臣民都是服从的模范。

尼科梅德

我会比您所希望的更快地服从您，陛下；
但我要求我的服从的代价。
亚美尼亚女王对自己的国家负有义务，
我从那里看到我们的战斗所打开的道路。
眼下正该这颗星到自己的天空去发出光芒：
我求您给我这种光荣，让我送她回到故乡。

普鲁西阿斯

这光荣仅仅属于你，这享有盛誉的任务
所要求的不是国王本身，就是王储；
但为了把女王一直送到亚美尼亚，你得知道
有种礼仪实在必不可少：
你就等我派人替她的动身做好安排，
再到我的营地来代表我将她等待。

尼科梅德

她已经准备就绪，不想带更多的随从队伍。

普鲁西阿斯

我决不会对她的身份进行这样的侮辱。
大使进来了，得先听听他的意见；
再看看我们该照着怎样的吩咐去办。

第　三　场

普鲁西阿斯，尼科梅德，弗拉米尼乌斯，阿拉斯普

弗拉米尼乌斯

陛下，当我即将动身之际，罗马发来命令，
指示我再一次代表敝国向您提出申请。
罗马曾对令郎进行了二十年的精心培养；
您可以通过那些让您君王的血统在他身上
闪闪发光的非凡举止和高尚德行
看出我们罗马为他操了多少心。
特别是他掌握了出色地驾御权力的艺术：
这您可以深信不疑，这您可以亲眼目睹。
假如您对这番培养给予高度的重视，
望您就下令让他掌权：罗马要求您做这件事；
如果您让他沦为臣下虚度一生的话，
您也许就会辜负罗马对他的崇高评价。
因此今天就请让我能够对他说：
您在什么地方为他保留了一个有主权的王国。

普鲁西阿斯

臣民和元老院曾经给予他的关心
从我身上永远看不到一个忘恩负义的父亲；
我相信，就掌权而论，他有他的长处，
我并不想怀疑你刚才的一番陈述：
但你清楚，阁下，他的哥哥也就是太子
这勇敢的手已经把王冠替我戴了三次；
他刚刚又立下一场战功；
只因这么多丰功伟绩，我对他欠下某种光荣；
请允许他荣幸地代我回答。

尼科梅德

只有你们才要把阿塔尔扶上宝座，阁下。

普鲁西阿斯

只有你们的利益才会引起他这种要求。

尼科梅德

不过也只有你们的利益才会使我开口。
罗马究竟有什么企图，元老院究竟从哪里
为享乐和争权的你们，为贵国取得这权利？
享乐吧，争权吧，阁下，直到进入坟墓，
往后不是让罗马横行，就是让天理作主。

普鲁西阿斯

面对这样的朋友，就得自强不息。

尼科梅德

谁分割你的利益，谁就巴望你死；
这样的朋友，又惯于玩弄权术……

普鲁西阿斯

啊！别让我同共和国相处得不和睦；
对这样的盟国，你可得给予更多的尊敬。

尼科梅德

我看不过国王们都遭到他们的蹂躏；
无论罗马给你送回的这个儿子是个怎样的人物，
陛下，我都非常乐于把这礼物归还原主。
假如他这么精通运筹帷幄的艺术，
他就是罗马本应收藏的非同一般的财富，
罗马本应把这可贵的弟子留在自己身边，
或者让他做执政官，或者让他做独裁官。

弗拉米尼乌斯

殿下，从这场对我们如此不友好的谈话中，

你看得出汉尼拔教训的作用;
罗马的强盛这个背信弃义的敌人
埋在心底的只是蔑视和仇恨。

尼科梅德

不,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他尤其使我坚定不移:
对罗马要充分地重视,但决不要有任何顾忌。
你认为我是他的信徒,这我引以为荣;
当弗拉米尼乌斯向汉尼拔身后的名声进攻,
他应该知道总有一天他会让我看清
那迫使我的导师求援于毒药的原因,
他应该永远不会忘记当初这位伟人
就是从他的父亲那儿开始将罗马战胜。

弗拉米尼乌斯

啊! 这对我真是奇耻大辱!

尼科梅德

对死者你就别再侮辱。

普鲁西阿斯

你呀,你千万不要尽力挑起冲突;
你就直截了当地答复他向我提出的建议。

尼科梅德

好吧! 假如需要回答另一个问题,
阿塔尔就得登上宝座,罗马已经拿定这个主意;
既然罗马到处都享有绝对的权力,
罗马一发号施令,国王们就得惟命是听。
阿塔尔有高贵的品性、精神和心灵
有充当一个伟大的国王的全部光彩。

不过对他的信任已超过对一个罗马人的信赖。
我们得看看他能不能产生某种巨大的影响，
他若真有这种魄力，他的价值也就不同寻常：
把军队交给他吧，让我们看看他那巨大的威力；
让他替自己立下我替您立下的功绩；
让他对自己所征服的国家体面地掌权，
凭他自己的胜利往自己头上戴上王冠。
我愿助他一臂之力，他若肯让我分忧，
我愿从现在起就做他的副手。
罗马人的榜样让我有理由这么做；
著名的西庇阿① 就曾对兄弟出色地辅佐；
当安提奥克斯被他们废黜，
人们看见大哥在他最小的弟弟的命令下向前迈步，
赫勒斯蓬特② 海峡两岸，爱琴海沿岸，
排列在我们旁边的亚洲的其他成员，
都为他的野心提供了口实……

弗拉米尼乌斯

罗马对亚洲这所有别的国家都承担起保护的天职；
你在那里再也不能扩大你所征服的地域，
再也不能为你呼唤起可怕的暴风骤雨。

尼科梅德

我不了解父王在这个问题上的意旨：
但也许有朝一日我得依靠我自己；
那时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威胁的影响。

---

① 西庇阿(前 236—前 184)，古罗马统帅。
② 赫勒斯蓬特，达达尼尔海峡古名。

不过你尽可以往那些要塞发武器和军粮，

尽可以对我的新计划设置障碍，

尽可以对罗马人的援助及早安排，

只要弗拉米尼乌斯充当援军的头目，

我们就会替他找到特拉西梅诺湖。

普鲁西阿斯

殿下，你过早地滥用了我的好心；

大使的身份理应受到尊敬；

而我此刻给你的至高无上的荣誉……

尼科梅德

陛下，要么让我讲话，要么我就沉默不语。

我实在不会用别的方式替一位眼看人家

就要从他宝座之上向他发号施令的国王答话。

普鲁西阿斯

你这样说话就连我也给冒犯；

你应该抑制你所燃起的愤怒的火焰。

尼科梅德

什么！ 陛下，难道我能看别人给您的国家竖起界石，

看别人在我奔驰中拉住我的手臂，

看别人甚至放肆地威胁陛下，

而我对威胁竟不拿威慑去回答！

难道我还得感谢那公然警告我再也不能

高奏凯歌而不受惩罚的人！

普鲁西阿斯（向弗拉米尼乌斯）

阁下，你不妨原谅他这年龄引起的激情；

时间和理智会使他变得聪明。

尼科梅德

理智和时间早就让我睁开眼睛，
年龄只会使我睁大双眼，看得更清。
假如我象我这兄弟一般生活到今天，
标榜着一种虚无缥缈的勇敢
（只因这勇敢毫无用处，我才这么提起；
他在罗马看到的那么多因功绩
而大放光芒的完人所赞赏的对象
并没有了不起的胆量，虽然他还不曾将他们模仿）；
假如我在罗马和他一样在那些英雄身旁
所经历的那种安宁中度过韶光，
罗马也许就会给我留下整个比提尼亚，
就象长子历来从父王手里得到自己的国家，
假如您那在我指挥下的军队不懂得夺取战果，
罗马也许就不会这么急于要把阿塔尔扶上宝座。
但只因罗马看出这由赢来的三根权杖
和比提尼亚结合起来会形成无比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就非得拆开不可；按照这美妙的计划，
这位王子生来太高贵，实在不能做我的臣下！
既然他能凭借使我沉沦来为罗马效忠，
他就具有连亚历山大都望尘莫及的英勇；
为了让他取代我，我就得向他
让出我祖先的财产或付出我生命的代价。
多亏神灵保佑，我无所畏惧的努力
和我未来的威望终于引起罗马的妒忌；
陛下，您很快就可以让罗马不再眼红；

不过您可别强求我这个儿子的任何赞同：
那精心培育我的青年时代的导师
从来没有教过我干卑鄙无耻的事。

弗拉米尼乌斯

对于我能看到的问题，你都进行了抨击，
殿下，与其说是出于勇敢，不如说是为了利益。
你幸而作出的所有那些最难得的贡献
都不过是向你父王身上投下一笔存款；
这笔存款只是那些贡献的高昂价值的守护人，
仅仅为了你自己，你才立下那些功勋，
因为这依附于你父王宝座的灵光
不会落在除你以外的任何别人的头上。
的确，我原以为你也许略微来得更加高贵：
当罗马人显得高贵时，他们可没有什么谋私行为。
西庇阿，刚才你曾夸奖过他的勇气，
他就不愿对迦太基城进行统治；
凭借他为罗马帝国立下的全部功劳，
他得到的只是他的荣誉和非洲人这个称号。
你只有从罗马才看得到这么完美的德行；
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都只有另一种天性。
至于让你想象出我们会担忧
权力集中在你身上那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
假如你请教一下那些十分明智的人士，
他们就会劝你抛弃这些美妙的主意：
出于对你父王的尊敬我不再多说一句话，
但愿你有空时在这个问题上深思一下；

让你的战火少留些烟雾，
你的视野就会显得分外清楚。

尼科梅德

这想法是不是高尚或者这是不是梦幻，
时间自会作出某种判断。
不过……

弗拉米尼乌斯

不过，如果你感到
你醉心于让你军队的威望获得提高，
这威望我们可并不限制；然而好象
任何人都可以帮助自己的朋友一样，
你若不知就里，我倒很愿意让你懂得这个道理，
还要把话说在头里，好让你不至于感到惊奇。
再说，你可得相信，你一定要控制住
你已经吞入你心中的整个领土；
蓬土斯连同加拉提亚、卡帕多西亚
和比提尼亚会一起归你管辖。
你生命的代价，你祖先的财富，
并不会让阿塔尔达到你这声势显赫的地步；
既然对这财产地位的分割在你是一种痛苦，
罗马就决没有做对你不公正的事情的意图。
这位王子自会登上宝座，不要你任何帮助。
（向普鲁西阿斯）
亚美尼亚女王需要一位丈夫，
陛下，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
她正处在您的庇护下，她会听从您的支配。

尼科梅德

这就是把阿塔尔扶上宝座的真正秘密，
正象你刚才所说，丝毫也不夺走我的利益。
这出戏真是微妙，这出戏的编剧
转弯抹角地安排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结局。
对这个问题我只回答一句话，因为我毫无兴趣可言。
你得把这位女王当女王，就象她的确是个女王一般：
你可不要触犯她作为女王的权利；
否则我就会为此而不惜牺牲自己。
我如今就对你有言在先，但愿企图在我们的国家里
享乐的国王们在我们的治下永远也不会称心如意；
但愿在这里只有她支配她自己。

普鲁西阿斯

尼科梅德，你难道不能对大使谈谈别的事？

尼科梅德

不，陛下，虽然谈的只是女王，但不管怎么说，
一知道我会有什么结果，我就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

普鲁西阿斯

在我的宫廷里，你的无礼会给她惹下什么祸？

尼科梅德

除了保持或打破沉默，我什么也不会做。
我再一次请陛下多想想
把拉奥迪丝看作女王，就象她的确是位女王；
这就是我对您的恳求。

第　四　场

普鲁西阿斯，弗拉米尼乌斯，阿拉斯普

弗拉米尼乌斯

怎么！总是遇到障碍？

普鲁西阿斯

从一个情郎的角度看来，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这个因胜利而自负的骄傲的人
正打心眼儿里希望阻止我们进门；
但每个人都得遵从自己的命运。
国王之间的爱情并不就得走向结婚，
以国家利益为名的理由，往往比他的私情更灵验，
总找得到扑灭这种爱情的火焰的手段。

弗拉米尼乌斯

就象堕入情网一样，这女王也会心血来潮。

普鲁西阿斯

不，不；阁下，我替拉奥迪丝向你担保；
不过她到底是个女王，这种身份
似乎要求我们掌握些分寸。
虽然我对她毕竟拥有全权，
但我喜欢用请求的名义将这种权力遮掩。
我们这就去访问她吧；你就作为大使
亲自去向女王提起这门亲事。
我会协助罗马，我愿意引荐你。

既然她在我们手里，爱情就不会使你蒙受损失。
让我们从她对你的恭维的反应里
抓住那亮出话题的时机。

第 三 幕

第 一 场

普鲁西阿斯，弗拉米尼乌斯，拉奥迪丝

普鲁西阿斯

女王，既然这称号对你具有这么大的魅力，

失去这头衔恐怕就会引起你的一阵焦急：

大摆国王架子的人决不会长久地维持统治。

拉奥迪丝

陛下，我将遵从您这重要的指示；

一旦我掌了权，您就可以看见

一种那么有益而又高尚的政治活动的实践。

普鲁西阿斯

你在走向统治的道路上已经陷入错误。

拉奥迪丝

陛下，假如我走入歧途，您可以给我指出。

普鲁西阿斯

你太藐视罗马，你应该对一个代替

你先父的国王表示出更多的敬意。

拉奥迪丝

假如您愿意进一步看看我当国王的表现的话，
您就会看到我已把应有的感激给了两位老人家。
以女王的身份会见使团，
在您眼里倘若这就是滥用职权，
就是侵犯您，就是在您的国家内
对您的权力犯下侵害罪：
那我就拒绝这王位，陛下，我就不愿给予
我自己这仅仅在亚美尼亚才属于我的荣誉。
只有在那里我才能从我的宝座上带着更辉煌的光荣
通过罗马的使节表示对罗马的敬重，
以女王的身份回答，并当作既使人们
谈论我又不断地激励我的功勋。
这里只是我不怎么熟悉的职守，
因为除了亚美尼亚，我毕竟一无所有；
女王这崇高的称号在别处只容我
不去理会那要我俯首听命的宝座，
只容我独立生活，到处
只有神灵、理智和我自己给我作主。

普鲁西阿斯

那主宰你的神灵和你的父王
凭借权力把保护你的责任放在我的肩上；
你看来得再一次认识
国王的理智的整个含义。
为了领会这种含义，我们这就去亚美尼亚；
我来当一个富有经验的旅伴送你回家；
我们这就动身吧；从明天起，既然你愿意，

你就准备去看看你那已经沦为废墟的故里;
你就准备到你整个的国土上去看看
那疯狂的战争所留下的最可怕的场面,
那高山般的尸首,那河流般的血水。

拉奥迪丝

我就是失去我的国家,也要保卫我的地位:
我的自尊给我带来的这巨大的不幸
只会使我沦为您的奴隶,决不会让我甘做您的臣民:
您手里掌握的只是我的生命,决不是我的尊严。

普鲁西阿斯

我们会让你这不肯就范的勇敢发生重大的转变,
当你的眼睛震惊于所有那些惨祸,
一旦看见阿塔尔登上你祖先的宝座,
那时,你或许就会徒然地向他恳求
让你重登宝座,白白地请他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拉奥迪丝

假如有一天您的战争把我害到那种地步,
我的灵魂,我的勇气,就会一改往日的态度。
不过,陛下,您恐怕走不到那么远:
我的命运之神偶尔也会将我照管;
这些神灵将给您启示,或者将发现有人
正和罗马给您派来的那么多英雄进行斗争。

普鲁西阿斯

你把你的支柱建立在一个自大狂的身上;
而他正拖着你和他一起走向灭亡。
女王,你得正确地估计你自己,你得三思,

你得选择：是做女王，还是做拉奥迪丝；
假如你要掌权，你就得让阿塔尔披上王袍，
这就是你从我口里听到的最后的劝告。
再见。

第　二　场

弗拉米尼乌斯，拉奥迪丝

弗拉米尼乌斯

女王，毕竟完美的德行……

拉奥迪丝

你就随王上去吧，阁下，你已经完成你的使命；
我得再声明一句，省得你自我吹嘘：
此刻我没有义务也不愿意听你唠叨下去。

弗拉米尼乌斯

我也得正告你，在这极度的危险里，
作为大使自然不如作为钟情于你的男子，
不如因你所面临的命运而心急如焚，
力图止住你正陷入的痛苦的人。
不过我敢作为朋友私下提醒你：
完美的德行需要明智，
就是为了本身的利益，你也该仔细想想
自己所处的时间和自己所在的地方。
一位国王内心深处的那种高贵的勇敢
倘若没有这种修养就只是一种近于鲁莽的大胆，

他这轻率的品性，只是徒有虚荣的空名
在与真正的幸福的那种隔绝中的反映，
只是那无谋之勇对自己原该顾忌的危险的沉湎，
这种勇敢希图被人赞赏，只不过落得被人可怜，
只不过落得在深长的叹息后向我们哭诉：
“我有过统治的权利，但不会用它来为自己服务。”
你惹得一位国王生气，你明明看见他的军队
人数众多，唯命是从，每每奏凯而归；
而你又落在他手里，在他的宫中打发光阴。

拉奥迪丝

我不知道荣誉是否有过虚幻的光明，
阁下；我倒很愿意作为朋友向你应对。
我的明智并没有完全沉睡；
且不去研究由于哪种嫉妒的命运
这高贵的勇敢竟和你这么难于共存，
我只想让你明白：我所显示的品性
并不象你所感觉的那样是一种近于鲁莽的德行；
倘若我有权登上宝座，我的品性就要为它服务，
并一定能够赶走那企图夺走我的王位的歹徒。
我看见边境上有一支强大的军队，
正如你所说，这军队每每奏凯而归；
但这军队由谁指挥？归哪个将领调遣？
王上若因它强大而不安，也许就会对它不满，
假如他想从自己的国家闯入我的国家，
我就会劝他赶紧让另一支军队来保驾。
但我正生活在他的宫中，留在他的国家里，

我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对他有所顾忌。
阁下，在他的宫廷内部，在亚美尼亚外面，
德行为反抗暴政都得到了支援。
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准则怎样侵害公众的幸福，
凡是他的臣民都有目共睹：
他们都了解尼科梅德，都看出他后母的嘴脸，
他们都知道，也都理解他心里的深仇大怨；
都清楚王上对王后百依百顺的奴才身份，
也都更深刻地认识到那些最危险的友人。
至于我，虽然你认为我已走到悬崖的边缘，
但我决不会心血来潮地对阿塔尔投以白眼，
我会避免那一旦他从我手里
夺去国王的资格就会从我心里得到的鄙视，
我会把他看作一个平庸的灵魂，
看作一个仅仅靠命运才活下来的人，
与其说是我的丈夫，不如说是我的臣民；
夫妇关系并不能使他摆脱这不平等的处境。
我的臣民也都会照我的样子不给他什么尊重。
阁下，这对一颗高贵的心也许会引起无比的苦痛：
我的拒绝正是为他好，虽然他有这种愿望，
但我要让他的德行免去永久的悲伤。

弗拉米尼乌斯

你讲的固然都是实话，但你此刻毕竟还是女王：
我看你的确是凌驾于军队和宫廷之上；
这国王不过是一种设想，至于他的权限，
只是你出于怜悯让他掌握的那么一点。

怎么！你甚至不想和我继续交谈！
既然如此，女王，你就原谅我的大胆；
请容许罗马最后借我的口向你表明心迹；
接见使团依然是你的一项权利；
或者，如果这身份在亚美尼亚外并不让你遂意，
那就请容许我以普通罗马人的名义告诉你：
与罗马结盟，使自己成为对罗马的一种支援，
这是当今坐稳江山的唯一手段；
执政者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使自己的邻邦受到约束，
使自己的臣民得到安宁，使自己的敌人感到恐怖；
一旦一位君王因自己友邦的威望而分享荣誉，
他在自己的宝座上就永远不会有倾覆之虞；
比起所有那些敢于把君王的标志戴在头上的人物，
有了这种身份，阿塔尔一定会更象国王，更象君主；
总之……

拉奥迪丝

够了；我完全懂得这中间的奥妙：
所有的国王都只有博得你们的欢心才能登上大宝；
只要罗马按自己的意愿去支配他们的国家，
它当然就不必为它的阿塔尔付出什么代价；
手里收下那么多礼物的阔佬
似乎就用不着死皮赖脸地向人乞讨。
为了一位高贵的王子，罗马的保留真叫我惊奇：
除去他的一顶王冠，罗马扣下了我多少权利？
只替一个臣下盘算，这太叫我烦闷，
假如他是奉你们的命令而来，假如你们的联盟

通过他的双手让至高无上的权力染上污点，
我就觉得这样一个国王不配做我的侣伴。
这就是我不能违背的思想：
我决不要那种惯于俯首听命的国王；
既然你已看清我内心的一切，
阁下，你就别再白白恳求，别再白白威胁。

弗拉米尼乌斯

面对你这种糊涂，我怎能不替你惋惜？
女王，我再提醒你一次，你可得熟虑深思：
你得好好想一想罗马的实力，罗马可能采取的措施；
假如你还爱护你自己，你就得担心你会惹罗马生气。
迦太基已被摧毁，安提奥克斯已被打垮，
什么也不能干扰我们去实现自己的计划：
海上的一切都在发抖，地上的一切都已屈服：
罗马如今就是世界的霸主。

拉奥迪丝

世界的霸主！ 啊！ 你们也许会叫我害怕，
假如亚美尼亚和我的心离不开这霸主的话，
假如伟大的汉尼拔后继无人，
假如他没有在尼科梅德殿下身上再生，
假如他没有往这么高尚的手里
留下战胜罗马人的万无一失的奥秘。
这么坚强的弟子一定有勇气
把汉尼拔那并未过时的教训贯彻到底：
亚洲已经感受到这种勇气，从这里他学到无数道理，
他夺得的三根权杖就出现在这不可形容的熔炉里。

面对一次次伟大的尝试，连卡皮托山[1]
恐怕都不得不因其中的绝招而心惊胆战，
总有一天它再不能……

弗拉米尼乌斯

这一天依然遥遥无期，
女王，在必要的时候，自有人会告诉你，
哪些神会从上到下把渎神的人们打翻在地，
甚至在离开特利比亚河[2]与坎尼[3]之际，
卡皮托山的阴影都曾使你那伟大的汉尼拔惊恐万状。
这就是你那给罗马带来无数不幸的打手的下场。

第　三　场

尼科梅德，拉奥迪丝，弗拉米尼乌斯

尼科梅德

不是罗马给了代理人十分广泛的权利，
就是你为了完成你的使命而费尽心机。

弗拉米尼乌斯

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使命；至于我结束与否，
我会向别人而不会向你说明理由。

尼科梅德

那我就求你干下去，让我的爱情

---

① 卡皮托山，在罗马，其地有丘必特庙。
② 特利比亚河，在意大利北部，系波河支流。公元前218年，汉尼拔于此战胜罗马军。
③ 坎尼，意大利阿普利亚地区古城。公元前216年，汉尼拔于此战胜罗马军。

反倒获得和女王始终情投意合的荣幸：
你在她心里已经引起这么重大的进步，
你那番话以这么巨大的魅力把她迷住，
害得我不花大力气就不能从她的心上
清除你的高论本想对她产生的影响。

弗拉米尼乌斯

可耻的献媚引得她堕入不幸的深渊，
这使我出于怜悯向她提出了规劝。

尼科梅德

替她想出这么一个好心的主意，
你真是个既大发慈悲又体贴入微的大使。
他可曾劝你多多地表现出怯弱，
女王？

弗拉米尼乌斯

啊！太过分了；你竟在发火。

尼科梅德

我在发火？

弗拉米尼乌斯

你要知道还没有什么地方曾经出现
让一位大使神圣的尊严……

尼科梅德

请别再向我们吹嘘大使的高人一等和显赫一时：
谁出了这个主意，谁就再也算不上大使；
他越出了自己的职分，辱没了自己的职务。
请告诉我，女王，他是否已经得到了答复？

拉奥迪丝

是的，殿下。

尼科梅德

那就请记住，从此我把你

仅仅当作阿塔尔的代理人，当作弗拉米尼乌斯；

假如你果真惹我动火，我或许

就会对害死我的导师汉尼拔的凶手再说几句。

这就是你能从我这里获得的全部光荣；

假如你不满意，就请找王上去诉说苦衷。

弗拉米尼乌斯

虽然王上是个好父亲，但他仍然会替我伸张正义；

不然的话，面对他的拒绝，罗马自己也会主持公理。

尼科梅德

愿你去抱住王上和罗马的双膝。

弗拉米尼乌斯

后果自会作出回答；殿下，你还是想想你自己。

第　四　场

尼科梅德，拉奥迪丝

尼科梅德

这个主意最好还是让王后清楚。

我的大度终于向我对她的憎恨让步：

我对她够宽容了，一直不曾揭发

她那卑鄙的谋杀的计划；

可她逼得我非说不可，她的全部罪行才露了底。

我已经向王上透露了散诺和梅特罗巴特的消息；
由于他们的报告有些内容使他吃惊，
王上已经亲自留心去考察详情。

拉奥迪丝

殿下，我不知道这件事的下文会是怎样；
不过我实在不清楚这来龙去脉的真相，
不清楚王后怎么逼得你发起这突然袭击。
她越该怕你，她对你却越没有顾忌，
你越是抓住她无耻的勾当迫使她不敢轻举妄动，
她却越是把你看作死敌来向你进攻。

尼科梅德

她抢在我前面告状，又随机应变地力争
把这种控诉表演成一种怨恨；
这伪装的勇敢所藏的骗人的假面具
在我们面前掩盖了她的虚弱，隐瞒了她的恐惧。

拉奥迪丝

宫闱的秘密往往是这么深藏不露，
就连最英明的君主也总给蒙住。
你若不是为了保卫我而到这里来，
我对阿塔尔就没什么斗争非得展开；
我俩的爱情，罗马过去并没有干扰的打算；
再说，王上也只容许你在这里留这么一天；
就在这一天，当着你的面，罗马
居然热心地替他来催我出嫁。
而我，在反复琢磨中一点也没有看出
还有谁不在期待你那动身归队的工夫，

我的眼前始终有某种阴霾。
向我投下黑影，档住我的视野。
王上宠爱自己的妻子，害怕罗马，至于你，
假如他那微带嫉妒的眼睛看不到你的功绩，
至少，用不着多费口舌，我也许就能向你说明：
王上宁愿做出奇的好丈夫，也不做起码的好父亲。
你看阿塔尔这会儿来得多么不合时宜！
谁喊他来缠住我们的？什么居心？什么诡计？
殿下，我真闹不清我不得不想的这些问题；
不过假如要我出场，我就非得粉碎这种打击。
我且和你分手。

第 五 场

尼科梅德，阿塔尔，拉奥迪丝

阿塔尔

女王，这么亲热的交谈
怎么我一进来就害得你不再迷恋？

拉奥迪丝

你这叫我恨不得把话说绝的纠缠不已
简直会烦得我变成另一个拉奥迪丝：
我的心思他都清楚，他这就来替我回答，
就象他替王上和弗拉米尼乌斯对话。

第　六　场

尼科梅德，阿塔尔

阿塔尔

既然赶走了她，殿下，我就干脆回家。

尼科梅德

不，不；我反正有件事要跟你谈一下，
阁下。我曾以兄长的名义
放弃命运为我保留的王位的利益；
由于希望独力保卫我亲爱的未婚妻，
我曾经请求你照样向她攻击，
请求你在你的计划里千万别掺入
父王的支援和罗马人的帮助。
然而，不是你没有很好的记性，
就是你压根儿就没留心我对你的叮咛。

阿塔尔

当你没有让双方完全平等的时候，
殿下，你逼得我把你的嘱咐抛在脑后。
你诚然丢开了几项长子权：
但你难道丢开了女王的心愿，
丢开了使你赢得她的爱情的所有美德，
丢开了能够使一切都入迷的高尚本色，
丢开了你夺得的三根权杖和六场胜利，
丢开了向一百多个城池发起的辉煌的突击？
凭这么些助手，对你就什么都没有疑问。

因此你得让女王对我们两人一视同仁:
你可再也别让她看见胜利往你的手中
大把大把地撒来的这一长串光荣;
你得让她有一天能够忘掉
你非凡的美德和出众的功劳;
不然的话你就得容许罗马和父王
在另一个天平里同你的英勇和她的爱情较量:
他们所赢得的一点儿优势足以让你掂出斤两,
别看他们只不过拿一块小小的砝码放在天平上。

尼科梅德

只因不曾把你在罗马的那些岁月完全浪费,
你这高尚的文雅之士才会这样自卫:
虽然你没有心肝,但你倒很会说风趣话。

第 七 场

阿尔茜诺娅,尼科梅德,阿塔尔,阿拉斯普

阿拉斯普

殿下,王上要见你。

尼科梅德

王上要见我?

阿拉斯普

是的,殿下。

阿尔茜诺娅

殿下,诽谤往往容易不攻自破。

尼科梅德

我不懂您为什么拿这句话来开导我,
我一点儿也不怀疑这个真理,
母后。

阿尔茜诺娅

　　假如你对这个真理从来也不曾怀疑,
殿下,你或许就不会出于使你得意的希望
从那么遥远的地方把散诺和梅特罗巴特请来帮忙。

尼科梅德

母后,我可一直坚持把事儿都给掩盖:
但您却逼得我让他们全都说出来。

阿尔茜诺娅

事实迫使他们讲话,胜过你慷慨赠予的金钱。
这种粗俗的货色并不遵守自己的诺言;
这两个家伙所谈的比他们当初答应的还要多。

尼科梅德

我替您生他们的气,不过您本希望我恼火。

阿尔茜诺娅

我现在依然希望你恼火,只因从这件事上发现
你的德行有了污点,我未免感到遗憾;
只因不得不把恶毒的骗子的高贵身份
加在你光荣的名义上,我未免感到气愤。

尼科梅德

照这么说,我难道引诱过他们和您作对?

阿尔茜诺娅

为这件事我感到悲伤,你也会感到羞愧。

尼科梅德

难道您想从此再也不相信他们？

阿尔茜诺娅

不，殿下；我对他们讲的话依然给予信任。

尼科梅德

他们说了什么讨您喜欢的话，竟使您听得进去？

阿尔茜诺娅

两句真话，这两句话让你满载了荣誉。

尼科梅德

我能不能从您口里听到这两句重要的话？

阿拉斯普

王上已经等得心焦，你已经耽搁得太久，殿下。

阿尔茜诺娅

你会从他那里听到这两句话，你已让他等得太久。

尼科梅德

我终于开始听出您的话音，母后：
父王的伉俪之情，已经取代了父子之爱，
看来要让我沦为罪人，让您保持清白。
不过……

阿尔茜诺娅

停一停，殿下；这“不过”是什么意思？

尼科梅德

有两句真话会让我喘口气。

阿尔茜诺娅

这两句重要的话，你能不能让我心中有数？

尼科梅德

您向王上打听去吧；我已耽搁了太长的工夫。

第 八 场

阿尔茜诺娅，阿塔尔

阿尔茜诺娅

我们赢了，阿塔尔；这高贵的尼科梅德就要看见
是什么了不得的下场尾随着他的诡计多端。
他自己造成的这两个原告，
我得收买过来去把他搞掉，
他为了诽谤我而收买的这两个控诉人
对这么卑劣的阴谋决不会竭力支撑。
这两个原告都曾将我指控，这两个原告
都已供认一个王子对我玩弄的可耻而又卑怯的花招。
但愿事实面对着那些国王显得强劲有力！
但愿这些事实找到大门摆脱一颗心的樊篱！
但愿他们从这些事实中看出那一戳就穿的谎言！
这两个原告本想叫我完蛋，到头来却使他破产。

阿塔尔

我真高兴，看到这样的一种欺骗
让您的光荣显得更加纯洁而又灿烂；
不过倘若您能稍微置身于利益之外，
琢磨琢磨这场骗局，仔细看看它的来龙去脉，
您恐怕就永远也不会没有一点儿顾忌，
对两个坏人这么轻信不疑。

这两个背信弃义的家伙
如今一起声称既被他收买又被您诱惑:
难道您就该无视他的情操和功勋,
倒相信这两个这么丑恶的灵魂?
谁招认自己出尔反尔,谁就不配得到信赖。

阿尔茜诺娅

你为人宽厚,阿塔尔,这我看得出来;
连你情敌的荣誉,你都十分珍惜。

阿塔尔

虽然我是他的情敌,但我毕竟是他的兄弟;
我们是同一个血统,这血统在我的内心深处
怎么也不能把他看成飞短流长之徒。

阿尔茜诺娅

如果他不灭亡,那我就肯定完蛋,
难道你相信我是个杀人犯倒不那么困难?

阿塔尔

假如我难以相信攻击他的这些见证人,
一旦他们控告你,我就更不会相信他们。
母后,您的德行超过了罪行。
因此请您容许我对他保留一点儿尊敬:
他的美德在宫廷里引起许多人的妒忌,
您身边有个眼红的人就曾想置他于死地;
这卑怯的谋害只不过是嫉妒的一支投枪,
这种嫉妒正力图对这美好的生命进行诽谤,
而我,假如对别人我能凭自己的感觉去想象,
我料想别人的体验也就和我亲身的感受一样。

对这么一个高尚的情敌，我迫不得已采取行动，
但决不去制造他的不幸，决不去损害他的光荣。
我尽力争取援助，但决不偷偷摸摸；
我相信他干起来不会不如我光明磊落，
我相信他只会遵从他的荣誉所引起的希望，
他只会让他本身的价值来和我的心愿较量。

阿尔茜诺娅

你还没见过什么世面，你还不会求爱。

阿塔尔

难道作为王子我对爱情就该另眼看待？

阿尔茜诺娅

孩子，你这是作为青年人来看待并谈论爱情。

阿塔尔

母后，我在罗马学到的只是德行。

阿尔茜诺娅

时间会凭借新的实践让你懂得
国王的继承人需要怎样的道德。
不过，假如太子还是你哥哥的话，
你可也别忘了我是你的妈妈；
不管你产生过怎样的怀疑，
你还是来了解一下父王对这个问题的旨意。

第　四　幕

第　一　场

普鲁西阿斯，阿尔茜诺娅，阿拉斯普

普鲁西阿斯

你这就去传太子来吧，阿拉斯普。

（阿拉斯普下）

至于你，

王后，你就止住你这叫我心碎的叹息。

当你不靠眼泪的帮助就能完全支配我的时候，

难道还需要用你的痛苦来压得我的心无法忍受？

难道还需要让这些眼泪来替你辩护？

难道我还怀疑他的罪恶或你的清白无辜？

难道你以为他告诉我的种种情况

凭某种印象就会动摇我的思想？

阿尔茜诺娅

啊！陛下，还有什么能够清除

一时的欺骗对无罪的人的侮辱？

难道我还能看见谎言转眼就失败，

美德重又获得完整无缺的清白？

这谎言往往会留下某种可耻的记忆，
给最崇高的荣誉带来一点污迹。
你的宫廷里有多少造谣惑众之徒！
太子有多少人盲目地将他拥护！
他们一旦听到他将我诋毁，
就会以为只有你的爱情才证明我无罪！
倘若我的名誉因此留下最微小的污点，
倘若猜疑因此潜伏在最卑贱的臣民中间，
我怎么还配得上你？这种惊恐不安
一触动我的心弦就害得我泣涕涟涟！

普鲁西阿斯

啊！对一个钟情于你并有责任爱护你的丈夫，
你的顾忌未免太多，你的估计未免过于不足。
荣誉遭到了诽谤只会显得更加坚强，
蒙受了损害只会发出更大的光芒。
尼科梅德来了，我想今天……

第　二　场

普鲁西阿斯，阿尔茜诺娅，尼科梅德，
阿拉斯普，众卫士

阿尔茜诺娅

陛下，对我们唯一的支柱，我求你多多恩典！
我求你把恩惠赐予他手中这么多的丰功伟绩！
赐予这位征服者，赐予这位攻克城池的勇士！

赐予……

尼科梅德

为什么，母后？难道是由于夺得因我的灭亡
而移交给您儿子的那三根权杖？
难道是由于把你们的军队带到亚洲那么遥远的深处，
连你们的罗马都因此表现出嫉妒？
难道是由于极大地维护了王上的尊严？
难道是由于人们对我战功的欢呼声响彻你们的宫殿？
难道是由于完全地恪守伟大的汉尼拔的准则？
倘要替我请求恩典，您就得选择我的罪恶，
而所有这些就都是我的罪，母后；您若替我的罪行
再加上我对那几个被某人收买了的坏蛋的轻信，
再加上这害得我对他们的诡计
不能识破的我坦率的灵魂和绝对的忠实，
那么，对于只有在部队里，只有远离宫廷
才看到光明的人，对于只凭自己的聪明
所产生的一股勇气而毫无悔恨地生活
并毫无怀疑地前进的人来说，这是光荣而不是罪过。

阿尔茜诺娅

我收回我的话，陛下；他并没有罪。
假如他曾想用永久的耻辱将我诋毁，
他就会仅仅听命于继母的身份
促使象他这样的人产生的那种常见的憎恨。
他这被那种强烈的反感缠住了的心
就免不了把我看作他受到的所有暗箭的起因。
让他的导师汉尼拔不顾公众的信奉，

陷入惊惧而作出狂怒下的举动；
让那老人宁可把光荣和自由
托给绝望也不托给相互收留；
那种恐怖，那种狂怒下的举动，都来自我的暗计。
正是我的暗计本身从拉奥迪丝身上发现某种魅力。
正是我让阿塔尔象他一样去投以青眼；
正是我迫使罗马做阿塔尔的靠山；
那对他的一切伤害都仅仅来自我这只手；
为了搭救他的情人，为了替他的导师报仇，
陛下，假如他曾想方设法让我离开你的身旁，
这对一个起了疑心的情郎就什么都大可原谅。
这微不足道而又徒劳的努力触及不到我的灵魂。
我知道我所有的罪都只在于做了你的女人；
我只好由这身份去逼得他不让我安宁：
因为除此以外他究竟还能给我按上什么罪名？
十年来，自从他指挥一支部队，我的赞语
什么时候拒绝过提高他的声誉？
在那连最短暂的拖延都会置他于死地，
必须给他以强有力的支援之际，
除了我，谁能更焦急地催促那必要的援助？
还有谁能更迅速地帮他摆脱厄运的束缚？
在你的周围难道有过更体贴入微的官员
比我更加紧给他提供人力和财力的支援？
这你知道，陛下，作为他感谢的表示，
当我尽了自己的一切力量给他以支持，
我发现他居然想把我毁在你的身旁；

不过对一个起了疑心的情郎什么都可以原谅：
这我已经说过。

普鲁西阿斯

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还有什么辩白？

尼科梅德

母后对我的亲切关怀真叫我感到奇怪。
我不想对您说，她借以维持我的生命和体面
并这么夸大其词地在陛下面前
吹嘘的那些强有力的援助，
都不过是通过我的手来替阿塔尔的威望服务；
从那时候起她就靠我的臂膀
为他积累和准备您如今看到的力量。
不管母后可能受到什么感情的驱使，
我都让苍天去评判，苍天知道她打的主意；
苍天知道她曾经怎样希望拯救我的灵魂；
苍天会给她或许还会给我们以公正的评论。
不过，既然表面现象毕竟显得这么好看，
她为我费了口舌，我也就得替她唠叨一番，
并且为了她的利益让陛下想起
还有两个坏蛋您早就该处治。
对散诺和梅特罗巴特您可得给予严惩。
母后的荣誉正等待您作出这可敬的牺牲；
两个坏蛋曾将她控告；假如他们一齐反悔，
改口说她清白无辜并指控您的儿子有罪，
他们一事无成，倒愚弄了一位高贵的国君，
那么，对他们处以极刑就显得十分公正。

一旦侮辱降临到我们这种人的身上，
就只有血流成河才能补偿：
他们还没有因出尔反尔而这样清过帐。
您得让欺骗在严刑之下归于灭亡；
要不然您也许就会让您的整个王族
受害于不讲信义的无赖轻浮之徒。
如果居然有个先例来保障这种诽谤的安全，
这先例就不仅有害，而且是拿我们的生命去冒险。

阿尔茜诺娅

怎么！ 陛下，难道由于真诚竟要将他们惩处，
这真诚使他们的实话突然脱口而出，
这真诚向你暴露了他那和我作对的欺骗，
这真诚让你重又获得妻子，让我幸免于难，
这真诚曾阻止你宣布对我的判决；
难道为了我居然要抹煞这一切！
你太聪明了，殿下，这番话真叫我大开眼界。

普鲁西阿斯

你且撇开梅特罗巴特，先考虑替你自己辩解。
你得洗刷你这么卑鄙这么可耻的重罪。

尼科梅德

洗刷重罪！ 竟是我，陛下！ 您这样认为！
您不是不清楚，象我这样的人
倘要让自己犯罪，就要干得稍微高明几分，
自己的荣誉反正可以倚仗权力的庇护，
实在不必犯下大罪去试图尽自己的义务。
鼓动您的臣民纷纷揭竿而起，

号召您的军队去维护一位被压迫的女王的利益；
举起臂膀，赶来从您的手里拉出队伍，
不顾阿塔尔的爱慕，不顾罗马人的拦阻，
和您的全体战士一起，和整个亚美尼亚一起，
在您的国家里向他们的暴政发起猛烈的攻击：
这才是象我这样的人倘若下得了决心
对您不讲信义或许就会做出来的事情。
欺骗不过是庸人的赌注，
这正是女人特有的天赋。
因此，陛下，对散诺和梅特罗巴特您可得惩处：
为了母后，或者为了我，您得向他们进行报复。
在这最后的时刻，良心急不可待；
任何顾忌都因回禀神灵而不复存在；
眼看着走投无路，这些反复无常的坏蛋
很可能再一次推翻自己的前言。

阿尔茜诺娅

陛下……

尼科梅德

说吧，母后，您这就说明
您固执地反对公正地对他们处刑的原因；
要不然就让我们设想，在死亡的门口，
他们或许会由于没有让您高兴而感到内疚。

阿尔茜诺娅

你看他的仇恨对我显得多么残忍；
我替他辩护，他反倒把我说成罪人：
不过，陛下，我在这里惹得他生气，

我走开大概就会让他恢复理智；
我走开就会给他高尚的心带来安宁，
或许还会免去他的一些罪行。
我并不要求你出于怜悯而保证
把王位传给我所保护的人，
也不要求你为了确保阿塔尔的安全
而在他们之间平分王权：
假如你的罗马朋友对这件事有过某种关照，
那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我也没有这种需要。
我决不至于那么薄情：一旦你在我的怀抱里
停止了呼吸，我就不再追随你；
在你的陵墓上，我最初的悲伤
就会让我的鲜血和我的泪水一起流淌。

普鲁西阿斯

啊！王后！

阿尔茜诺娥

是的，陛下，那不幸的时刻
将随着你最后的叹息让我的命运降下帷幕；
既然这样他就永远做不成我的国王，
我还要怕他什么？他又能拿我怎么样？
至于这人质，至于我这已经害得他心头
涌起无限不安的儿子，我的全部要求
就是让他回到罗马人那里去完成
他因你而在他们怀抱里成长起来的生命旅程，
让他没有危险也没有荣誉，
带着对你给我的爱的无力的记忆回到那里去，

你高贵的太子正为你尽力，一旦他再也没有
什么眼中钉，他就会成为你更好的助手；
你可别怕罗马，对罗马的报复心你也不必紧张；
他可有使不完的勇气来对付罗马的整个力量：
他知道那了不起的汉尼拔的所有秘密，
他那位英雄到处给罗马以那么致命的打击，
使亚洲和非洲对迦太基和安提奥克斯
因他而取得的胜利都感到异常惊奇。
因此，我这就走开，好让骨肉情义
无拘无束地唤起你的仁慈；
不过，我再也不愿看见，当着你的面，
我素来敬重的一位王子竟卑鄙地将我冒犯，
我再也不愿看见，我竟被迫激起
你对这么勇敢而又无愧于你的儿子的怒气。

第　三　场

普鲁西阿斯，尼科梅德，阿拉斯普

普鲁西阿斯

尼科梅德，总之，这种吵闹真叫我气恼。
无论人家敢怎样怪你，我都不以为你胆小。
不过我们得答应正在抱怨的罗马某件事情，
得尽力让因你而感到忧虑的王后安心。
我对你满怀温情，我对她一往情深；
我实在不愿看见你们这永无止境的怨恨，

也不愿看见我希望长久保持的崇高的感情
只是为了害得我柔肠寸断才占据我的心。
我但愿天性和爱情在我心里和睦相处,
但愿在这种气氛下做父亲也做丈夫……

尼科梅德

陛下,您可真的肯给我信任?
愿您别做父亲也别做丈夫。

普鲁西阿斯

那做什么?

尼科梅德

做国君。

您得坚决地恢复您这高贵的品性。
真正的国王既不是丈夫也不是父亲;
他只注意他的王位,别的全不留心。您得掌权;
您对罗马毫无畏惧,罗马在您面前就会更加胆寒。
虽然这个国家这么辽阔又这么强大,
但您已经看得出它对我多么害怕,
它多么希望搞掉我而向外扩张,
因为它预料我会雄长一方。

普鲁西阿斯

忘恩负义的东西! 你既吩咐我掌权,那我就用权:
你就挑选吧,要拉奥迪丝,还是要我的四顶王冠:
你的国王拿这样的分配让你们兄弟俩受用;
我不再是你的父亲,对你的国王你可得服从。

尼科梅德

假如陛下也是拉奥迪丝的国王,

提出让我挑选她还有某种合理的地方，
我或许就会请求您给我考虑的时间；
不过最后为了让您喜欢，又不将她冒犯，
陛下，我会不作毫无价值的辩驳，
我会遵从您的意旨，不去理会您的许诺。
愿您把我的一切权利转给我亲爱的兄弟，
愿您给拉奥迪丝留下自由选择的余地。
这就是我的抉择。

普鲁西阿斯

多么可耻的灵魂！
什么样的狂热害得你因一个女人而头脑发昏！
没出息的东西！你爱这个女人居然胜过你的才华
为光宗耀祖而付出的那些辉煌的代价！
堕落到这无耻的地步，你难道还有脸活下去？

尼科梅德

我相信学您的榜样会给我带来荣誉。
您爱一个女人难道不正胜过您这促使
所有那些国家和您的国家联成一体的儿子？

普鲁西阿斯

难道你看见我为她而放弃了王冠？

尼科梅德

难道您看见我为另一位女子而不顾王权？
难道我让出您的国家就是向我的兄弟让步？
难道我有权在您健在的时候企求您的国土？
您得原谅我这句话，这话说起来未免令人不悦：
但君王象别人一样终究也要离开这个世界；

到那个时候，您的臣民倘若需要一位国王，
或许就会有在我和我这王子兄弟之间挑选的愿望。
陛下，我和他并没有那么多相似之处，
我们之间的差异得有好眼力才看得清楚；
这古老的长子权总又这么厉害，
往往得召回一个不在场的人来填补宝座的空白。
假如您臣民的感情以您的感情为转移的话，
那我早就把我的感情置于您权威的约束之下；
即使您那些罗马人依然对我表现出妒忌，
我也会为自己作出我曾为您作过的努力。

普鲁西阿斯

这我自会妥为安排。

尼科梅德

是的，假如他们的诡计
要借您的手让您的骨肉牺牲，您的确得处理；
不然的话，您留给这王子的国家在他的手上
就只会和您如今健在的时候没有什么两样。
我竟向您提起这个问题，简直毫无忌讳；
这我还得和他本人谈谈，好让他有所准备；
他来听我谈话了。

普鲁西阿斯

去吧，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自会不用流血就让他坐稳这把交椅；
至于明天……

第　四　场

普鲁西阿斯，尼科梅德，阿塔尔，弗拉米尼乌斯，
阿拉斯普，众卫士

弗拉米尼乌斯

虽然您是为我而发怒，
陛下，但我受到的只是小小的侮辱；
元老院确实会因此而感到愤慨；
不过我有些朋友能够把他击败。

普鲁西阿斯

我会给他颜色看的；自明天起
阿塔尔就从我手里接受国王的权力：
我让他做我唯一的继承人，命他为蓬土斯国王，
至于这大胆的狂徒，这桀骜不驯的孽障，
罗马会在你和他之间对耻辱作出估计：
我要让他代替阿塔尔给罗马做人质；
一等他看见自己的兄弟戴上了王冠，
我就把他交给你，好让你早早地把他送向彼岸。

尼科梅德

您居然要把我送到罗马去！

普鲁西阿斯

那里会给你主持正义。
去吧，向罗马去要你亲爱的拉奥迪丝。

尼科梅德

我就去，就去，陛下，既然您希望我这样；

但我在那里会比您在这里更象一个国王。

弗拉米尼乌斯

罗马了解你的丰功伟绩，久已仰慕你的声誉。

尼科梅德

克制些，弗拉米尼乌斯！ 我还没有到那里去；
据种种情况看来，这条路未必靠得住：
要给我带路的人恐怕自己先得迷路。

普鲁西阿斯

你把他带下去，阿拉斯普；对他你可得加紧监视。
（向阿塔尔）
至于你，你可得感谢罗马，你可得永远注意：
因为罗马的力量就是你力量的源泉，
失去罗马的支持，你就会彻底完蛋。
假如我因女王让我看出的某种悲切
而深感不安，现在就去给她些慰藉，
留下你和他在一起，阁下，请多宽恕。
阿塔尔，我再说一遍，你可得感谢你的支柱。

第　五　场

弗拉米尼乌斯，阿塔尔

阿塔尔

阁下，在获得连那些最伟大的勇士
都望尘莫及的胜利之后，我该怎么向你表示感激？
你真是打破了国界，你的友情

履行了你的诺言，实现了我的雄心。
不过我得承认，父王的宝座
并不能把我更加珍视的幸福带给我；
只有满足我纯洁的愿望的拉奥迪丝，
才能打动我的心弦，才能陶醉我的情思。
这使我和她相配的国王的身份……

弗拉米尼乌斯

并不会使她的心对你的愿望少一些抗争。

阿塔尔

阁下，机会往往使一颗心见异思迁：
况且，这是她父亲临终时明确的遗言；
亚美尼亚女王据她自己承认
也该属于比提尼亚国王的继承人。

弗拉米尼乌斯

那对她并不是法律；她毕竟是女王，
那遗嘱其实倒只是让她称心如意的希望。
难道她会热爱你的父王靠着损害
她心爱的高贵王子才给你的王冠的光彩？
爱你取代了她这么亲爱的保护人？
爱你成了她的衰微的唯一祸根？

阿塔尔

这王子离开了这里，阁下，她还能怎么样？
谁还会支持她和罗马争辩，和我们较量？
因为我还敢指望你们的援助。

弗拉米尼乌斯

事物有时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我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好让你丢掉幻想。

阿塔尔

阁下，这似乎倒比让任何问题都叫我不安来得妥当。
王冠若会夺去你对我的友谊，我就不再是国王，
恐怕已经沦为人们怜悯的对象。
不过我太慌忙了，而罗马却显得更加若无其事：
难道你没有接到罗马的命令？

弗拉米尼乌斯

我接到的仅仅给王子
阿塔尔，给那从摇篮时代就在罗马怀里长大的臣民；
至于蓬土斯国王，这可就需要新的命令。

阿塔尔

需要新的命令！怎么！难道罗马
连亲手做下的事情都会变卦？
难道我刚刚萌芽的荣华竟会引起罗马的某种妒忌？

弗拉米尼乌斯

你胡猜些什么，大王，你向我透露了怎样的心事？

阿塔尔

那你就亲口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释
你们共和国这种古怪的脾气。

弗拉米尼乌斯

我这就给你说明，并很愿意帮你消除
你看来就要犯下的一个危险的错误。
罗马当初在拉奥迪丝身边替你尽力，
为了拿她的王位献给你曾做过不公正的事；
罗马对你的友情过去一直向自己发出那个命令：

但罗马却通过别的途径让你掌握了国印；
对自身荣誉的关注如今再也不容罗马为你
而听任自己使用那种暴力。
因此你得让这位女王享有充分的自由，
你得转向另外某个方面去提出你的要求。
罗马会亲自过问你的婚事。

阿塔尔

但如果拉奥迪丝最后对我有了情意？

弗拉米尼乌斯

倘若你还相信她的手腕或才干，
这似乎就意味着迫使罗马继续冒险；
这门亲事恐怕会给罗马的荣誉投下阴影。
大王，你若信得过我，就别考虑这场婚姻；
不然的话，如果你对我的劝告不予重视，
至少没得到元老院的准许就别再打这个主意。

阿塔尔

我发现这么热烈的爱情遇到怎样的冷酷，
罗马原来并不喜欢我；罗马对尼科梅德可恨之入骨：
当罗马假装满口答应我的计划，
罗马想的只是叫他灭亡，并不是让我变得强大。

弗拉米尼乌斯

为了不过于激烈地回击
你这忘恩负义的出色的尝试，
且任你继续反复无常，且任你伤害你的友邦；
你尽可以为所欲为，反正你如今就是国王；
不过既然那一天终究得让你明白

你就要到手的东西正是罗马替你办来，
倘若失去了罗马的支持，你就一无所有，
王上已告诫过你，可别把这嘱咐抛在脑后。

第　六　场

阿塔尔

阿塔尔啊，难道你的先辈就这样进行统治？
难道你想望国王的名义图的是这么多主子？
啊！这名义得付出这种代价已经使我感到讨厌：
倘若我们得有国王，无论如何就只能让一人掌权。
苍天早已给了我们一位无比伟大而又高尚的国君，
让他沦为罗马人的牺牲品，那就再也不能容忍。
我们得坚决地向他们表明我们有眼力，
从这么沉重的枷锁下解放这里。
既然他们的所作所为都在维护他们的私利，
既然他们虚伪的友谊听命于他们的政治，
如今就该轮到我们容不得他们的强盛，
象他们为自己而活动一样，我们就得为自己而斗争。

第五幕

第一场

阿尔茜诺娅，阿塔尔

阿尔茜诺娅

我早就料到这纷扰，不过我看不出有什么可怕；
好象一会儿引起这叫嚣，一会儿就会平息这喧哗，
虽然黑暗听任这吵闹声传向四处，
但太阳一出来就会驱散残夜的迷雾。
看到你至今依然为了她而神魂颠倒，
你的心因一种毫无价值的热情而燃烧，
对蔑视你的人不报以蔑视，
这远比看到一个臣民反叛更叫人生气。
既然命运已经让你胜过她，
就得向这薄情的女人报仇，把这冷酷的女人丢下。
叫你入迷的应该是她的王位而不是她的眼睛。
没有她你照样登上宝座；凭什么你要对她钟情？
你得让更温存的柔情盘旋在你的心头。
既然你如今成了国王，亚洲就自有人来做你的王后，
这王后非但不会让你忍受什么冷酷，

还会让你马上就摆脱你自我的痛苦。

阿塔尔

可是，母后……

阿尔茜诺娅

怎么！好吧，但愿她顺了你的心：

难道你就料不到你往后那叫我担惊受怕的不幸？
一旦由你做了亚美尼亚的国君，
她就会在你身上发泄对我的仇恨。
天啊！难道她对你会克制自己复仇的愿望？
难道你在她的床上能够放心地进入梦乡？
难道由于念念不忘自己的满腔怨尤
她会不肯拿凶器或毒药来替情人报仇？
一个女人在火头上有什么祸不会去闯？

阿塔尔

您编了多少似是而非的道理来对我隐瞒真相！
罗马并不喜欢看到一个英明的国王，
过去怕尼科梅德称雄，如今也许又怕我雄长一方。
假如我不打算惹我们的主子讨厌，
就再不该一心要和一位女王缔结姻缘；
既然惹主子生气似乎就意味着失去依靠，
为了让主子容得了我，我就还是听话的好。
我知道这主子老谋深算会采取什么手段，
他将加快步伐为自己夺得世界的霸权。
一旦有个国家稍微强大了一点，
就只有让它衰落才能消除主子的不安。
倘若征服了一个地方，倘若有位元首

大权独揽，那就会让罗马人发愁；
既然这样的国事罪侵犯了他们的威严，
他们发动战争就显得理所当然。
这些只图称王称霸的精明绝顶的人物
总希望大家都象我们这样由他们摆布，
总希望自己驾御所有国王的力量都那么突出，
只有他们的帝国才始终不受任何束缚。
我了解这一切，母后，我看见这妒忌
毁灭了安提奥克斯，也推翻了迦太基。
我生怕象他们一样失败，我真想降低
自己的身份，顺从我制服不了的理智。
既然我看见尼科梅德都落到他们的手里，
我因无能为力而屈服就更加合乎情理。
这么高贵的情敌正向他们保证我的信义。
这可是一头随时会挣脱锁链向我扑来的雄狮。

阿尔茜诺娅

这正是我早就想透露给你的秘密；
你这么有心计，真叫我不胜欢喜。
时局看来就要变化；只是你可得留神
千万别惊动你用得着的那些嫉妒的人。

第 二 场

弗拉米尼乌斯，阿尔茜诺娅，阿塔尔

阿尔茜诺娅

阁下，让一个情人能够对我深信不疑，
这可是取得了一次巨大的胜利：
我居然能够把他拉到尽本分的路上，
理智在他的身上终于恢复了力量。

弗拉米尼乌斯

王后，您再看看您是否有能力
让这些老百姓也变得通情达理。
邪恶正在滋长；如今正是您下手的时机，
要不然，等您再想干，您就会想得太迟。
您可别再异想天开：由他们为非作歹，
不给他们回击，居然就会使他们失败。
罗马过去早就注意这激愤的民情，
却从来没有看到过您的决心。
在只好安抚这批贱民时，元老院
少不得又是吓唬又是许愿，
用这办法才从魁里纳尔山和阿芬丁山
召回他们那反叛的骑兵连，
倘若把他们的疯狂看得无所谓，
听任他们被精神错乱所支配，
好象您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会采取的那种行动，
元老院恐怕就会看见他们发起可怕的进攻。

阿尔西诺娅

你既指出这重要的教训，我再谈也就枉然：
元老院已经这么做，就说明我该这么干；
王上……他来了。

第 三 场

普鲁西阿斯，阿尔茜诺娅，弗拉米尼乌斯，阿塔尔

普鲁西阿斯

阁下，我再也不能

怀疑谁是突然出现在我眼前的这种罪恶的祸根：

原来拉奥迪丝手下的人就是这批叛贼的头子。

弗拉米尼乌斯

我早就料到她的阴谋诡计。

阿塔尔

您的关怀，您的爱护，就得到这样的报答！

弗拉米尼乌斯

陛下，该下手了；您要是相信我的话……

第 四 场

普鲁西阿斯，阿尔茜诺娅，弗拉米尼乌斯

阿塔尔，克莱奥娜

克莱奥娜

娘娘，倘若再不采取紧急措施，就什么都完了：

老百姓全都大声地嚷着要尼科梅德；

他们已经开始自己动手进行报复，

刚刚把梅特罗巴特和散诺打得血肉模糊。

阿尔茜诺娅

他们再也没什么可怕，他们已经抓住了替死鬼：
他们的疯狂就要用这些替死鬼的血洗去自己的罪；
这种疯狂将庆幸自己产生这非凡的影响，
并相信尼科梅德会喜出望外地如愿以偿。

弗拉米尼乌斯

倘若这骚乱没有人领头也没有人操纵，
我或许就肯象你们一样对它的后果不那么忧心忡忡；
老百姓也许会由于这两个家伙送了老命而心平气和；
但已经成熟的计划决不会就这么不攻自破：
他们会一直盯着自己的目标，直到阴谋得逞；
流下的第一滴血就会使他们的疯狂更难容忍；
它会诱惑他们，煽动他们，使他们不再担心，
再也不给他们留下恐惧和怜悯。

第　五　场

普鲁西阿斯，弗拉米尼乌斯，阿尔茜诺娅，
阿塔尔，克莱奥娜，阿拉斯普

阿拉斯普

陛下，老百姓正成群结队地从各地涌来；
您的近卫军不时地向四处散开，
听着这连我在这里都听见的一片抗议，
王子只怕不久就不会在我的手里；
我再也负不了这个责任。

普鲁西阿斯

好吧，我们就向他们

交还这么动人的友谊所关心的这可贵的人。

王后，我们就顺从这群一心要他做他们的国王，

再也不肯听我的话的肆无忌惮的流氓；

我们就从阳台上向他这批新的臣民的怀抱

抛出他的头颅来平息这场风暴。

阿塔尔

啊！陛下！

普鲁西阿斯

他就得这样还给他们：

他只能这样还给这样找他的歹人。

阿塔尔

啊！陛下，这就等于毁弃一切，等于让他们的狂怒

吞没所有从旁激起你这狠心肠的亲属；

我冒昧地在这里作出预言：

陛下您自己到时候也不能保险。

普鲁西阿斯

因此我只好下决心让一切都按照他们的吩咐去干，

把尼科梅德还给他们，连同我的王冠：

我没有别的选择；倘若他们最有力量，

我就只能让他们的偶像不是得到权杖就是走向灭亡。

弗拉米尼乌斯

陛下，这个决定或许有某种道理，

您的意思莫非就是置这个王子于死地？

对他的生命您还可以行使什么权利？

他如今是罗马的人质，不再是您的儿子：

他的父亲忘了，我可得记住这个事实。
支配他的生命，这就意味着侵犯我们的利益；
我得向元老院汇报，我不能赞成您的计划。
我的帆桨战船就停在港口，随时准备出发；
这战船正对着王宫的暗门：
您若想搞掉他，得答应先让我脱身；
您可得容许我一动身就让大家知道
罗马进行过格外合理而又温和的劝告；
您可别害得罗马可能遭受这目睹
自己的人质甚至在眼前被人杀死的可耻的侮辱。

阿尔茜诺娅

你会不会相信我，陛下，我能不能把意思说说清楚？

普鲁西阿斯

啊！ 无论你说什么，都不会叫我不舒服；
你就说吧。

阿尔茜诺娅

苍天启示我想起一个我但愿
既叫罗马满意又不惹你生气的打算。
假如大使准备动身，他可以趁这个时候
轻而易举地把罗马的人质一起带走：
这里的一道暗门此刻会帮我们的忙。
不过，为了让事情做起来更加顺当，
你得向老百姓露露面，平一平他们的怒气，
无论如何叫他们因和你交涉而转移注意力；
叫他们错过时机，好让帆桨战船
载着他们的希望放心走远。

一旦他们强占王宫，在宫中找不到他，
你就要装得象他们一样又不安又惊讶；
你就谴责罗马，你就信誓旦旦地保证
在任何与罗马暗中勾结的内奸身上报仇雪恨。
然后你就打发他们散去，一等天亮，
就再给他们燃起太子就要回来的希望，
而你在他的归途上亲自设置的许多路障
又会从各方面给你的计谋帮忙。
无论他们今天怎样盲目地胡作非为，
只要他们对他徒劳的挣扎还在想入非非，
只要他们还在为他担心，他们就决不会侵犯。
此刻要摆脱他们，看来真是太方便；
倘若他们找到他，陛下，你我就得落荒而逃：
倘若看见他走在头里，他们就会给他披上王袍；
你就自己拿主意吧。

普鲁西阿斯

啊！ 王后，我得承认
正是苍天把这个建议注入你的灵魂。
阁下，还能不能发现什么值得商讨的更好的计谋？

弗拉米尼乌斯

这个计划保障了您的生命，您的荣誉，您的自由；
此外，您还得扣起拉奥迪丝作为人质：
此刻谁错过时机，谁就丧失整个优势。

普鲁西阿斯

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我们这就抓紧。

阿尔茜诺娅

你身边只要带上阿拉斯普和三个士兵;
多带了恐怕就有点靠不住。
我这就去监视拉奥迪丝，把她困在住处。
阿塔尔，你急着往哪儿去?

阿塔尔

我从我这方面
捉弄一下这批叛民的大胆，
往您的妙计里再来个锦上添花。

阿尔茜诺娅

要知道这是决定你我命运的唯一办法，
只有你的利益才驱使我去冒险。

阿塔尔

母后，不让您脱险，我就不活着来和您见面。

阿尔茜诺娅

那你就去吧。我这就去看住亚美尼亚女王。

第　六　场

阿尔茜诺娅，拉奥迪丝，克莱奥娜

阿尔茜诺娅

使我们痛苦的罪魁祸首难道就不该收入法网?

拉奥迪丝

不，王后;只要这罪魁祸首稍微有点儿野心，
我就向您担保对她的惩罚已经势在必行。

阿尔茜诺娅

你既已知道她的罪行，那就请吩咐给她处分。

拉奥迪丝

让她稍稍失势，对一位王后就够得上严惩：

让她看到自己的阴谋败露，这惩罚就已经过度。

阿尔茜诺娅

你就说吧，为了对她的孟浪进行惩处，

恐怕就得从她的头上摘去王冠。

拉奥迪丝

在宽厚的人们中间，态度就不同一般；

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记仇，

一心只要看见自己的对手还懂得害羞。

阿尔茜诺娅

这么说，谁信得过你，谁就容易满足。

拉奥迪丝

苍天还没有让我的心肠变得更加狠毒。

阿尔茜诺娅

煽动臣民起来向自己的国君寻衅闹事，

让他们人人手里都举起火把和凶器，

纵容他们肆无忌惮地一直闯进王宫，

这你难道还说算不上过火的行动？

拉奥迪丝

我们真是话不投机，王后；我发现，

凡是我跟您讲的话，您都对我再说一遍。

至于谁在监视我，我倒并不在乎；

我来找您，却是要亲自把您保护，

不让您由于没有得到这怒发冲冠

又顶天立地的民众的尊敬而拿君权去冒险。
请王上来吧，叫阿塔尔回到您的身边；
让我来替他们维持王室的尊严：
这怒火中烧的民众可能不认得他们。

阿尔茜诺娅

难道我还能见到一种和你的自负不相上下的自尊！
你正是这里出现这一片混乱的唯一的缘故；
正是你看见你自己在这宫里沦为我的俘虏；
正是你就要用你自己生命的代价向我保证
替这种罪行对我整个地位的侵害承担责任，
你居然还用这好象我需要向你求饶
一样放肆的口吻对我指手划脚！

拉奥迪丝

王后，您一定要这样将我责备，
就等于不肯正视：我正在这里指挥，
只要我高兴，您就会沦为我的牺牲品。
别在我面前把这场伟大的暴动说成罪行：
您的臣民居然都是罪犯，从他们的心坎
发出来的这些反抗的呼声居然罪恶滔天；
不过，在身为女王并为了在争端中把您击败
而替您培养出这群起义者的我看来，
向自己的敌人燃起反抗的烈火
从来就得到战斗的权利的认可：
从我的怀里夺去我的丈夫，您就成了我的敌人。

阿尔茜诺娅

好吧，我就是你的敌人，女王；不管发生

什么事情，一旦这批暴徒闯进宫殿，
那就要你的命，我且对你有言在先。

拉奥迪丝

您恐怕说话算不了数，要不然您这些国王的鲜血
不久就都会流向我的墓穴。
难道从您的侍从中还能觅得
又一个散诺或者又一个梅特罗巴特？
难道您就不怕我无声的行动
已经争取到您的全体侍从？
难道您知道您的有些侍从这么急于泄露真情，
这么不想看见光明，竟然甘愿对您俯首听命？
我并不想在您的比提尼亚南面称孤：
只请您给我打通回亚美尼亚的道路，
请还我白白被您扣留的丈夫，
好让您看到您的灾难立刻结束。

阿尔茜诺娅

你得奔向去罗马的路上把他拉住；
带他走了的弗拉米尼乌斯或许能还你丈夫：
你可得赶快，我不能不催你，请赶紧叫人划船，
因为载着他的帆桨战船在茫茫大海上已经走远。

拉奥迪丝

啊！我怎能相信这种事！……

阿尔茜诺娅

女王，请不用怀疑。

拉奥迪丝

好吧，您且避开我心头这突然涌起的强烈的怒气：

既受到这可耻勾当的致命打击，
我就再也没有什么宽容，再也没有什么顾忌。
且委屈您留在这里做我的人质，
直到我亲手把他从枷锁下解救出来的时候为止。
我要和您的全体臣民一道，和我的全体臣民一道，
一直冲到罗马去给他砸碎镣铐；
况且汉尼拔早就认定要想在意大利国境之外
打败罗马简直是异想天开。
我但愿罗马看见我在它国家的心脏
靠千万只臂膀来支持我狂怒下的反抗；
趁我痛心疾首时打倒它的暴政……

阿尔茜诺娅

那么在比提尼亚你到底还是想黄袍加身？
看如今害得你晕头转向的这阵疯狂，
王上难道会容许你取代他而粉墨登场？

拉奥迪丝

王后，我会在这里听政，但决不会让他蒙受耻辱。
既然王上很想只做个挂名的君主，
那么，谁来替他掌权，谁在这里发号施令，
是罗马人还是我，想来对他又有什么要紧？
只是又有个人质落到我的手里。

第 七 场

阿尔茜诺娅，拉奥迪丝，阿塔尔，克莱奥娜

阿尔茜诺娅

阿塔尔，他们是怎么走的，这你可知底？

阿塔尔

啊！母后！

阿尔茜诺娅

你就说吧。

阿塔尔

义愤填膺的神灵

一转眼就让我们遭到极度的不幸。

殿下他跑了。

拉奥迪丝

请别再担心，王后；

宽宏的气度已经回到我的心头。

阿尔茜诺娅

阿塔尔，难道害得我坐立不安，你倒快活起来？

阿塔尔

您就别这么一味地胡想乱猜。

可怜的阿拉斯普和他那不中用的伙伴

已经把殿下送到那扇假门跟前；

罗马大使已经走出门口，

这时一把刺进阿拉斯普心口的匕首，

叫他倒在殿下脚下，喊了一声；他后面的人

马上就逃了，生怕遭到同样的命运。

阿尔茜诺娅

这扇门里谁会对他行刺？

阿塔尔

守门的好象有十来个兵士。

殿下他……

阿尔茜诺娅

啊！我的孩子！到处都有叛徒！

简直就没有什么人忠于自己的君主！

你倒是听谁说起这如此巨大的灾难？

阿塔尔

听垂死的阿拉斯普，听阿拉斯普的伙伴。

您再听我说下去，还有事儿叫我绝望。

我赶紧奔到父王的身旁；

哪儿还有什么禀告的工夫：这大惊失色的君王

早已六神无主，惊恐万状，

乘上一条小船拼命去追那惊魂

或许并不比他逊色的罗马人。

第八场

普鲁西阿斯，弗拉米尼乌斯，阿尔茜诺娅，

拉奥迪丝，阿塔尔，克莱奥娜

普鲁西阿斯

不，不，我和他一起回到这里来保卫你的荣誉，

要不就当着你的面死去。

阿尔茜诺娅

我们就死了吧，死了吧，陛下，免得我们的生命
惨遭这仇敌疯狂的极权的蹂躏；
可别等待他们的吩咐，我们得表现出
对他们或许要支配我们那种体面的嫉妒。

拉奥迪丝

王后，这种绝望对这么一个高尚的人的伤害
比你们要把他押送到罗马去那种勾当更坏：
你们应该了解他；既然他赢得我的信任，
你们就该推想到他和我相称。
假如他忘了努力给我充分的尊重，
假如他没有显示出永远公正不偏的心胸，
假如他不宽宏大量，我恐怕就会将他责备。
他来了；你们就看看我对他的认识可有什么不对。

第　九　场

普鲁西阿斯，尼科梅德，阿尔茜诺娅，拉奥迪丝，
弗拉米尼乌斯，阿塔尔，克莱奥娜

尼科梅德

一切都归于平静，陛下，一看到我，
激动的群众转眼间就平息了怒火。

普鲁西阿斯

怎么！叛逆，难道你一直闯进

我的宫里来顶撞我？

尼科梅德

这可是我担当不起的罪名。

我到这里并不是来向您的厌恶
证明我是个砸碎了自己的锁链的傲慢的俘虏！
我到这里来为的是作为一个善良的臣民
让您恢复被某种企图不合时宜地扰乱了的安宁。
我并不想把某种罪行算到罗马的帐上：
罗马遵循的是成就霸业的高超艺术的榜样；
罗马大使要在我们中间分配权力，
他只是在尽自己的责任而已。
不过您可别容许罗马强制您做这件事；
请陛下还我父爱，让罗马对您有所顾忌；
请原谅这些老百姓因可怜我的不幸
而流露出来的稍微有点偏激的感情；
请宽恕这些老百姓本以为
免不了的只会产生有益影响的大罪。
请您担待他们，母后，请容我敬慕
您的仁慈直到我进入坟墓。
我知道您为什么缘故和我这样针锋相对：
您的母爱希望看见我的兄弟登上王位；
假如您能容许他从我的手里取得王权，
我愿亲自对您这个计划作出贡献。
是的，亚洲还在往我的手里送来被征服的国家；
我的双手随时准备把那里的王冠交给他。
只要您吩咐一声，随您选哪个地方，

我都会当您的面把那里的王冠给他戴上。

阿尔茜诺娅

殿下，难道还得让你的胜利走得那么远？
你手里已经掌握了我的生命和我的体面，
难道你这如此无往不宜的胜利者的高尚的抱负
还得巴望把你的凯歌一直唱到我的内心深处？
面对这么非凡的德行，我再也保卫不住我的心；
我这颗心自己也已经急于俯首听命。
你就把这颗心和到手的三根权杖放在一起，
我真感到从你身上我又得到一个儿子。

普鲁西阿斯

既这样我也就依了，王后；我愿相信
有这么一个品质高贵的儿子是我莫大的荣幸。
不过，在我们终于迎来的这种和乐中间，
你就告诉我们吧，孩子，是靠谁你才脱了险。

尼科梅德

我只见捅了那么要紧的一刀的人戴着面具；
但他向我要去我的钻石戒指作为证据，
从明儿起他就该到这里来还我戒指。

阿塔尔

殿下，您是否愿意从我手里收回您的东西？

尼科梅德

啊！ 让我永远从这可敬的标志中
认识到我的家族有一种真正的君王血统。
你再不是罗马人野心勃勃的走卒，
你解救了这么一个令人敬重的家族。

兄弟啊，给我自由时你还砸了许多别的枷锁，
父王的，母后的，我的和你的，你统统都给打破。
但你为什么在挽救整个国家的时候藏起你的踪影？

阿塔尔

为了从那最灿烂的光辉中观察您的德行；
为了看到只有您的德行在向我们的不公正进行回击，
免得因我这微不足道的帮助而引起那不公正的注意；
免得如果我对自己目睹的一切判断失误，
最后不在您身上就在我身上向我报复。
不过，母后……

阿尔茜诺娅

够了，这就是你
答应我替我反对我自己的妙计。
（向尼科梅德）
殿下，我亲生的孩子没让我犯下的罪
再发展下去，我感到格外欣慰。

尼科梅德（向弗拉米尼乌斯）

阁下，坦白地说，每个高贵的人
都该由于获得你们的友谊而深感幸运；
但我们再也不希望你们的友情
和它总是强加在国王头上的那些严令一起来临；
我们向你们寻求的是不带奴役的友谊；
否则敌人的名义对我们就会显得不值得顾忌。

弗拉米尼乌斯（向尼科梅德）

这个问题元老院将会列入议事日程；
不过我敢替元老院向你保证，

殿下，这问题还没讨论，你就会引起元老院的重视，
好象这么一颗高尚的心本来就该指望这种敬意；
好象元老院如果容不得你这位高贵的朋友，
就会感到自己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对手。

普鲁西阿斯

吉祥如意地言归于好，我们这些人
这就准备明天去作出合理的牺牲；
这就向神灵，我们可敬的天主，
祈求让罗马人的友谊带来更多的幸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５８　高乃依戏剧　悲剧三种　［法］高乃依
作者＝ＢＥＸＰ
ＳＳ号＝
加密地址＝ｂｏｏｋ２．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１１／ｄｉｓｋｒａｐ／ｒａｐ８７／０４／ｆｏｗ００５．ｐｄｇ
页数＝２９１
下载位置＝ｂｏｏｋ２．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１１／ｄｉｓｋｒａｐ／ｒａｐ８７／０４／！００００１．ｐｄｇ